

中部  
第一至五十經

---

蕭式球譯

## 目錄

一·根源經.....	1
二·漏經.....	3
三·法繼承經.....	6
四·恐懼驚慌經.....	8
五·無穢經.....	12
六·希望經.....	16
七·布喻經.....	18
八·漸損經.....	21
九·正見經.....	25
十·念處經.....	33
十一·小獅吼經.....	38
十二·大獅吼經.....	41
十三·大苦蘊經.....	50
十四·小苦蘊經.....	54
十五·反思經.....	58
十六·心障礙經.....	61

十七·樹林經.....	63
十八·蜜糲經.....	65
十九·兩類覺經.....	68
二十·覺止息經.....	71
二十一·鋸喻經.....	73
二十二·蛇喻經.....	77
二十三·螞蟻窩經.....	84
二十四·接替馬車經.....	86
二十五·誘餌經.....	89
二十六·尋求聖法經.....	92
二十七·小象跡喻經.....	101
二十八·大象跡喻經.....	106
二十九·大實木喻經.....	110
三十·小實木喻經.....	114
三十一·小牛角經.....	118
三十二·大牛角經.....	122
三十三·大牧牛人經.....	126

三十四·小牧牛人經 .....	129
三十五·小薩遮經 .....	131
三十六·大薩遮經 .....	136
三十七·小愛盡經 .....	144
三十八·大愛盡經 .....	146
三十九·大馬城經 .....	155
四十·小馬城經 .....	160
四十一·娑羅村經 .....	163
四十二·毗蘭若經 .....	166
四十三·大廣解經 .....	169
四十四·小廣解經 .....	173
四十五·小行法經 .....	177
四十六·大行法經 .....	179
四十七·觀察經 .....	183
四十八·拘睺彌經 .....	185
四十九·梵天請經 .....	188
五十·魔羅受斥經 .....	192

## 中部

### 一·根源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郁伽羅村須婆伽林中的娑羅王樹下。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所有法的根源<sup>1</sup>’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地<sup>2</sup>，之後會有‘我就是地’、‘我在地之中’、‘我在地之外’、‘我擁有地’這些想法；會對地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此沒有遍知<sup>3</sup>。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水……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火……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風……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眾生……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天神……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波闍波提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梵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光音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遍淨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廣果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阿毗浮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空無邊處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識無邊處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無所有處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非想非非想處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見……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聞……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覺……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知……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普遍事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各別事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所有事物……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涅槃，之後會有‘我就是涅槃’、‘我在涅槃之中’、‘我在涅槃之外’、‘我擁有涅槃’這些想法；會對涅槃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此沒有遍知。

“比丘們，一位有學比丘，還沒有徹底證悟，希望取得無上的安穩。他正確認知地<sup>4</sup>，之後不應有‘我就是地’、‘我在地之中’、‘我在地之外’、‘我擁有地’這些想法；不應對地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此要取得遍知。他正確認知水……他正確認知火……他正確認知風……他正確認知眾生……他正確認知天神……他正確認知波闍波提天……他正確認知梵天……他正確認知光音天……他正確認知遍淨天……他正確認知廣果天……他正確認知阿毗浮天……他正確認知空無邊處天……他正確認知識無邊處天……他正確認知無所有處天……他正確認知非想非非想處天……他正確認知見……他正確認知聞……他

<sup>1</sup> 這裏的“所有法的根源”(sabbā-dhamma-mūla)是指“所有苦、有、生、老死的根源”。在經文之末指出，“愛喜”(nandi)是苦的根源，是有、生、老死的根源。解釋“愛喜是苦的根源”是這篇經文的主旨。

<sup>2</sup> “他帶著顛倒想來認知地”這句的巴利原文是“paṭhavim paṭhavito sañjānāti”，其中的“sañjānāti”有“認知”、“帶有想的認知”、“想像”等意思；所以，若直譯這句的話，就是“從地之中，他帶著‘想’來認知地。”在古代漢譯本的《中阿含經·一零六·想經》之中，與此相應的句子是“於地有地想。”

<sup>3</sup> 遍知(pariññāta)有“徹底知道”的意思。從這篇經文所見，阿羅漢和佛陀才有這種遍知。

<sup>4</sup> “他正確認知地”這句的巴利原文是“paṭhavim paṭhavito abhijānāti”，其中的“abhijānāti”有“證知”、“最高的知道”、“直接知道”等意思；所以，若直譯這句的話，就是“從地之中，他直接知道地。”在《想經》之中，與此相應的句子是“於地則知地。”

正確認知覺……他正確認知知……他正確認知普遍事物……他正確認知各別事物……他正確認知所有事物……他正確認知涅槃，之後不應有‘我就是涅槃’、‘我在涅槃之中’、‘我在涅槃之外’、‘我擁有涅槃’這些想法；不對涅槃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此要取得遍知。

“比丘們，一位阿羅漢比丘，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他正確認知地，之後不會有‘我就是地’、‘我在地之中’、‘我在地之外’、‘我擁有地’這些想法；不會對地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此有遍知；因為他盡除了貪欲，沒有貪欲；因為他盡除了瞋恚，沒有瞋恚；因為他盡除了愚癡，沒有愚癡。他正確認知水……他正確認知火……他正確認知風……他正確認知眾生……他正確認知天神……他正確認知波闍波提天……他正確認知梵天……他正確認知光音天……他正確認知遍淨天……他正確認知廣果天……他正確認知阿毗浮天……他正確認知空無邊處天……他正確認知識無邊處天……他正確認知無所有處天……他正確認知非想非非想處天……他正確認知見……他正確認知聞……他正確認知覺……他正確認知知……他正確認知普遍事物……他正確認知各別事物……他正確認知所有事物……他正確認知涅槃，之後不會有‘我就是涅槃’、‘我在涅槃之中’、‘我在涅槃之外’、‘我擁有涅槃’這些想法；不會對涅槃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此有遍知；因為他盡除了貪欲，沒有貪欲；因為他盡除了瞋恚，沒有瞋恚；因為他盡除了愚癡，沒有愚癡。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地，之後不會有‘我就是地’、‘我在地之中’、‘我在地之外’、‘我擁有地’這些想法；不會對地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如來對此有遍知；因為如來知道愛喜是苦的根源，知道從愛喜帶來有，從有帶來生，從生帶來老死。因此，如來盡除了所有渴愛，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而覺悟無上等正覺。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水……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火……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風……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眾生……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天神……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波闍波提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梵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光音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遍淨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廣果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阿毗浮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空無邊處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識無邊處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無所有處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非想非非想處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見……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聞……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覺……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知……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普遍事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各別事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所有事物……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正確認知涅槃，之後不會有‘我就是涅槃’、‘我在涅槃之中’、‘我在涅槃之外’、‘我擁有涅槃’這些想法；不會對涅槃生起愛喜。為什麼呢？因為如來對此有遍知；因為如來知道愛喜是苦的根源，知道從愛喜帶來有，從有帶來生，從生帶來老死。因此，如來盡除了所有渴愛，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而覺悟無上等正覺。”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漏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約束所有漏’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無知、無見是不能使漏得到盡除的。什麼是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呢？有如理思維和不如理思維：如理思維的人可使沒有生起的漏不會生起，可使生起了的漏得到斷除；不如理思維的人可使沒有生起的漏得到生起，可使生起了的漏得到增長。

“比丘們，有些漏從見來斷除，有些漏從約束來斷除，有些漏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有些漏從忍受來斷除，有些漏從迴避來斷除，有些漏從驅除來斷除，有些漏從修習來斷除。

“比丘們，什麼是從見來斷除漏呢？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不知什麼是應去思維的東西，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東西；因此他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東西，不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東西。

“比丘們，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東西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欲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增長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有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有漏得到增長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增長的東西。他就是思維這些不應去思維的東西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去思維的東西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欲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斷除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有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有漏得到斷除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斷除的東西。他就是不思維這些應去思維的東西了。

“因為他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東西，不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東西，所以使沒有生起的漏得到生起，使生起了的漏得到增長。

“他這樣不如理思維：‘我過去存在嗎？’‘我過去不存在嗎？’‘我過去是什麼呢？’‘我過去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過去呢？’‘我將來存在嗎？’‘我將來不存在嗎？’‘我將來是什麼呢？’‘我將來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將來呢？’‘現在有我嗎？’‘現在沒有我嗎？’‘現在的我是什麼呢？’‘現在的我是怎麼樣的呢？’‘這個眾生從哪裏到來現在呢？’‘他來生又會去哪裏呢？’

“因為不如理思維，他會生起六種見的其中之一，並視之為真諦而確立在心中：‘我之中有一個我。’‘我之中沒有我。’‘從我之中認知到有一個我。’‘從我之中認知到沒有我。’‘從沒有我之中認知到有一個我。’‘有一個我在說話，在受各種善惡業的果報；這個我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一直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些稱為見的去處、見的密林、見的荒野、見的表演場所、見的角力場所、見的結縛。受見的結縛所束縛，不聞法義的凡夫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不能解脫苦。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知道什麼是應去思維的東西，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東西；因此他不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東西，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東西。

“比丘們，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東西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欲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增長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有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有漏得到增長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增長的東西。他就是不思維這些不應去思維的東西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去思維的東西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欲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斷除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有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有漏得到斷除的東西；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斷除的東西。他就是思維這些應去思維的東西了。

“因為他不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東西，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東西，所以使沒有生起的漏不會生起，使生起了的漏得到斷除。

“他這樣如理思維：‘這是苦。’‘這是苦集。’‘這是苦滅。’‘這是苦滅之道。’

“因為如理思維，他斷除身見、疑惑、戒取三結。

“比丘們，這就是從見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約束來斷除漏呢？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眼根。他知道不約束眼根便會生起漏、激盪、熱惱，約束眼根便沒有漏、激盪、熱惱。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耳根……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鼻根……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舌根……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身根……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意根。他知道不約束意根便會生起漏、激盪、熱惱，約束意根便沒有漏、激盪、熱惱。

“比丘們，如果不約束，漏、激盪、熱惱便會生起；通過約束，便沒有漏、激盪、熱惱。這就是從約束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漏呢？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受用衣服，只是為了防寒、防暑、防風、防熱、防蛇、防蚊、防爬蟲，只是為了蔽體。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他心想：‘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我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受用住處，只是為了防寒、防暑、防風、防熱、防蛇、防蚊、防爬蟲、防惡劣氣候，只是為了樂於生活在靜處。

“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受用醫藥用品，只是為了治療已生起的病痛和保持良好的健康。

“比丘們，如果不受用這些供養物，漏、激盪、熱惱便會生起；通過受用這些供養物，便沒有漏、激盪、熱惱。這就是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忍受來斷除漏呢？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有包容心，能忍受寒、暑、風、熱、飢、渴、蛇、蚊、爬蟲，能忍受難聽、不受歡迎的說話方式，能忍受身體的不快感受、不悅感受、強烈痛苦、能致命的感受。

“比丘們，如果不忍受，漏、激盪、熱惱便會生起；通過忍受，便沒有漏、



激盪、熱惱。這就是從忍受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迴避來斷除漏呢？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迴避野象、野馬、野牛、野狗、毒蛇、殘樹幹、荊棘、深坑、懸崖、水坑、污水池。一個坐不適當的座位、不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結交惡友的比丘，會被有智慧的同修視為一個惡行的比丘；因此他迴避不適當的座位、不適當的行處、惡友。

“比丘們，如果不迴避，漏、激盪、熱惱便會生起；通過迴避，便沒有漏、激盪、熱惱。這就是從迴避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驅除來斷除漏呢？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不會容忍貪欲覺，他會把貪欲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瞋恚覺，他會把瞋恚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惱害覺，他會把惱害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惡不善法，他會把惡不善法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

“比丘們，如果不驅除，漏、激盪、熱惱便會生起；通過驅除，便沒有漏、激盪、熱惱。這就是從驅除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修習來斷除漏呢？一位如理計量的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擇法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喜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猗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捨覺支。

“比丘們，如果不修習，漏、激盪、熱惱便會生起；通過修習，便沒有漏、激盪、熱惱。這就是從修習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那些應以見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見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約束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約束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受用供養物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受用供養物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忍受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忍受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迴避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迴避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驅除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驅除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修習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修習來把它斷除。

“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做的話，他就是一位約束所有漏的比丘。他截斷渴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將苦終結。”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三·法繼承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要做我法的繼承人，不要做我物質的繼承人；這是我對你們的悲憫。如果你們做我物質的繼承人而不是法的繼承人的話，人們便會對你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物質而不是繼承法。’人們也會對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物質而不是繼承法。’如果你們做我法的繼承人而不是物質的繼承人的話，人們便會對你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法而不是繼承物質。’人們也會對我作出評價：‘導師的弟子繼承法而不是繼承物質。’因此，比丘們，你們要做我法的繼承人，不要做我物質的繼承人；這是我對你們的悲憫。

“比丘們，在我吃完食物，滿足所需之後，如果我的食物還有剩餘，那些食物便需要棄置。假如這時有兩位飢餓、沒有氣力的比丘到來，我對他們說：‘比丘們，我的食物還有剩餘，需要棄置，如果你們要吃的話便可以吃；如果你們不吃的話，我現在便把它棄置到沒有草的地方或把它倒進沒有動物的水之中。’

“第一位比丘心想：‘世尊的食物有剩餘，如果我不吃，世尊便會把食物棄置。世尊曾說要做法的繼承人而不是物質的繼承人，食物是其中的一種物質；讓我不吃這些食物，飢餓、沒有氣力地度過這一天吧。’他不吃那些食物，飢餓、沒有氣力地度過那一天。

“第二位比丘心想：‘世尊的食物有剩餘，如果我不吃，世尊便會把食物棄置。讓我吃了這些食物，清除飢餓、回復氣力地度過這一天吧。’他吃了那些食物，清除飢餓、回復氣力地度過那一天。

“比丘們，雖然第二位比丘吃了那些食物，清除飢餓、回復氣力地度過那一天，但是第一位比丘更值得我尊敬和稱讚。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比丘長期具有少欲、知足、嚴謹、容易供養、精進的質素。因此，比丘們，你們要做我法的繼承人，不要做我物質的繼承人；這是我對你們的悲憫。”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呢？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呢？”

“賢友，我們從遠處到來舍利弗尊者跟前，就是為了聽你說這個道理。”

“賢友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呢？<sup>1</sup>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緊於遠離。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長老

---

<sup>1</sup> 巴利文本沒有“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呢？”這句句子，現根據文義補上。

比丘不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緊於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譴責的長老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中比丘不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緊於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譴責的中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新比丘不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他們不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他們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緊於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譴責的新比丘了。

“賢友們，這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不跟隨修學遠離了。

“賢友們，什麼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呢？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長老比丘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讚揚的長老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中比丘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讚揚的中比丘了。

“賢友們，有三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導師安住於遠離而身為弟子的新比丘跟隨修學遠離，這是第一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他們捨棄那些導師說要捨棄的東西，這是第二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他們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這是第三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賢友們，這就是三種應受讚揚的新比丘了。

“賢友們，這就是導師安住於遠離而弟子跟隨修學遠離了。

“賢友們，貪欲是惡的，瞋恚是惡的。中道可使人捨棄貪欲、捨棄瞋恚；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賢友們，忿怒和敵意是惡的，怨恨和仇恨是惡的，嫉妒和吝嗇是惡的，虛偽和奸詐是惡的，固執和執拗是惡的，我慢和自大是惡的，散漫和放逸是惡的。中道可使人捨棄忿怒和敵意，可使人捨棄怨恨和仇恨，可使人捨棄嫉妒和吝嗇，可使人捨棄虛偽和奸詐，可使人捨棄固執和執拗，可使人捨棄我慢和自大，可使人捨棄散漫和放逸；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賢友們，什麼是中道呢？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恐懼驚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吒奴蘇尼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對喬答摩賢者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賢者帶領他們，幫助他們，教導他們；他們以喬答摩賢者為榜樣。”

“婆羅門，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對我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我帶領他們，幫助他們，教導他們；他們以我為榜樣。”

“喬答摩賢者，在偏僻的樹林居住是很難的，過遠離的生活是很難的，很難樂於獨處的。樹林肯定會取去一個沒有得定的比丘的心。”

“婆羅門，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在偏僻的樹林居住是很難的，過遠離的生活是很難的，很難樂於獨處的。樹林肯定會取去一個沒有得定的比丘的心。”

“婆羅門，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在偏僻的樹林居住是很難的，過遠離的生活是很難的，很難樂於獨處的。樹林肯定會取去一個沒有得定的比丘的心。’

“婆羅門，當時我這樣想：‘一些身業不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身業不淨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身業不淨的人，我跟其他身業清淨的聖者那樣，身業清淨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有清淨的身業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口業不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口業不淨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口業不淨的人，我跟其他口業清淨的聖者那樣，口業清淨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有清淨的口業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意業不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意業不淨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意業不淨的人，我跟其他意業清淨的聖者那樣，意業清淨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有清淨的意業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不確當地謀生活命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謀生活命不確當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不確當地謀生活命的人，我跟其他謀生活命確當的聖者那樣，謀生活命確當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確當地謀生活命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有貪欲、強烈貪著欲樂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貪欲、強烈貪著欲樂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有貪欲、強烈貪著欲樂的人，我跟其他沒有貪欲的聖者那樣，沒有貪欲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沒有貪欲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有瞋恚、惡意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瞋恚、惡意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有瞋恚、惡意的人，我跟其他有慈心的聖者那樣，有

慈心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有慈心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充滿昏睡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昏睡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充滿昏睡的人，我跟其他清除了昏睡的聖者那樣，清除了昏睡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清除了昏睡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內心掉舉、不平伏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內心掉舉、不平伏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內心掉舉、不平伏的人，我跟其他內心平伏的聖者那樣，內心平伏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的內心平伏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疑惑不定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疑惑不定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疑惑不定的人，我跟其他超越了疑惑的聖者那樣，超越了疑惑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超越了疑惑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抬高自己、貶低別人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的人，我跟其他不抬高自己、不貶低別人的聖者那樣，不抬高自己、不貶低別人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不抬高自己、不貶低別人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容易受驚、怯懦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容易受驚、怯懦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容易受驚、怯懦的人，我跟其他清除了恐慌的聖者那樣，清除了恐慌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清除了恐慌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渴望取得尊敬、得到聲譽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渴望取得尊敬、得到聲譽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渴望取得尊敬、得到聲譽的人，我跟其他沒有欲望的聖者那樣，沒有欲望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沒有欲望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懈怠、缺乏精進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懈怠、缺乏精進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懈怠、缺乏精進的人，我跟其他堅毅、精進的聖者那樣，堅毅、精進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堅毅、精進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失念、沒有覺知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失念、沒有覺知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失念、沒有覺知的人，我跟其他保持念的聖者那樣，保持念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保持念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沒有定、內心搖擺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沒有定、內心搖擺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沒有定、內心搖擺的人，我跟其他有定的聖者那樣，有定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有定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我這樣想：‘一些智慧薄弱、愚昧的沙門或婆羅門在偏僻的樹林居住，因為有智慧薄弱、愚昧這些污染的緣故，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一定會招來不善的恐懼和驚慌；但我不是一個智慧薄弱、愚昧的人，我跟其他具有智慧的聖者那樣，具有智慧地居住在偏僻的樹林。’當我想到自己得到智慧時，便帶來一份很大的鎮定。

“婆羅門，當時我這樣想：‘讓我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這些晚上，到人們膜拜的森林、園林、大樹<sup>1</sup>這些使人恐慌、使人驚怖的地方逗留，看看可否遇到一些使人恐懼和驚慌的事物吧。’之後我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這些晚上，到人們膜拜的森林、園林、大樹這些使人恐慌、使人驚怖的地方逗留。

“婆羅門，我在那裏逗留時，所遇到的各種所謂使人恐懼和驚慌的事物，其實只是動物走過來、孔雀弄斷樹枝或大風吹下樹葉而已。

“婆羅門，我這樣想：‘為什麼我一直在期待恐懼到來呢，讓我在恐懼和驚慌如實到來的時候，便把那如實到來的恐懼和驚慌清除吧。’

“婆羅門，當我在行走的時候，若有恐懼和驚慌到來時，我會一直行走，不站立、不坐下、不躺臥，直至把這恐懼和驚慌清除為止。

“婆羅門，當我在站立的時候，若有恐懼和驚慌到來時，我會一直站立，不行走、不坐下、不躺臥，直至把這恐懼和驚慌清除為止。

“婆羅門，當我在坐下的時候，若有恐懼和驚慌到來時，我會一直坐下，不躺臥、不站立、不行走，直至把這恐懼和驚慌清除為止。

“婆羅門，當我在躺臥的時候，若有恐懼和驚慌到來時，我會一直躺臥，不坐下、不站立、不行走，直至把這恐懼和驚慌清除為止。

“婆羅門，有些沙門、婆羅門觀想晚上為白天<sup>2</sup>，觀想白天為晚上。我說這些沙門、婆羅門是生活在愚癡之中。我視晚上就是晚上，視白天就是白天。

“婆羅門，這樣說是正確的：‘一位不愚癡的眾生出生在世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他悲憫世間，為天和人類帶來福祉、利益、快樂。’婆羅門，用這句說話來形容我是正確的。

“婆羅門，我作出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

“婆羅門，我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

“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

“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

“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

“婆羅門，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

<sup>1</sup> 印度人相信一些樹木以至森林有鬼神寄居，所以以它們為膜拜的對象。

<sup>2</sup> 觀想晚上為白天其中一個作用是對治對黑暗的恐懼，但這是一種逃避黑暗而非直接面對黑暗的方式。

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婆羅門，我在初夜時分得到第一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婆羅門，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婆羅門，我在中夜時分得到第二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婆羅門，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我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我以究竟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羅門，我在後夜時分得到第三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婆羅門，可能你會這樣想：‘即使在今天，喬答摩沙門可能還沒有清除貪欲，還沒有清除瞋恚，還沒有清除愚癡，所以他要居住在偏僻的樹林來修行。’婆羅門，不要這樣想。婆羅門，基於兩種原因，現在我居住在偏僻的樹林：親身體驗禪定的樂<sup>1</sup>和悲憫後來的人<sup>2</sup>。”

“喬答摩賢者是阿羅漢·等正覺，你悲憫後來的人。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sup>1</sup>“親身體驗禪定的樂” (*diṭṭha-dhamma-sukha-vihāra*) 古譯為“見法樂住”或“現法樂住”。其中的“*diṭṭha-dhamma*”的意思是“眼前可以看到的東西”，即是指“當下”、“現生”。若直譯整個詞語，“*diṭṭha-dhamma-sukha-vihāra*”就是“安住在眼前可以看到的樂之中”。

<sup>2</sup>“悲憫後來的人”是佛陀以身作則，勉勵以後的比丘居住在森林來修行。

## 五·無穢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一種人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一種人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一種人沒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一種人沒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

“賢友們，在兩種有垢穢的人之中，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是低的，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是高的。在兩種沒有垢穢的人之中，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是低的，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是高的。”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呢？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沒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呢？”

“賢友，一個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不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有塵埃、有污垢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不使用、不清潔它，還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有更多污漬、更多污垢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不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一個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有塵埃、有污垢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使用、清潔它，不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更潔淨、更明亮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有垢穢的人，將會作出意欲、精進、努力來斷除那些垢穢。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賢友，一個沒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不使用、不清潔它，還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變成多污漬、多污垢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沒有垢穢但不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貪欲、瞋恚、愚癡這些垢穢和污染的質素。

“賢友，一個沒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不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不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賢友，假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使用、清潔它，不把它放在佈滿塵埃的地方；之後這個銅碗是否會更潔淨、更明亮呢？”

“賢友，是的。”

“賢友，同樣地，一個沒有垢穢而如實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垢穢的人，內心將不會對外相誘人的事物思維作意，因此貪欲便不會纏擾他的內心。他命終的時候內心將會帶著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這些沒有垢穢和沒有污染的質素。

“目犍連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了。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兩種沒有垢穢的人之中一種低、一種高了。

“賢友，人們說‘垢穢，垢穢’。‘垢穢’所指的是什麼呢？垢穢就是指惡、不善的意欲了。

“賢友，一位犯戒的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沒有比丘知道我犯戒就好了。’當比丘知道他犯戒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sup>1</sup>。

“賢友，一位犯戒的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比丘在私隱的地方檢舉我而不是在僧團之中檢舉我就好了。’當比丘在僧團之中檢舉他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犯戒的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由同輩來檢舉我而不是由卑輩來檢舉我就好了。’當卑輩檢舉他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導師先問我而不是先問其他比丘問題然後才說法就好了。’當導師先問其他比丘問題然後才說法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比丘入村化食由我來帶頭而不是由其他比丘來帶頭就好了。’當比丘入村化食由其他比丘來帶頭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在受供的地方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取得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就好了。’當在受供的地方由其他比丘取得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在受供的地方吃完食物後，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來答謝就好了。’當在受供的地方吃完食物後由其他比丘來答謝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去園林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法就好了。’當由其他比丘去園林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法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是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受比丘、比丘尼、

---

<sup>1</sup> 在《中阿含經》八十七《穢經》的文義之中，垢穢一者是指“憤怒和失望”，二者是指“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犯戒”、“不想比丘在僧團中檢舉自己”，以至“想自己而不是別人取得上好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等不善意欲。

優婆塞、優婆夷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就好了。’當其他比丘受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一位比丘生起這意欲：‘如果由我而不是其他比丘取得上好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就好了。’當其他比丘取得上好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時，他憤怒和失望。憤怒和失望兩者就是垢穢。

“賢友，垢穢就是指惡、不善的意欲了。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偏僻的森林、逐家化食、從廢物堆撿粗布來穿著，他的同修都不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就正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把蛇的屍體、狗的屍體、人的屍體放進碗內，再用另一個銅碗蓋好，然後在市集行走。人們看見之後會對他這樣說：‘喂，你帶著像是寶物的是什麼東西呢？’他掀起蓋子，打開給人看。人們在看了之後感到不悅、感到作嘔、感到厭惡。即使肚餓也不想吃，更遑論肚飽了。

“賢友，同樣地，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偏僻的森林、逐家化食、從廢物堆撿粗布來穿著，他的同修都不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還沒有斷除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如果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村落附近、接受食物供養、受持居士所布施的衣服；他的同修都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

“賢友，就正如有人把一個潔淨、明亮的銅碗帶到市集或銅匠工場，銅碗的主人把軟滑的白飯、各種醬汁、各種咖喱放進碗內，再用另一個銅碗蓋好，然後在市集行走。人們看見之後會對他這樣說：‘喂，你帶著像是寶物的是什麼東西呢？’他掀起蓋子，打開給人看。人們在看了之後感到歡悅、感到開胃、感到想吃。即使肚飽也想吃，更遑論肚餓了。

“賢友，同樣地，一位比丘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的話，即使他居住在村落附近、接受食物供養、受持居士所布施的衣服，他的同修都會對他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位尊者被看到、被聽到斷除了惡、不善的意欲。”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有一個譬喻在我心中生起。”

“目犍連賢友，請把它說出來吧。”

“賢友，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的山洞。在上午，我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那時候，沙彌提、車匠子在鉋造車輪的輪框，以前是車匠子的槃荼邪命外道也在那裏。那時候，槃荼心裏生起一個想法：‘沙彌提在鉋造車輪的輪框，這個輪框有處不平整的地方、有處彎曲、有處缺陷；如果鉋去這處不平整的地方，鉋去這處彎曲，鉋去這處缺陷，這便成為一個完美的輪框了。’

“賢友，槃荼只是心中有這個想法，然而沙彌提正是在輪框上鉋去那處不平整的地方，鉋去那處彎曲，鉋去那處缺陷。於是槃荼很高興，他說出高興的說話：‘他像知道我的心那樣來鉋造輪框！’

“賢友，同樣地，那些沒有信，只是為了生活而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人，他們虛偽、奸詐、狡獪，內心混濁、散亂、搖擺，愛說話、說話雜亂無章，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量，不保持覺醒，無心向沙門，沒有修學熱誠，奢華、懶散，退墮、不緊繫於遠離，懈怠、缺乏精進，失念、沒有覺知，沒有定、內心迷亂，劣慧、昏昧；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的心那樣，說法來跑去他們的缺點。

“那些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不虛偽、不奸詐、不狡獪，內心不混濁、不散亂、不搖擺，不愛說話、說話不會雜亂無章，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心向沙門，有修學熱誠，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勤奮、精進，有念、有覺知，有定、一心，有智慧、不昏昧；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需要飲食法語那樣為他們說法，那些同修聽了舍利弗尊者說法後，能很好地遠離不善行及確立善行。

“賢友，就正如喜歡裝扮的女士或少女，她洗了頭，得到一個青蓮花、婆師花或阿提牟哆花花環，她用雙手拿著這個花環，然後把它戴上頭頂。同樣地，那些在家庭生活的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不虛偽、不奸詐、不狡獪，內心不混濁、不散亂、不搖擺，不愛說話、說話不會雜亂無章，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心向沙門，有修學熱誠，不奢華、不懶散，不退墮、導向遠離，勤奮、精進，有念、有覺知，有定、一心，有智慧、不昏昧；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們需要飲食法語那樣為他們說法，那些同修聽了舍利弗尊者說法後，能很好地遠離不善行及確立善行。”

兩位大士互相對對方的美妙說話心感悅意。



## 六·希望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要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受到同修喜愛、尊重、恭敬、敬愛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得到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能為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給自己的人帶來大果報、大利益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有敬信的親屬在命終時想起自己而帶來大果報、大利益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不被不滿所征服，能克服所生起的不滿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不被恐懼和驚慌所征服，能克服所生起的恐懼和驚慌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超越色界的定境，親身體驗寂靜的無色界解脫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斷除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斷除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具有各種神通<sup>1</sup>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得到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的話，他要

---

<sup>1</sup> 經文在這裏開始的六個段落分別講述“六無比智”，在原文中對前五種無比智還有進一步的描述經句，但若把這些經句放入一個分句裏會使句子變得非常累贅，所以在這裏把這些經句省略，讀者可在《七十三·大婆蹉種經》的尾末部分找到這些描述的經句。

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得到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希望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的話，他要滿足戒行、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比丘們，你們要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以上所說的，都是建基於此。”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七·布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就如同一塊污染、帶有垢漬的布，無論染師拿來染藍色、黃色、紅色或粉紅色，都不能染得美麗的顏色，不能染得純淨的顏色。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塊布不淨。同樣地，一個污染的心會帶來投生惡道。

“比丘們，就如同一塊潔淨、明亮的布，無論染師拿來染藍色、黃色、紅色或粉紅色，都能染得美麗的顏色，能染得純淨的顏色。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塊布潔淨。同樣地，一個沒有污染的心會帶來投生善道。

“比丘們，什麼是污染心呢？貪欲、不正的愛欲是污染心，瞋恚是污染心，忿怒是污染心，敵意是污染心，怨恨是污染心，仇恨是污染心，嫉妒是污染心，吝嗇是污染心，虛偽是污染心，奸詐是污染心，固執是污染心，執拗是污染心，我慢是污染心，自大是污染心，散漫是污染心，放逸是污染心。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貪欲、不正的愛欲是污染心，他斷除貪欲、不正的愛欲這種污染心……瞋恚……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虛偽……奸詐……固執……執拗……我慢……自大……散漫……一位比丘知道放逸是污染心，他斷除放逸這種污染心。

“比丘們，當這位比丘知道這些污染心及斷除了這些污染心的時候，他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他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他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他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的污染心。

“當他想到自己對佛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對法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對僧具有不會壞失的淨信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當他想到自己放下、吐出、解除、斷除、離棄所有的污染心時，他得到義的歡喜心、法的歡喜心，得到持法的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比丘們，一位比丘具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的慧，即使他吃軟滑的白米、各種醬汁、各種咖喱也不會成為障礙。就如同清水使一塊污染、帶有垢漬

的布變得潔淨、明亮，或鎔爐使金變得潔淨、明亮，同樣地，一位比丘具有這樣的戒、這樣的法、這樣的慧，即使他吃軟滑的白米、各種醬汁、各種咖喱也不會成為障礙。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知道什麼是低下的，什麼是高尚的；他知道怎樣超越顛倒想，怎樣從顛倒想之中出離。當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比丘們，比丘能依以上所說的來沐浴自己的內心。”

這時候，孫陀利迦·頗羅墮婆羅門坐在世尊附近。孫陀利迦·頗羅墮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去婆迦河沐浴吧。”

“婆羅門，為什麼要去婆迦河呢？去婆迦河有什麼用處呢？”

“喬答摩賢者，許多人視婆迦河為解脫，許多人視婆迦河為福德；婆迦河能洗去許多人的惡業。”

於是世尊對孫陀利迦·頗羅墮婆羅門說這偈頌：

“於婆迦河，  
阿提迦渡口，  
或於伽耶池，  
孫陀利迦河，  
舍羅舍提河，  
波耶迦渡口，  
婆摩提河；<sup>1</sup>  
愚人常沐浴，  
以上諸水中，  
不能清黑業。

若人懷怨恨，  
常作污染行；  
孫陀利迦河，  
波耶伽渡口，  
或婆迦河，  
於此有何用？

在於齋戒日，  
或於布薩日，  
常清淨自心，  
修習淨白業；

<sup>1</sup> 以上的河、渡口與池是婆羅門教視為聖潔的地方。人們常到那裏沐浴，希望清洗自己的罪業。

婆羅門汝應，  
於此而沐浴。

令眾生安穩，  
不說於妄語，  
不惱害眾生，  
不行於偷盜，  
具信不吝嗇；  
於此而沐浴。

不需遠道往，  
伽耶池水中；  
即使以井水，  
足以淨身心。”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孫陀利迦·頗羅墮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喬答摩賢者，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喬答摩賢者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孫陀利迦·頗羅墮婆羅門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孫陀利迦·頗羅墮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孫陀利迦·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 八·漸損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純陀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世上有無數關於‘我’或‘世間’的見的生起，一位比丘起初應怎樣思維，才可把這些見斷除，才可把這些見離棄呢？”

“純陀，世上有無數關於‘我’或‘世間’的見的生起，無論這些見的生起、潛藏、現行，都可以用‘沒有我所’、‘沒有我’、‘沒有實我’這種如實正慧來觀察它，這樣便可以把這些見斷除，可以把這些見離棄了。

“純陀，一些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們進入了初禪。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sup>1</sup>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sup>2</sup>，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親身體驗禪定的樂。

“純陀，一些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們進入了二禪。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親身體驗禪定的樂。

“純陀，一些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們進入了三禪。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親身體驗禪定的樂。

“純陀，一些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們進入了四禪。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親身體驗禪定的樂。

“純陀，一些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們進入了空無邊處。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安住在寂靜之中。

“純陀，一些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們進入了識無邊處。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安住在寂靜之中。

“純陀，一些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們進入了無所有處。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安住在寂靜之中。

“純陀，一些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們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安住在漸損之中。純陀，在聖者的律之中，這不稱為漸損；

<sup>1</sup> “漸損”的巴利文“*sallekha*”有“刻去”的意思。從經文的上文下理中可知它是指“刻去不善法”，即令不善法逐漸減損。

<sup>2</sup> 經文“在聖者的律之中”沒有出現一般與“律”相提並論的“法”。在《中阿含經·九十一·周那問見經》中，與此相應的經文是“於聖法、律中”。“聖者的法和律”即是指佛陀所有的教法。

在聖者的律之中，這稱為安住在寂靜之中。

- “純陀，漸損應這樣修習：他人會惱害，但我不會惱害；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殺生，但我不會殺生；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偷盜，但我不會偷盜；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非梵行，但我是一個梵行者；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妄語，但我不會妄語；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兩舌，但我不會兩舌；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惡口，但我不會惡口；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綺語，但我不會綺語；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貪欲，但我會不貪欲；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瞋恚心，但我有一個不瞋恚的心；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見，但我有正見；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思維，但我有正思維；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語，但我有正語；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業，但我有正業；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命，但我有正命；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精進，但我有正精進；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念，但我有正念；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定，但我有正定；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智，但我有正智；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邪解脫，但我有正解脫；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昏睡，但我超越昏睡；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掉舉，但我沒有掉舉；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疑惑，但我超越疑惑；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忿怒，但我沒有忿怒；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敵意，但我沒有敵意；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怨恨，但我沒有怨恨；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仇恨，但我沒有仇恨；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嫉妒，但我沒有嫉妒；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吝嗇，但我沒有吝嗇；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奸詐，但我沒有奸詐；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虛偽，但我沒有虛偽；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自私，但我沒有自私；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自大，但我沒有自大；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有惡語，但我有善語；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是別人的惡友，但我是別人的善知識；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放逸，但我不放逸；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沒有敬信，但我有敬信；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沒有慚，但我有慚；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沒有愧，但我有愧；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不聽聞法義，但我多聞法義；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懈怠，但我堅毅、精進；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失念，但我保持念；漸損應這樣修習。
- “他人會沒有智慧，但我具有智慧；漸損應這樣修習。

“他人會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但我會放捨見取；漸損應這樣修習。

“純陀，我說，在善法之中即使生起一個心念也能帶來很大的利益，更不用說跟隨善心而作出身行和口行了。

“純陀，因此，心念應要這樣生起：他人會惱害，但我不會惱害；心念應要這樣生起。

“……殺生……偷盜……非梵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心……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昏睡……掉舉……疑惑……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奸詐……虛偽……自私……自大……惡語……是惡友……放逸……沒有敬信……沒有慚……沒有愧……不聽聞法義……懈怠……失念……沒有智慧……

“他人會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但我會放捨見取；心念應要這樣生起。

“純陀，就正如走一條安全的道路來繞過一條危險的道路，又正如以一個安全的渡口過河來繞過一個危險的渡口。

“純陀，同樣地：他人會惱害，但我會走一條不惱害的道路來繞過它。

“……殺生……偷盜……非梵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心……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昏睡……掉舉……疑惑……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奸詐……虛偽……自私……自大……惡語……是惡友……放逸……沒有敬信……沒有慚……沒有愧……不聽聞法義……懈怠……失念……沒有智慧……

“他人會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但我會走一條放捨見取的道路來繞過它。

“純陀，就正如不善法會使人下墮，善法會使人上昇。

“純陀，同樣地：他人會惱害，但我會修習不惱害使自己上昇。

“……殺生……偷盜……非梵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心……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昏睡……掉舉……疑惑……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奸詐……虛偽……自私……自大……惡語……是惡友……放逸……沒有敬信……沒有慚……沒有愧……不聽聞法義……懈怠……失念……沒有智慧……

“他人會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但我會放捨見取使自己上昇。

“純陀，一個陷溺在浮泥中的人，是沒有可能救起其他陷溺在浮泥中的人的；一個沒有陷溺在浮泥中的人，是有可能救起其他陷溺在浮泥中的人的。純陀，一個沒有調伏自己、沒有去除煩惱、沒有滅度的人，是沒有可能使其他人調伏自己、去除煩惱、得到滅度的；一個調伏自己、去除煩惱、得到滅度的人，是有可能使其他人調伏自己、去除煩惱、得到滅度的。

“純陀，同樣地：他人會惱害，但我會修習不惱害使自己得到滅度。

“……殺生……偷盜……非梵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心……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昏睡……掉舉……疑惑……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奸詐……虛偽……自私……自大……惡語……是惡友……放逸……沒有敬信……沒有慚……沒有愧……不聽

聞法義……懈怠……失念……沒有智慧……

“他人會緊緊執著自己的見解，不易放捨，但我會放捨見取使自己得到滅度。

“純陀，這就是我對你所說的‘漸損’的法義，‘心念生起’的法義，‘繞過’的法義，‘上昇’的法義，‘滅度’的法義。純陀，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純陀，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的教導。”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純陀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九·正見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人們說‘正見，正見’。‘正見’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正見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我們從遠處到來舍利弗尊者跟前，就是為了聽你說這個道理。”

“賢友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不善，知道什麼是不善的根源，知道什麼是善，知道什麼是善的根源；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善？什麼是不善的根源？什麼是善？什麼是善的根源呢？殺生是不善的，偷盜是不善的，邪淫是不善的，妄語是不善的，兩舌是不善的，惡口是不善的，綺語是不善的，貪欲是不善的，瞋恚是不善的，邪見是不善的。這就是稱為不善了。

“賢友們，什麼是不善的根源呢？貪欲是不善的根源，瞋恚是不善的根源，愚癡是不善的根源。這就是稱為不善的根源了。

“賢友們，什麼是善呢？不殺生是善的，不偷盜是善的，不邪淫是善的，不妄語是善的，不兩舌是善的，不惡口是善的，不綺語是善的，不貪欲是善的，不瞋恚是善的，正見是善的。這就是稱為善了。

“賢友們，什麼是善的根源呢？不貪欲是善的根源，不瞋恚是善的根源，不愚癡是善的根源。這就是稱為善的根源了。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不善，知道這些是不善的根源，知道這些是善，知道這些是善的根源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食<sup>1</sup>，知道什麼是食集，知道什麼是食滅，知道什麼是食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食？什麼是食集？什麼是食滅？什麼是食滅之道呢？”

---

<sup>1</sup>“食”(āhāra)原本是指食物，但在法義中引申為生命賴以投生及持續的四種食糧。對四食起貪愛是導致生死流轉的原因。

“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

“渴愛集帶來食集。

“渴愛滅帶來食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食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食，知道這些是食集，知道這些是食滅，知道這些是食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苦，知道什麼是苦集，知道什麼是苦滅，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什麼是苦集？什麼是苦滅？什麼是苦滅之道呢？”

“生是苦的，老是苦的，病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的；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的。這就是稱為苦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集呢？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這就是稱為苦集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呢？對渴愛徹底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不黏著。這就是稱為苦滅了。

“賢友們，什麼是苦滅之道呢？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苦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苦，知道這些是苦集，知道這些是苦滅，知道這些是苦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老死，知道什麼是老死集，知道什麼是老死滅，知道什麼是老死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老死？什麼是老死集？什麼是老死滅？什麼是老死滅之道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面

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這就是稱為老了；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這就是稱為死了。一種是老，一種是死，這就是稱為老死了。

“生集帶來老死集。

“生滅帶來老死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老死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老死，知道這些是老死集，知道這些是老死滅，知道這些是老死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生，知道什麼是生集，知道什麼是生滅，知道什麼是生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生？什麼是生集？什麼是生滅？什麼是生滅之道呢？”

“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在當中投生、入胎、成形、出生，五蘊出現，取得六處。這就是稱為生了。

“有集帶來生集。

“有滅帶來生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生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生，知道這些是生集，知道這些是生滅，知道這些是生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有，知道什麼是有集，知道什麼是有滅，知道什麼是有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有？什麼是有集？什麼是有滅？什麼是有滅之道呢？”

“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取集帶來有集。

“取滅帶來有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有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有，知道這些是有集，知道這些是有滅，知道這些是有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取，知道什麼是取集，知道什麼是取滅，知道什麼是取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取？什麼是取集？什麼是取滅？什麼是取滅之道呢？”

“有四種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

“愛集帶來取集。

“愛滅帶來取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取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取，知道這些是取集，知道這些是取滅，知道這些是取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愛，知道什麼是愛集，知道什麼是愛滅，知道什麼是愛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愛？什麼是愛集？什麼是愛滅？什麼是愛滅之道呢？”

“有六愛身：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法愛。

“受集帶來愛集。

“受滅帶來愛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愛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愛，知道這些是愛集，知道這些是愛滅，知道這些是愛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



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受，知道什麼是受集，知道什麼是受滅，知道什麼是受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呢？”

“有六受身：由眼觸所生的受、由耳觸所生的受、由鼻觸所生的受、由舌觸所生的受、由身觸所生的受、由意觸所生的受。

“觸集帶來受集。

“觸滅帶來受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受，知道這些是受集，知道這些是受滅，知道這些是受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觸，知道什麼是觸集，知道什麼是觸滅，知道什麼是觸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觸？什麼是觸集？什麼是觸滅？什麼是觸滅之道呢？”

“有六觸身：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六入集帶來觸集。

“六入滅帶來觸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觸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觸，知道這些是觸集，知道這些是觸滅，知道這些是觸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六入，知道什麼是六入集，知道什麼是六入滅，知道什麼是六入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六入？什麼是六入集？什麼是六入滅？什麼是六入滅之道呢？”

“有六種入處：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入處、意入處。

“名色集帶來六入集。

“名色滅帶來六入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六入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六入，知道這些是六入集，知道這些是六入滅，知道這些是六入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名色，知道什麼是名色集，知道什麼是名色滅，知道什麼是名色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名色？什麼是名色集？什麼是名色滅？什麼是名色滅之道呢？”

“受、想、思、觸、作意，這就是稱為名了；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來的色身，這就是稱為色了。一種是名，一種是色，這就是稱為名色了。

“識集帶來名色集。

“識滅帶來名色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名色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名色，知道這些是名色集，知道這些是名色滅，知道這些是名色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識，知道什麼是識集，知道什麼是識滅，知道什麼是識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識？什麼是識集？什麼是識滅？什麼是識滅之道呢？”

“有六識身：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行集帶來識集。

“行滅帶來識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識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識，知道這些是識集，知道這些是識滅，知道這些是識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行，知道什麼是行集，知道什麼是行滅，知道什麼是行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行？什麼是行集？什麼是行滅？什麼是行滅之道呢？”

“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

“無明集帶來行集。

“無明滅帶來行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行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行，知道這些是行集，知道這些是行滅，知道這些是行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無明，知道什麼是無明集，知道什麼是無明滅，知道什麼是無明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無明？什麼是無明集？什麼是無明滅？什麼是無明滅之道呢？”

“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滅、不知苦滅之道。這就是稱為無明了。

“漏集帶來無明集。

“漏滅帶來無明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無明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無明，知道這些是無明集，知道這些是無明滅，知道這些是無明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十分好。”

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們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有沒有另一種法義，也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呢？”

“賢友們，有的。一位聖弟子知道什麼是漏，知道什麼是漏集，知道什麼是漏滅，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賢友們，什麼是漏？什麼是漏集？什麼是漏滅？什麼是漏滅之道呢？”

“有三種漏：欲漏、有漏、無明漏。

“無明集帶來漏集。

“無明滅帶來漏滅。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漏滅之道。

“賢友們，一位聖弟子知道這些是漏，知道這些是漏集，知道這些是漏滅，知道這些是漏滅之道的時候，能斷除所有貪著的性向，清除所有厭惡的性向，截斷我見和我慢，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

“賢友們，這就是聖弟子的正見，能使人正直地生活，能帶來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能使人得到正法。這就是正見所包含的內容了。”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念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一條唯一的道路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悲，滅除苦惱，得正道，證涅槃。這就是四念處。

“什麼是四念處呢？比丘們，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身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只是念及呼氣和吸氣。當呼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短。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比丘們，就正如一位熟練的轉盤製陶技師或他的徒弟，當拉了一個長轉的時候，知道自己拉了一個長轉；當拉了一個短轉的時候，知道自己拉了一個短轉。同樣地，一位比丘當呼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短。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當行走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行走；當站立的時候，知道自己在站立；當坐下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坐下；當躺臥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躺臥；無論身體做什麼樣的動作，都知道自己在做那些動作。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

“比丘們，就如一個兩邊開口的袋，當中裝滿各種穀類，有白米、稻米、綠豆、眉豆、芝麻、糙米。一個有眼睛的人解開這個袋口的結，便可以審視：這是白米，這是稻米，這是綠豆，這是眉豆，這是芝麻，這是糙米。同樣地，一位比丘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這樣審視身體：身體以界而建立，以界作為依靠；在這個身體之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就如一位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屠宰了牛隻，分開了牛的身體各部分，把牠放在廣場，然後坐下來賣。同樣地，一位比丘這樣審視身體：身體以界而建立，以界作為依靠；在這個身體之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過了一天、兩天或三天，屍體腫脹、發黑、流膿。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体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屍體被烏鴉所吃，被鷹所吃，被鷲所吃，被狗所吃，被豺所吃，被各種動物昆蟲所吃。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体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帶著血肉，連著

髓；之後骸骨沒有肉，染著血，連著髓；之後骸骨沒有血肉，連著髓；之後骸骨四散，遍佈各方：手骨在一方，腳骨在一方，小腿骨在一方，大腿骨在一方，髖骨在一方，脊骨在一方，頭骨在一方。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就像螺貝那般白，之後骸骨堆積經年，之後骸骨腐爛成粉末。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身；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的滅法，或如實觀察身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受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當感受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樂受；當感受苦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苦受；當感受不苦不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不苦不樂受。

“當感受物質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物質的樂受；當感受心靈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心靈的樂受。當感受物質苦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物質的苦受；當感受心靈苦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心靈的苦受。當感受物質不苦不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物質的不苦不樂受；當感受心靈不苦不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心靈的不苦不樂受。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受，或如實觀察外在的受，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的受；他也可以如實觀察受的生法，或如實觀察受的滅法，或如實觀察受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受，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受了。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心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心有貪欲；內心沒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貪欲。

“內心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心有瞋恚；內心沒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瞋恚。

“內心有愚癡時，知道自己內心有愚癡；內心沒有愚癡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愚癡。

“內心集中時，知道自己內心集中；內心不集中時，知道自己內心不集中。

“內心廣大時，知道自己內心廣大；內心不廣大時，知道自己內心不廣大。

“內心高尚時，知道自己內心高尚；內心不高尚時，知道自己內心不高尚。

“內心有定時，知道自己內心有定；內心沒有定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定。

“內心解脫時，知道自己內心解脫；內心不解脫時，知道自己內心不解脫。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心，或如實觀察外在的心，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的心；他也可以如實觀察心的生法，或如實觀察心的滅法，或如實觀察心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心，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心了。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蓋。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五蓋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裏有貪欲；內裏沒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貪欲。他知道沒有生起的貪欲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貪欲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貪欲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裏有瞋恚；內裏沒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瞋恚。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瞋恚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瞋恚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瞋恚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昏睡時，知道自己內裏有昏睡；內裏沒有昏睡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昏睡。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昏睡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昏睡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昏睡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掉悔時，知道自己內裏有掉悔；內裏沒有掉悔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掉悔。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掉悔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掉悔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掉悔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疑惑時，知道自己內裏有疑惑；內裏沒有疑惑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疑惑。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疑惑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疑惑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疑惑將來不會再生起。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蓋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取蘊。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五取蘊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觀察：色是什麼，色怎樣集起，色怎樣滅除；受是什麼，受怎樣集起，受怎樣滅除；想是什麼，想怎樣集起，想怎樣滅除；行是什麼，行怎樣集起，行怎樣滅除；識是什麼，識怎樣集起，識怎樣滅除。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取蘊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內六處和外六處。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內六處和外六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眼，什麼是色；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耳，什麼是聲……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鼻，什麼是香……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舌，什麼是味……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身，什麼是觸……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意，什麼是法；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



和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內六處和外六處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七覺支。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七覺支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念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有念覺支；內裏沒有念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念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念覺支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念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擇法覺支……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精進覺支……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喜覺支……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猗覺支……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定覺支……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捨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有捨覺支；內裏沒有捨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捨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捨覺支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捨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七覺支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四聖諦。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四聖諦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四聖諦了。

“比丘們，任何人修習這四念處七年，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比丘們，不要說七年，任何人修習這四念處六年……五年……四年……三年……兩年……一年，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比丘們，不要說一年，任何人修習這四念處七個月，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比丘們，不要說七個月，任何人修習這四念處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半個月，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比丘們，不要說半個月，任何人修習這四念處七天，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

“比丘們，以上說的，就是唯一的道路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悲，滅除苦惱，得正道，證涅槃；亦即是四念處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一·小獅吼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要這樣作獅子吼：‘只有這裏才有沙門，有第二沙門、第三沙門、第四沙門<sup>1</sup>；其他的教法是沒有沙門的，缺乏沙門的。’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問：‘尊者為什麼這樣有自信，憑什麼能力，說只有你們那裏才有沙門，有第二、第三、第四沙門；其他教法沒有沙門、缺乏沙門呢？’

“比丘們，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時，你們應這樣答：‘賢友們，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知四種法、見四種法，對我們解說這四種法，讓我們親身看見這四種法，所以我們說只有這裏才有沙門，有第二、第三、第四沙門；其他教法沒有沙門、缺乏沙門。賢友們，這四種法是什麼呢？我們對導師有淨信、對法有淨信、戒行圓滿、受在家和出家的同門愛戴。’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問：‘賢友們，我們也有導師，我們也對導師有淨信；我們也有法，我們也對法有淨信；我們也有戒，我們也戒行圓滿；我們也受在家和出家的同門愛戴。賢友們，你們和我們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差異，有什麼不同呢？’

“比丘們，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時，你們應這樣問：‘賢友們，究竟的目標，是只有一個還是有許多個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究竟的目標只有一個，不會有許多個。’

“‘賢友們，有貪欲的人還是沒有貪欲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沒有貪欲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有瞋恚的人還是沒有瞋恚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沒有瞋恚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有愚癡的人還是沒有愚癡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沒有愚癡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有渴愛的人還是沒有渴愛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沒有渴愛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有執取的人還是沒有執取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沒有執取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有知解的人還是沒有知解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有知解的人能達到

---

<sup>1</sup> 四種沙門是指初、二、三、四果的沙門。

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常跟人諍論的人還是不跟人諍論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不跟人諍論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賢友們，喜歡戲論<sup>1</sup>的人還是不喜歡戲論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呢？”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們，不喜歡戲論的人能達到究竟的目標。’

“比丘們，有兩種見：有見<sup>2</sup>和無有見<sup>3</sup>。執著、靠近、依附有見的沙門婆羅門，跟持無有見的人諍論；執著、靠近、依附無有見的沙門婆羅門，跟持有見的人諍論。

“比丘們，如果沙門婆羅門不能如實知這兩種見的集、滅、味、患、離<sup>4</sup>，便會有貪欲、有瞋恚、有愚癡、有渴愛、有執取、沒有知解、常跟人諍論、喜歡戲論，因此不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得到解脫。

“比丘們，如果沙門婆羅門能夠如實知這兩種見的集、滅、味、患、離，便會沒有貪欲、沒有瞋恚、沒有愚癡、沒有渴愛、沒有執取、有知解、不跟人諍論、不喜歡戲論，因此能從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我說他能夠從苦之中得到解脫。

“比丘們，有四種取。四種取是什麼呢？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

“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說他們遍知所有取，但只是遍知欲取而沒有遍知見取、戒取、我見取；這不是一種圓滿的遍知。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還有三個地方不能如實知。雖然他們宣稱遍知所有取，但這不是一種圓滿的遍知。

“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說他們遍知所有取，但只是遍知欲取、見取而沒有遍知戒取、我見取；這不是一種圓滿的遍知。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還有兩個地方不能如實知。雖然他們宣稱遍知所有取，但這不是一種圓滿的遍知。

“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說他們遍知所有取，但只是遍知欲取、見取、戒取而沒有遍知我見取；這不是一種圓滿的遍知。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還有一個地方不能如實知。雖然他們宣稱遍知所有取，但這不是一種圓滿的遍知。

“比丘們，如果在這些法和律之中：一個人宣稱對導師有淨信，他不能達到圓滿的目標；一個人宣稱對法有淨信，他不能達到圓滿的目標；一個人宣稱戒行

---

<sup>1</sup> 戲論的巴利文是“*papañca*”，“*papañca*”的原意有“繁衍”的意思。愚癡顛倒的內心接觸外境後，所繁衍出來的種種愚癡顛倒概念，稱為戲論。

<sup>2</sup> 有見(*bhava-dit̥ṭhi*)是對“生命的存在”偏於“常”那一邊的見解：認為生命在生存時實有，死後轉為另一種形式的實有。

<sup>3</sup> 無有見(*vibhava-dit̥ṭhi*)和有見相對，是偏於“斷”那一邊的見解，認為生命在生存時實有，死後實無。佛陀曾指出，所有外道的見解都是偏於一邊的，不是落入常見就是落入斷見，亦即不是落入有見就是落入無有見，而佛法離開偏於任何一邊的見解。佛法指出，生命的存在就是一種五蘊不斷生滅的現象，生命的整體或生命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常恆、沒有實體，只有不斷流逝的現象，而貪欲、瞋恚、愚癡是令五蘊生滅不斷的原因，因此，如果貪、瞋、癡持續不斷，五蘊的生滅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如果貪、瞋、癡止息，五蘊生滅的現象就會止息，因而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現象亦會得到止息。

<sup>4</sup> 經中“如實知這兩種見的集、滅、味、患、離”應是引申指如實知五蘊的集、滅、味、患、離。

圓滿，他不能達到圓滿的目標；一個人宣稱受在家和出家的同門愛戴，他不能達到圓滿的目標。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解說得不好、宣講得不好的法和律，不能帶來出離，不能帶來平息，不是由等正覺所宣講出來的法義。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說遍知所有取，遍知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這是一種圓滿的遍知。

“比丘們，如果在這些法和律之中：一個人宣稱對導師有淨信，他能夠達到圓滿的目標；一個人宣稱對法有淨信，他能夠達到圓滿的目標；一個人宣稱戒行圓滿，他能夠達到圓滿的目標；一個人宣稱受在家和出家的同門愛戴，他能夠達到圓滿的目標。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解說得好、宣講得好的法和律，能帶來出離，能帶來平息，是由等正覺所宣講出來的法義。

“比丘們，這四種取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這四種取以愛為因緣，以愛而集起，以愛而生，以愛為源頭。

“比丘們，愛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愛以受為因緣，以受而集起，以受而生，以受為源頭。

“比丘們，受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受以觸為因緣，以觸而集起，以觸而生，以觸為源頭。

“比丘們，觸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觸以六入為因緣，以六入而集起，以六入而生，以六入為源頭。

“比丘們，六入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六入以名色為因緣，以名色而集起，以名色而生，以名色為源頭。

“比丘們，名色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名色以識為因緣，以識而集起，以識而生，以識為源頭。

“比丘們，識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識以行為因緣，以行而集起，以行而生，以行為源頭。

“比丘們，行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行以無明為因緣，以無明而集起，以無明而生，以無明為源頭。

“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無明而生起明；因為對無明無欲，生起了明，他不會執取欲取，不會執取見取，不會執取戒取，不會執取我見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二·大獅吼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城外西面的叢林。

這時候，善星·離車子離開了法和律，還俗不久。他在毗舍離大眾中這樣說：“雖然喬答摩沙門所宣說的法義能使行踐的人將苦徹底盡除，但喬答摩沙門沒有得到高出常人的法，沒有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他所說的只是出於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毗舍離化食。他聽到善星·離車子的說話，於是在毗舍離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善星·離車子的說話告訴世尊。

“舍利弗，善星·離車子是一個忿怒、愚癡的人；出於忿怒，他說出這樣的說話。舍利弗，善星·離車子心想斥責我，但其實就是在讚美如來——他以‘法義能使行踐的人將苦徹底盡除’來讚美如來。

“舍利弗，愚癡的善星對我沒有這種慕信：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舍利弗，愚癡的善星對我沒有這種慕信：這位世尊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舍利弗，愚癡的善星對我沒有這種慕信：這位世尊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人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舍利弗，愚癡的善星對我沒有這種慕信：這位世尊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舍利弗，如來有十力。如來具有這十種能力，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這十種能力是什麼呢？

“舍利弗，如來如實知什麼是有可能的事，什麼是沒有可能的事。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如實知業在過去、未來、現在的因果關係。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如實知所有的修證途徑。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如實知世間上各種界及它們的分別。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如實知眾生的各種性向。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如實知其他人及其他眾生的根器。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如實知怎樣生起禪定、解脫、正受及什麼是當中的污染和淨化。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如來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再者，如來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如來因為有這種能力，所以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如來具有這十種能力，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舍利弗，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一個人不捨棄‘喬答摩沙門沒有得到高出常人的法，沒有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他所說的只是出於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他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說，做不同的事情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就正如一位具有戒、具有定、具有慧的比丘，會在當下得到究竟智；同樣地，一個不捨棄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的人，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如來有四無畏。如來具有這四種無畏，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這四種無畏是什麼呢？

“舍利弗，如來沒有一處地方可給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或世間上任何人如法責難：‘你宣稱是等正覺，但還有一些東西沒有覺悟！’舍利弗，我看不見有可給人責難的地方，所以得到安穩，得到無懼，得到無畏。

“舍利弗，如來沒有一處地方可給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或世間上任何人如法責難：‘你宣稱清除各種漏，但還有一些漏沒有徹底清除！’舍利弗，我看不見有可給人責難的地方，所以得到安穩，得到無懼，得到無畏。

“舍利弗，如來沒有一處地方可給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或世間上任何人如法責難：‘你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人們做那些事情卻沒有障礙修行！’舍利弗，我看不見有可給人責難的地方，所以得到安穩，得到無懼，得到無畏。

“舍利弗，如來沒有一處地方可給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或世間上任何人如法責難：‘你說的法義不能使行踐的人將苦徹底盡除！’舍利弗，我看不見有可給人責難的地方，所以得到安穩，得到無懼，得到無畏。

“舍利弗，如來具有這四種無畏，宣稱是一位領導者，在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舍利弗，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一個人不捨棄‘喬答摩沙門沒有得到高出常人的法，沒有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他所說的只是出於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他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說，做不同的事情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就正如一位具有戒、具有定、具有慧的比丘，會在當下得到究竟智；同樣地，一個不捨棄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的人，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有八種大眾。這八種大眾是什麼呢？是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四王天眾、三十三天眾、魔羅眾、梵天眾。如來具有四無畏，走進這八種大眾之中。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剎帝利眾中去，和他們一起坐，一起交談，一起說話。舍利弗，在那裏我不見可帶來恐懼、畏怯的地方，所以得到安穩，得到無懼，得到無畏。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婆羅門眾……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居士眾……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沙門眾……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四王天眾……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三十三天眾……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魔羅眾……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走進數以百計的梵天眾中去，和他們一起坐，一起交談，一起說話。舍利弗，在那裏我不見可帶來恐懼、畏怯的地方，所以得到安穩，得到無懼，得到無畏。

“舍利弗，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一個人不捨棄‘喬答摩沙門沒有得到高出常人的法，沒有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他所說的只是出於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他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說，做不同的事情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就正如一位具有戒、具有定、具有慧的比丘，會在當下得到究竟智；同樣地，一個不捨棄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的人，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有四生。這四種生是什麼呢？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舍利弗，什麼是卵生呢？眾生從卵之中破殼而生，這就是稱為卵生了。

“舍利弗，什麼是胎生呢？眾生從母胎之中出生，這就是稱為胎生了。

“舍利弗，什麼是濕生呢？眾生從腐魚、腐屍、腐壞的食物、池塘、水溝之中出生，這就是稱為濕生了。

“舍利弗，什麼是化生呢？天、地獄、有些人、有些惡趣是化生的，這就是稱為化生了。

“舍利弗，這就是四生了。舍利弗，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一個人不捨棄‘喬答摩沙門沒有得到高出常人的法，沒有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他所說的只是出於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他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說，做不同的事情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就正如一位具有戒、具有定、具有慧的比丘，會在當下得到究竟智；同樣地，一個不捨棄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的人，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有五趣，是哪五趣呢？地獄、畜生、餓鬼、人、天。

“舍利弗，我知道有地獄和通往地獄的途徑，我知道眾生走進這條途徑時，

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知道有畜生和通往畜生的途徑，我知道眾生走進這條途徑時，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畜生之中。

“舍利弗，我知道有餓鬼和通往餓鬼的途徑，我知道眾生走進這條途徑時，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餓鬼之中。

“舍利弗，我知道有人和通往人世間的途徑，我知道眾生走進這條途徑時，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人之中。

“舍利弗，我知道有天和通往天世間的途徑，我知道眾生走進這條途徑時，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舍利弗，我知道有涅槃和通往涅槃的途徑，我知道眾生走進這條途徑時，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舍利弗，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領受唯苦無樂、劇烈、刺骨的苦受。

“舍利弗，就正如有個比人還深的火坑，當中堆滿燃燒著的火炭，沒有火焰、沒有煙；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的人，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一條只通往火坑的道路上行走。另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之後說：‘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將會去到這個火坑。’過了一些時候，這人看見他掉進火坑之中，領受唯苦無樂、劇烈、刺骨的苦受。

“舍利弗，同樣地，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領受唯苦無樂、劇烈、刺骨的苦受。

“舍利弗，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畜生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畜生之中，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

“舍利弗，就正如有個比人還深的糞坑，當中堆滿糞便；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的人，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一條只通往糞坑的道路上行走。另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之後說：‘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將會去到這個糞坑。’過了一些時候，這人看見他掉進糞坑之中，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

“舍利弗，同樣地，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畜生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畜生之中，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

“舍利弗，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餓鬼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餓鬼之中，領受很多苦受。

“舍利弗，就如在一塊凹凸不平的地上長著一棵樹，樹葉稀少，樹影疏漏；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的人，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一條只通往那棵樹的道路上行走。另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之後說：‘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將會去到這棵樹。’過了一些時候，這人看見他坐在或躺在樹下，



領受很多苦受。

“舍利弗，同樣地，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餓鬼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餓鬼之中，領受很多苦受。

“舍利弗，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人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人之中，領受很多樂受。

“舍利弗，就如如在一塊平坦的地上長著一棵樹，樹葉茂盛，樹影濃密；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的人，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一條只通往那棵樹的道路上行走。另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之後說：‘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將會去到這棵樹。’過了一些時候，這人看見他坐在或躺在樹下，領受很多樂受。

“舍利弗，同樣地，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人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人之中，領受很多樂受。

“舍利弗，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領受唯樂無苦的樂受。

“舍利弗，就如如有一座內外以灰泥塗平、有窗門、有門門的尖頂宮殿，內裏有一張鋪上長毛被褥、白羊毛被褥、純毛被褥、鹿皮床蓋的床，兩頭各有丹枕，床頂設有頂篷；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的人，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一條只通往那座宮殿的道路上行走。另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之後說：‘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將會去到這座宮殿。’過了一些時候，這人看見他坐在或躺在宮殿的頂層，領受唯樂無苦的樂受。

“舍利弗，同樣地，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領受唯樂無苦的樂受。

“舍利弗，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領受唯樂無苦的樂受。

“舍利弗，就如如有一個池塘，池水清淨、清甜、清涼、清澈，有美麗的池畔，十分怡人，離池邊不遠有一個大叢林；一個受暑熱天氣影響的人，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一條只通往那個池塘的道路上行走。另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之後說：‘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將會去到這個池塘。’過了一些時候，這人看見他走進池塘裏沐浴和喝水，將所有煩躁、疲累、熱惱消除之後，從水中上來，在叢林之中坐下或躺臥，領受唯樂無苦的樂受。

“舍利弗，同樣地，我以他心智知道人們的心，我看見：這個人在這條道路行走，走上這條道路的人，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過了一些時候，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他清除各種漏，現生

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領受唯樂無苦的樂受。

“舍利弗，這就是五趣了。舍利弗，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一個人不捨棄‘喬答摩沙門沒有得到高出常人的法，沒有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他所說的只是出於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他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說，做不同的事情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就如一位具有戒、具有定、具有慧的比丘，會在當下得到究竟智；同樣地，一個不捨棄這種說話、這種心、這種見的人，一定會下墮地獄之中。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具有四梵行<sup>1</sup>：在苦行之中，我修習最嚴厲的苦行；在粗苦之中，我修習最嚴厲的粗苦；在離惡之中，我修習最高程度的離惡；在寂靜之中，我修習最高程度的寂靜。

“舍利弗，在那時，我這樣修習苦行：我是一個裸體外道，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

“我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我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我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我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

“我穿麻、粗麻、裹屍布、破布、樹皮、羚羊皮、羚羊皮條、吉祥草衣、樹皮衣、木條衣、頭髮衣、馬尾毛衣、貓頭鷹羽毛衣。

“我是一個修習拔鬚髮的人，常把自己的鬚髮拔除；我是一個修習長期站立的人，不使用坐具；我是一個修習長時間蹲下的人，盡力保持蹲下的姿勢；我是一個修習睡刺床的人，睡在帶有尖刺的床上；我是一個每天沐浴三次的人，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

“我就是修習以上各種的方法，不斷折磨、嚴重折磨這個身體<sup>2</sup>。舍利弗，這就是我曾修習的苦行。

“舍利弗，在那時，我這樣修習粗苦：我身上多年積累下來的塵垢成為硬塊，就像樹的殘株上多年積累下來的硬塊那樣；我沒有想過用手把那些塵垢擦掉，也沒有想過別人用手替我把那些塵垢擦掉。舍利弗，這就是我曾修習的粗苦。

“舍利弗，在那時，我這樣修習離惡：我在往還的時候保持念，即使對一滴水也保持悲憫，目的是希望不會危害到小生命。舍利弗，這就是我曾修習的離惡。

“舍利弗，在那時，我這樣修習寂靜：我進入樹林中生活，當看見牧牛人、牧羊人、拾草人、拾柴人、在園林工作的人時，為了不讓他們看到我和不讓我看

<sup>1</sup> 這裏的“四梵行”是指佛陀在覺悟之前所修習的“苦行、粗苦、離惡、寂靜”四種外道苦行方式。

<sup>2</sup> 外道其中一種論點，認為折磨身體可把心靈釋放出來而得解脫，因此提倡自虐的修行方式。

到他們，我會從一個園林走到另一個園林，從一個密林走到另一個密林，從一個低地走到另一個低地，從一個高地走到另一個高地。

“舍利弗，就如在森林的鹿看見人時，會從一個園林走到另一個園林，從一個密林走到另一個密林，從一個低地走到另一個低地，從一個高地走到另一個高地。

“舍利弗，同樣地，我進入樹林中生活，當看見牧牛人、牧羊人、拾草人、拾柴人、在園林工作的人時，為了不讓他們看到我和不讓我看到他們，我會從一個園林走到另一個園林，從一個密林走到另一個密林，從一個低地走到另一個低地，從一個高地走到另一個高地。舍利弗，這就是我曾修習的寂靜。

“舍利弗，在牧場裏，當母牛和牧人離開時，我爬進去，以小牛、嫩牛、吃乳的牛所拉的糞便作為食物。當我有大小便時，我甚至以自己的大小便作為食物！舍利弗，這是最粗劣的食物！

“舍利弗，我進入一個使人恐懼的叢林中生活，如果一個沒有離欲的人進入那裏，多會感到毛骨悚然。在冬季最冷的八天，我晚上逗留在空曠的地方，白天逗留在叢林；在夏季最後的一個月，我白天逗留在空曠的地方，晚上逗留在叢林。我心中生起一首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偈頌：

“‘獨住恐怖林，  
受熱與受寒，  
裸形無火伴，  
牟尼求道切。’

“舍利弗，我睡在荒塚裏，以屍骨作枕頭。一些牧童走到我那裏，向我吐口水，向我撒尿，向我丟垃圾，把樹枝放進我的耳朵。我記得當時保持捨心，所以不會因此對他們生起惡意。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食物達致清淨。讓我們只吃棗子吧。’他們只吃棗子，只吃棗粉，只喝棗水，做各種棗子食品來吃。我記得當時一餐只取一粒棗子來吃。舍利弗，可能你會這樣想：‘那時的棗子是否很大粒的呢？’不要這樣想，大小就正如現在的棗子一樣。

“舍利弗，我一餐只取一粒棗子來吃，以致身體十分消瘦。因為食物少，上肢就像藤蔓那樣；下肢就像駱駝、驃子的腿那樣；脊骨就像一行卵石那樣凹凸的顯現出來；肋骨就像舊屋的疏散屋樑那樣顯現出來；眼睛深陷眼窩，就像井水深陷深井那樣；頭的皮肉不斷萎縮，就像摘了下來葫蘆受風乾而不斷萎縮那樣。

“舍利弗，我因為食物少，腹部跟脊骨連接在一起，當我按著腹部時，能觸摸到脊骨；當我按著脊骨時，能觸摸到腹部。我因為食物少，當去大小便時，倒在那裏。我因為食物少，當用手按摩肢體時，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食物達致清淨。讓我們只吃綠豆吧。’他們只吃綠豆，只吃綠豆粉，只喝綠豆水，做各種綠豆食品來吃……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食物達致清淨。讓我們只吃芝麻吧。’他們只吃芝麻，只吃芝麻粉，只喝芝麻水，做各種芝麻食品來吃……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食物達致清淨。讓我們只吃糙米吧。’他們只吃糙米，只吃糙米粉，只喝糙米水，做各種糙米食品來吃。我記得當時一餐只取一粒糙米來吃。舍利弗，可能你會這樣想：‘那時的糙米是否很大粒的呢？’不要這樣想，大小就正如現在的糙米一樣。

“舍利弗，我一餐只取一粒糙米來吃，以致身體十分消瘦。因為食物少，上肢就像藤蔓那樣；下肢就像駱駝、騾子的腿那樣；脊骨就像一行卵石那樣凹凸的顯現出來；肋骨就像舊屋的疏散屋樑那樣顯現出來；眼睛深陷眼窩，就像井水深陷深井那樣；頭的皮肉不斷萎縮，就像摘了下來葫蘆受風乾而不斷萎縮那樣。

“舍利弗，我因為食物少，腹部跟脊骨連接在一起，當我按著腹部時，能觸摸到脊骨；當我按著脊骨時，能觸摸到腹部。我因為食物少，當去大小便時，倒在那裏。我因為食物少，當用手按摩肢體時，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舍利弗，我以這樣的方式、這樣的途徑、這樣艱苦的修行，都不能得到高出常人的法，不能得到聖者的知見與修證。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我沒有得到能使行踐的人將苦徹底盡除的聖者智慧。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輪迴達致清淨。’舍利弗，我在長時間的輪迴之中，除了未曾到過淨居天<sup>1</sup>之外，好的輪迴地方之前全都到過。如果我到過淨居天，將不會再回來這個世間。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投生達致清淨。’舍利弗，我在長時間的輪迴之中，除了未曾到過淨居天之外，好的投生地方之前全都到過。如果我到過淨居天，將不會再回來這個世間。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得到一個好去處達致清淨。’舍利弗，我在長時間的輪迴之中，除了未曾到過淨居天之外，好的去處之前全都到過。如果我到過淨居天，將不會再回來這個世間。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祭祀達致清淨。’舍利弗，我在長時間的輪迴之中，當身為灌頂刹帝利王族或有大壇場的婆羅門時，大祭祀之前全都做過。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從火供達致清淨。’舍利弗，我在長時間的輪迴之中，當身為灌頂刹帝利王族或有大壇場的婆羅門時，大火供之前全都做過。

“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一個人在年少、髮黑、壯健、人生的早期時具有智慧的光芒，但到了年老、過了很多日子、八十歲、九十歲、一百歲時，便會失去這種智慧的光芒。’舍利弗，不要這樣想。舍利弗，我現在已經老了，我過了許多日子，已經到八十歲了，假如有四個弟子——他們壽命一百歲，具有最高的念、最高的修為、最高的沉實、最高的智慧光芒，認知問題毫無困難；就如同強壯、箭術好的弓箭手，毫無困難地以輕箭射越棕櫚樹的影子那樣；他們具有非凡的念、非凡的修為、非凡的沉實、非凡的智慧——在一百年之中除了飲食、睡眠、大小二便和休息之外，一直不停地問我有關四念處的問題，而我逐一為他們解說，使他們受持在心中，沒有不清楚的地方，如來對法的教說也不會竭盡，如來對法的言辭也不會竭盡，如來對法的答問也不會竭盡。舍利弗，即使我被抬到臨終前的病榻，如來的智慧光芒也不會改變。

“舍利弗，這樣說是正確的：‘一位不愚癡的眾生出生在世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能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他悲憫世間，為天和人類帶來福祉、利益、快樂。’舍利弗，用這句說話來形容我是正確的。”

這時候，那沙摩邏尊者站在世尊背後為世尊扇涼，他對世尊說：“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我聽了這法義之後，身上的毛都豎了起來！大德，應怎樣稱這段法義呢？”

---

<sup>1</sup> 淨居天是只有三果聖者才能在那裏投生的地方。三果聖者在該處投生，在該處入滅，不會再返回我們這個欲界的世間投生。

“那沙摩邏，既然這樣，就稱這段法義為‘毛骨悚然’吧。你要好好受持它。”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那沙摩邏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三·大苦蘊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有些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他們心想：“現在入舍衛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們先往外道遊方者的叢林吧。”

於是，這些比丘前往外道遊方者的叢林，去到那裏之後，和那些外道遊方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

外道遊方者對比丘說：“賢友們，喬答摩沙門宣稱遍知貪欲，我們也宣稱遍知貪欲；喬答摩沙門宣稱遍知色身，我們也宣稱遍知色身；喬答摩沙門宣稱遍知感受，我們也宣稱遍知感受。賢友們，在教法和教導之中，喬答摩沙門跟我們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差異，有什麼不同呢？”

比丘對外道遊方者的說話既不歡喜又不輕蔑，他們起座離去，心想：“我們到世尊座下，聽他說這個道理。”於是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

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如果外道遊方者那樣說，你們應這樣問他們：‘賢友們，什麼是貪欲的味，什麼是貪欲的患，什麼是貪欲的離呢？什麼是色身的味，什麼是色身的患，什麼是色身的離呢？什麼是感受的味，什麼是感受的患，什麼是感受的離呢？’

“比丘們，如果這樣問外道遊方者的話，他們將沒有辦法解答，還有，他們將陷入困惱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道理不是他們的範圍。比丘們，我看不見有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能夠令人滿意地解答這個問題。唯有如來、如來的弟子或聽過這個道理的眾生，才能夠令人滿意地解答這個問題。

“比丘們，什麼是貪欲的味呢？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貪欲的味了。

“比丘們，什麼是貪欲的患呢？比丘們，出身於各個種族的人，以各種技能來謀生，無論他做算師、會計師、農夫、商人、牧牛人、弓箭手或王職人員，都要受寒暑的煎熬，受風、熱、虻、蚊、爬蟲的侵襲，受飢渴所折騰。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如果他們作出很多努力和精進都賺不到財物，便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心想：‘我們白費努力，我們的精進沒有結果！’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如果他們作出很多努力和精進而賺取到財物，又會為守護那些財物而苦惱。心想：‘怎樣才能不被國王取走我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盜賊取走我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大火燒燬我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洪水沖走我的財物，怎

樣才能不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我的財物呢？’當所看守保護的財物被國王取走、被盜賊取走、被大火燒燬、被洪水沖走或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時，便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捶胸號哭，內心迷亂。心想：‘以前是我的，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國王跟國王互相爭執，刹帝利跟刹帝利互相爭執，婆羅門跟婆羅門互相爭執，居士跟居士互相爭執，父母跟子女互相爭執，兄弟姊妹跟兄弟姊妹互相爭執，朋友跟朋友互相爭執。當爭吵、爭罵、爭執不休時便互相動手，使用石塊、棒杖、武器，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士兵拿起劍與盾，備好弓與箭，雙方列陣而戰。戰場上箭與矛橫飛，劍光閃鑠，士兵用箭射人，用矛刺人，用劍割人的頭顱，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士兵拿起劍與盾，備好弓與箭，攻打城堡。戰場上箭與矛橫飛，劍光閃鑠，士兵用箭射人，用矛刺人，用滾油淋人，用大石擲人，用劍割人的頭顱，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人們偷竊、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當被捉到時，國王對他們施以各種懲罰——以鞭鞭打、以藤條鞭打、以短棒打、截手、截腳、截手腳、截耳、截鼻、截耳鼻、沸水鍋刑、拔毛髮刑、羅睺口燒刑、火環燒刑、燒手刑、割肉刑、樹皮刑、羚羊刑、鈎肉刑、銅錢刑、醢刑、刺刑、草纏刑、淋熱油、以狗咬、繫刺椿、劍割頭顱，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比丘們，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人們做出身惡行，做出口惡行，做出意惡行。人們由於做出身惡行，做出口惡行，做出意惡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比丘們，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下一生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下一生的苦蘊。

“比丘們，什麼是貪欲的離呢？比丘們，清除對貪欲的愛著，捨棄對貪欲的愛著，這就是貪欲的離了。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能如實知貪欲的味，不能如實知貪欲的患，不能如實知貪欲的離，是沒有可能親身遍知貪欲的，是沒有可能教人踏上遍知貪欲的道路的。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貪欲的味，如實知貪欲的患，如實知貪欲的離，是能夠親身遍知貪欲的，是能夠教人踏上遍知貪欲的道路的。

“比丘們，什麼是色身的味呢？比丘們，就正如一個剎帝利少女、一個婆羅門少女或一個居士少女，十五或十六歲，不太高不太矮，不太肥不太瘦，不太黑不太白。這是否她擁有最美麗的形相的時候呢？”“大德，是的。”“比丘們，以這美麗的形相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色身的味了。

“比丘們，什麼是色身的患呢？比丘們，過了一些時候，看到這位女士八十、九十或一百歲，她年老、彎起腰背、靠拐杖行路、渾身顫抖、身體虛弱、年華逝去、牙齒掉下、頭髮轉白、頭髮稀疏、禿頭、面有皺紋、面有雀斑。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之前的美麗形相失去時，是否出現患呢？”“大德，是的。”“比丘們，這就是色身的患了。

“比丘們，再者，看到這位女士在重病中受苦，躺在自己的大小二便之中，要靠別人扶起床，要靠別人扶下床。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之前的美麗形相失去時，是否出現患呢？”“大德，是的。”“比丘們，這就是色身的患了。

“比丘們，再者，看到這位女士的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過了一天、兩天或三天，屍體腫脹、發黑、流膿。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之前的美麗形相失去時，是否出現患呢？”“大德，是的。”“比丘們，這就是色身的患了。

“比丘們，再者，看到這位女士的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屍體被烏鴉所吃，被鷹所吃，被鷲所吃，被狗所吃，被豺所吃，被各種動物昆蟲所吃。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之前的美麗形相失去時，是否出現患呢？”“大德，是的。”“比丘們，這就是色身的患了。

“比丘們，再者，看到這位女士的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帶著血肉，連著髓；之後骸骨沒有肉，染著血，連著髓；之後骸骨沒有血肉，連著髓；之後骸骨四散，遍佈各方：手骨在一方，腳骨在一方，小腿骨在一方，大腿骨在一方，髖骨在一方，脊骨在一方，頭骨在一方。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之前的美麗形相失去時，是否出現患呢？”“大德，是的。”“比丘們，這就是色身的患了。

“比丘們，再者，看到這位女士的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就像螺貝那般白，之後骸骨堆積經年，之後骸骨腐爛成粉末。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之前的美麗形相失去時，是否出現患呢？”“大德，是的。”“比丘們，這就是色身的患了。

“比丘們，什麼是色身的離呢？比丘們，清除對色身的愛著，捨棄對色身的愛著，這就是色身的離了。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能如實知色身的味，不能如實知色身的患，不能如實知色身的離，是沒有可能親身遍知色身的，是沒有可能教人踏上遍知色身的道路的。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色身的味，如實知色身的患，如實知色身的離，是能夠親身遍知色身的，是能夠教人踏上遍知色身的道路的。

“比丘們，什麼是感受的味呢？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時候，他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領受一種不惱害的感受。比丘們，我說，不惱害的感受是最高的味。

“比丘們，再者，什麼是感受的味呢？比丘們，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時候，他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領受一種不惱害的感受。比丘們，我說，不惱害的感受是最高的味。

“比丘們，再者，什麼是感受的味呢？比丘們，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



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時候，他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領受一種不惱害的感受。比丘們，我說，不惱害的感受是最高的味。

“比丘們，再者，什麼是感受的味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時候，他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領受一種不惱害的感受。比丘們，我說，不惱害的感受是最高的味。

“比丘們，什麼是感受的患呢？比丘們，感受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感受的患了。

“比丘們，什麼是感受的離呢？比丘們，清除對感受的愛著，捨棄對感受的愛著，這就是感受的離了。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不能如實知感受的味，不能如實知感受的患，不能如實知感受的離，是沒有可能親身遍知感受的，是沒有可能教人踏上遍知感受的道路的。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感受的味，如實知感受的患，如實知感受的離，是能夠親身遍知感受的，是能夠教人踏上遍知感受的道路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四·小苦蘊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

這時候，釋迦人摩訶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長時間聽世尊說法，知道貪欲是心的污染，瞋恚是心的污染，愚癡是心的污染，但有些時候還有貪欲法佔據我的心，還有瞋恚法佔據我的心，還有愚癡法佔據我的心。大德，我心想：‘我內裏有些什麼東西沒有捨棄，導致有些時候還有貪欲法佔據我的心，還有瞋恚法佔據我的心，還有愚癡法佔據我的心呢？’”

“摩訶男，你內裏還有一種東西沒有捨棄，所以有些時候還有貪欲法佔據你的心，還有瞋恚法佔據你的心，還有愚癡法佔據你的心。摩訶男，如果你內裏捨棄了這種東西，你不會過居家的生活，不會受用欲樂；由於你內裏還沒有捨棄這種東西，所以你過居家的生活，受用欲樂。

“摩訶男，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即使聖弟子能以正慧如實看見這個道理，如果還沒有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或還沒有得到更高的寂靜的話，他還是會受貪欲的誘惑的。摩訶男，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如果聖弟子能以正慧如實看見這個道理，及能夠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或得到更高的寂靜的話，是不會受貪欲的誘惑的。

“摩訶男，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以正慧如實看見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但當我還沒有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還沒有得到更高的寂靜時，我知道自己還是會受貪欲的誘惑的；但當我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及得到更高的寂靜時，我知道自己是不會受貪欲的誘惑的。

“摩訶男，什麼是貪欲的味呢？摩訶男，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摩訶男，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貪欲的味了。

“摩訶男，什麼是貪欲的患呢？摩訶男，出身於各個種族的人，以各種技能來謀生，無論他做算師、會計師、農夫、商人、牧牛人、弓箭手或王職人員，都要受寒暑的煎熬，受風、熱、虻、蚊、爬蟲的侵襲，受飢渴所折騰。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如果他們作出很多努力和精進都賺不到財物，便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心想：‘我們白費努力，我們的精進沒有結果！’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如果他們作出很多努力和精進而賺取到財物，又會為守護那些財物而苦惱。心想：‘怎樣才能不被國王取走我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盜賊取走我

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大火燒燬我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洪水沖走我的財物，怎樣才能不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我的財物呢？’當所看守保護的財物被國王取走、被盜賊取走、被大火燒燬、被洪水沖走或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時，便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捶胸號哭，內心迷亂。心想：‘以前是我的，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國王跟國王互相爭執，刹帝利跟刹帝利互相爭執，婆羅門跟婆羅門互相爭執，居士跟居士互相爭執，父母跟子女互相爭執，兄弟姊妹跟兄弟姊妹互相爭執，朋友跟朋友互相爭執。當爭吵、爭罵、爭執不休時便互相動手，使用石塊、棒杖、武器，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士兵拿起劍與盾，備好弓與箭，雙方列陣而戰。戰場上箭與矛橫飛，劍光閃爍，士兵用箭射人，用矛刺人，用劍割人的頭顱，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士兵拿起劍與盾，備好弓與箭，攻打城堡。戰場上箭與矛橫飛，劍光閃爍，士兵用箭射人，用矛刺人，用滾油淋人，用大石擲人，用劍割人的頭顱，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人們偷竊、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當被捉到時，國王對他們施以各種懲罰——以鞭鞭打、以藤條鞭打、以短棒打、截手、截腳、截手腳、截耳、截鼻、截耳鼻、沸水鍋刑、拔毛髮刑、羅喉口燒刑、火環燒刑、燒手刑、割肉刑、樹皮刑、羚羊刑、鈎肉刑、銅錢刑、醃刑、刺刑、草纏刑、淋熱油、以狗咬、繫刺椿、劍割頭顱，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現生可見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現生可見的苦蘊。

“摩訶男，再者，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貪欲為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導致人們做出身惡行，做出口惡行，做出意惡行。人們由於做出身惡行，做出口惡行，做出意惡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摩訶男，這就是貪欲的患，是一個下一生的苦蘊。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原因，貪欲是這個苦蘊的因緣，貪欲是這個苦蘊的成因；因為貪欲的原因而帶來這個下一生的苦蘊。

“摩訶男，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那時候，一些尼乾子<sup>1</sup>在仙人山側邊的黑石，修習長期站立而不用坐具，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

“摩訶男，我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仙人山側邊的黑石，去到尼乾子那裏，問

<sup>1</sup> 經文這裏的“尼乾子”是尼乾陀·若提子所有弟子的統稱。在一些佛教典籍中，也有把尼乾陀·若提子簡稱為尼乾子的。

他們：‘尼乾子賢友們，為什麼你們修習長期站立而不用坐具，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呢？’

“摩訶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尼乾子對我說：‘賢友，尼乾陀·若提子是一位全知者、全見者；無論行走、站立、睡覺、睡醒，這種無所不知的知見都一直常在，保持不失。他對我們說：“弟子們，你們過去做了惡業，以嚴厲的苦行把這些惡業消除吧！在現生約束身、約束口、約束意，之後便不會產生惡業！以苦行消除舊業，不再產生新業，之後業便不會繼續流轉。業不會繼續流轉之後就是業的盡除；因為業得到盡除，所以苦得到盡除；因為苦得到盡除，所以感受得到盡除；因為感受得到盡除，所有苦都將會消除。”我們喜歡這套教義，接受這套教義；我們對尼乾陀·若提子的說話心感高興。’

“摩訶男，尼乾子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有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呢？’

“‘大德，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呢？’

“‘大德，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呢？’

“‘大德，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呢？’

“‘大德，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能否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呢？’

“‘大德，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聽你們所說，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過去生還是沒有過去生；不知道自己過去生有做惡業還是沒有做惡業；不知道自己過去生做過什麼樣的惡業；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苦已經消除，有多少苦還待消除，還要消除多少苦才能將所有苦消除；不知道怎樣在現生之中捨棄不善法、奉行善法。’

“‘尼乾子賢友們，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一定是前生在世上做了很多殘殺的行為，滿手鮮血，所以現生投生為人而跟隨尼乾陀·若提子出家了。’<sup>1</sup>

“‘喬答摩賢友，真正的快樂不能通過樂而取得，只能通過苦而取得。喬答摩賢友，如果真正的快樂能夠通過樂而取得的話，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必定取得真正的快樂，因為他常在樂之中，比喬答摩尊者有更多樂。’

“‘尼乾子賢友一定是倉促、沒有想清楚便說出這樣的說話，你們應這樣問我：“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跟喬答摩尊者相比，誰多在樂之中呢？”’

“‘喬答摩賢友，我們剛才的確是倉促、沒有想清楚便說出這樣的說話。不說那個問題了。現在我們問喬答摩尊者：“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跟喬答摩尊者相比，誰多在樂之中呢？”’

“‘尼乾子賢友們，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們，就隨你們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頻婆娑羅王能否做到連續七天身體不動、口不說話

---

<sup>1</sup> 佛陀在這裏以“從果推因”的方式來批評苦行。修習苦行會為身體帶來極多、極大的痛苦，從果推因，尼乾子前生一定是做了很重的惡業，所以今生跟隨尼乾陀·若提子修苦行，受極多、極大的苦報。尼乾子當然不會認同佛陀的說法，所以之後的經文說出，尼乾子主張“不能通過樂而得解脫之樂，只能通過苦而得解脫之樂”。而另一方面，佛陀主張“通過樂而得解脫之樂”——不是通過欲樂而得解脫之樂，而是通過禪修的喜樂而得解脫之樂。

而保持唯樂無苦的快樂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頻婆娑羅王能否做到連續六天、五天，以至只是一天身體不動、口不說話而保持唯樂無苦的快樂呢？’

“‘賢友，不能。’

“‘尼乾子賢友們，我能做到連續一天身體不動、口不說話而保持唯樂無苦的快樂。尼乾子賢友們，我能做到連續兩天、三天，以至七天身體不動、口不說話而保持唯樂無苦的快樂。

“‘尼乾子賢友們，你們認為怎樣，根據兩者的情形，頻婆娑羅王跟我相比，誰多在樂之中呢？’

“‘根據兩者的情形，喬答摩尊者比頻婆娑羅王多在樂之中。’”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釋迦人摩訶男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五·反思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目犍連尊者住在婆伽的鱷魚山，畢沙迦邏園的鹿野苑。

在那裏，大目犍連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

大目犍連尊者說：“賢友們，一位比丘請其他尊者教導自己，向自己說法，但自己難受教，具有難教之法，沒有耐性，不善巧受持教法；他的同修便會不想向他履行義務，不想教導他，不想接近他。

“賢友們，什麼是難教之法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有惡欲，受惡欲支配。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抬高自己，貶低別人。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忿怒，被忿怒所征服。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心懷仇恨。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固執。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常說忿怒的說話。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憎恨，流露出憎恨。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不平和。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對人展示出憎恨。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說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不遵守教導。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怨恨和仇恨。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嫉妒和吝嗇。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奸詐和虛偽。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有固執和自大。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這就是難教之法。

“賢友們，這些就是稱為難教之法了。

“賢友們，一位比丘即使沒有請其他尊者教導自己，沒有請其他尊者向自己說法，而自己易受教，具有易教之法，有耐性，善巧受持教法；他的同修也會想向他履行義務，想教導他，想接近他。

“賢友們，什麼是易教之法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沒有惡欲，不受惡欲支配。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抬高自己，不貶低別人。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忿怒，不被忿怒所征服。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忿怒，不會因忿怒而心懷仇恨。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忿怒，不會因忿怒而固執。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忿怒，不會因忿怒而常說忿怒的說話。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憎恨，不會流露憎恨。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憎恨，不會因憎恨而不平和。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憎恨，不會因憎恨而對人展示出憎恨。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憎恨，不會因憎恨而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說話，不會流露忿怒、瞋恚、不滿。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憎恨，不會因憎恨而不遵守教導。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怨恨和仇恨。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嫉妒和吝嗇。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奸詐和虛偽。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沒有固執和自大。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會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這就是易教之法。

“賢友們，這些就是稱為易教之法了。

“賢友們，一位比丘應要這樣自我反思：‘如果一個人有惡欲，受惡欲支配，我會不鍾愛他，不喜歡他；如果我有惡欲，受惡欲支配，他人也會不鍾愛我，不喜歡我。’賢友們，一位比丘知道這個道理之後，他不會讓自己的心生起惡欲，受惡欲支配。

“……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有忿怒，被忿怒所征服……

“……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心懷仇恨……

“……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固執……

“……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常說忿怒的說話……

“……有憎恨，流露出憎恨……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不平和……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對人展示出憎恨……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說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不遵守教導……

“……有怨恨和仇恨……

“……有嫉妒和吝嗇……

“……有奸詐和虛偽……

“……有固執和自大……

“賢友們，一位比丘應要這樣自我反思：‘如果一個人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我會不鍾愛他，不喜歡他；如果我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他人也會不鍾愛我，不喜歡我。’賢友們，一位比丘知道這個道理之後，他不會讓自己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

“賢友們，一位比丘應要這樣自我反省：‘究竟自己有沒有惡欲，受惡欲支配呢？’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知道自己有惡欲，受惡欲支配的話，他

要精進地斷除這些惡不善法。如果在反省時知道自己沒有惡欲，不受惡欲支配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喜心和歡悅，以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有忿怒，被忿怒所征服……

“……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心懷仇恨……

“……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固執……

“……有忿怒，由於忿怒的原因而常說忿怒的說話……

“……有憎恨，流露出憎恨……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不平和……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對人展示出憎恨……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說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

“……有憎恨，由於憎恨的原因而不遵守教導……

“……有怨恨和仇恨……

“……有嫉妒和吝嗇……

“……有奸詐和虛偽……

“……有固執和自大……

“賢友們，一位比丘應要這樣自我反省：‘究竟自己有沒有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呢？’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知道自己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的話，他要精進地斷除這些惡不善法。如果在反省時知道自己沒有緊緊取著世俗的見，不易放捨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喜心和歡悅，以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看見自己沒有斷除所有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要精進地斷除所有這些惡不善法。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看見自己斷除了所有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喜心和歡悅，以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賢友們，就正如愛裝扮的男女老少，在一面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鏡子或一盆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水之中映照自己的面容。如果看見有塵埃或污點在那裏時，會努力地清除這些塵埃或污點；如果看見沒有塵埃或污點在那裏時，會心生歡喜，心想：‘我有所得，我的面容得到清淨！’

“賢友們，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看見自己沒有斷除所有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要精進地斷除所有這些惡不善法。如果一位比丘在反省時，看見自己斷除了所有這些惡不善法的話，他應因此而保持喜心和歡悅，以及讓自己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學。”

大目犍連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大目犍連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六·心障礙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個比丘如果不捨棄五種內心的障礙，不截斷五種內心的束縛的話，是沒有可能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的。

“什麼是一個比丘五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呢？”

“比丘們，一個比丘對導師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一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對法義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二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對僧團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三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對修學懷疑、疑惑、不信賴、沒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四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對同修發怒、不滿、衝撞、製造障礙，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五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這些就是一個比丘五種不捨棄的內心障礙了。

“什麼是一個比丘五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呢？”

“比丘們，一個比丘對欲樂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一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對身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二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對色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三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盡情吃得肚脹之後，放縱在躺臥、呵欠、睡眠之樂，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四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個比丘以膜拜天神的方式來修習梵行，祈望通過這些修習使自己將來生天，他的內心因此沒有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五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這些就是一個比丘五種不截斷的內心束縛了。

“比丘們，一個比丘如果不捨棄這五種內心的障礙，不截斷這五種內心的束縛的話，是沒有可能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的。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果捨棄五種內心的障礙，善斷五種內心的束縛的話，是能夠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的。

“什麼是一位比丘五種捨棄的內心障礙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對導師沒有懷疑、沒有疑惑、有信賴、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一種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對法義沒有懷疑、沒有疑惑、有信賴、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二種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對僧團沒有懷疑、沒有疑惑、有信賴、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三種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對修學沒有懷疑、沒有疑惑、有信賴、有信心，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四種捨棄的內心障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對同修不發怒、有歡喜心、不衝撞、不製造障礙，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五種捨棄的內心障礙。這些就是一位比丘五種捨棄的內心障礙了。

“什麼是一位比丘五種善斷的內心束縛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對欲樂離了貪著、離了愛欲、離了愛著、離了渴求、離了熱愛、離了渴愛，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一種善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對身離了貪著、離了愛欲、離了愛著、離了渴求、離了熱愛、離了渴愛，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二種善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對色離了貪著、離了愛欲、離了愛著、離了渴求、離了熱愛、離了渴愛，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三種善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不會盡情吃得肚脹，不會放縱在躺臥、呵欠、睡眠之樂，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四種善斷的內心束縛。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不以膜拜天神的方式來修習梵行，不會祈望通過這些修習使自己將來生天，他的內心因此勤奮、熱誠、堅忍、精勤。這是他第五種善斷的內心束縛。這些就是一位比丘五種善斷的內心束縛了。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果捨棄這五種內心的障礙，善斷這五種內心的束縛的話，是能夠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的。

“比丘們，他修習欲定勤行神足，修習精進定勤行神足，修習心定勤行神足，修習觀定勤行神足<sup>1</sup>，第五是上進。比丘們，一位具有連上進一起共十五支<sup>2</sup>的比丘，有能力破除煩惱，有能力取得正覺，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

“比丘們，就如一隻有八隻蛋、十隻蛋或十二隻蛋的母雞，牠適當地孵蛋，適當地給予溫暖，即使沒有想到讓小雞以爪尖或喙破殼，平安地出生，那些小雞都有能力以爪尖或喙破殼，平安地出生。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具有連上進一起共十五支的比丘，有能力破除煩惱，有能力取得正覺，有能力取得無上的安穩。”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sup>1</sup> “欲定勤行神足(*chanda-samādhi-padhāna-saṅkhāra-samannāgata iddhi-pāda*)、精進定勤行神足(*virīya-samādhi-padhāna-saṅkhāra-samannāgata iddhi-pāda*)、心定勤行神足(*citta-samādhi-padhāna-saṅkhāra-samannāgata iddhi-pāda*)、觀定勤行神足(*vīmaṃsa-samādhi-padhāna-saṅkhāra-samannāgata iddhi-pāda*)” 稱為四神足，是取得“神通”(iddhi)的四條“途徑”(pāda)：通過“願欲”(chanda)為基礎的“定”(samādhi)，精勤(padhāna)修行(saṅkhāra)來取得“神通”，是欲定勤行神足，其餘三者同樣道理。

<sup>2</sup> 這裏的十五支是指“上進、四神足、捨棄五種內心障礙、善斷五種內心束縛”十五種東西。

## 十七·樹林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樹林’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依止樹林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樹林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難以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樹林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難以得到。’通過考慮，他應即時離開這個樹林，不再繼續住下去。

“比丘們，一位依止樹林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樹林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不過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不難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樹林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不過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不難得到。但我不是為了衣服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食物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住處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醫藥用品的原因而出家。’通過衡量，他應離開這個樹林，不再繼續住下去。

“比丘們，一位依止樹林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樹林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但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難以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樹林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但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難以得到。但我不是為了衣服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食物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住處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醫藥用品的原因而出家。’通過衡量，他應繼續住在這個樹林，不應離開。

“比丘們，一位依止樹林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樹林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不難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樹林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不難得到。’通過考慮，他應畢生住在這個樹林，不應離開。

“比丘們，一位依止村落來生活的比丘……

“比丘們，一位依止市鎮來生活的比丘……

“比丘們，一位依止都城來生活的比丘……

“比丘們，一位依止大國來生活的比丘……

“比丘們，一位依止人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人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難以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人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難以得到。’通過考慮，即使這人不想這位比丘離開，這位比丘也應即時離開這個人，不再繼續依隨這個人。

“比丘們，一位依止人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人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不過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不難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人不能使自己建立念，不能使自己的內心得定，不能使自己把漏盡除，不能使自己隨順無上的安穩；不過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不難得到。但我不是為了衣服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食物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住處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醫藥用品的原因而出家。’通過衡量，即使這人不想這位比丘離開，這位比丘也應離開這個人，不再繼續依隨這個人。

“比丘們，一位依止人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人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但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難以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人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但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難以得到。但我不是為了衣服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食物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住處的原因而出家，不是為了醫藥用品的原因而出家。’通過衡量，他應繼續依隨這個人，不應離開。

“比丘們，一位依止人來生活的比丘，他依止的人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不難得到。這位比丘應考慮：‘我依止的人能使自己建立之前沒有建立的念，能使自己內心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定，能使自己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能使自己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出家人生活所需的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又不難得到。’通過考慮，即使這個人沒有想過要這位比丘留下，這位比丘也應畢生依隨這個人，不應離開。”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八·蜜糰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迦毗羅衛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大林午休；當進入大林後，坐在一棵頻螺樹苗下午休。

同一時間，執杖·釋迦人進入大林散步。他進入大林，前往頻螺樹苗下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撐著手杖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沙門，你的教說是什麼，你的解說是什麼呢？”

“賢友，我的教說是不讓各種想潛藏於內心，以此為因緣，使人在世間上一——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沒有爭執，使梵行者解除貪欲、沒有疑惑、斷除悔疚、對這生和下一生都沒有渴愛。賢友，這就是我的教說，這就是我的解說。”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執杖·釋迦人頭部左右搖擺，舌頭伸出伸入，額頭皺起三條橫紋<sup>1</sup>，之後撐著手杖離去。

到了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前往榕樹園，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比丘。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問世尊：“大德世尊，什麼是不讓各種想潛藏於內心的教說，以此為因緣，使人在世間上一——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沒有爭執，使梵行者解除貪欲、沒有疑惑、斷除悔疚、對這生和下一生都沒有渴愛呢？”

“比丘，一個人以戲論想和計量為因緣而受到困惑。如果沒有喜貪、沒有喜愛、沒有愛著的話，這就是貪著性向的終結，厭惡性向的終結，邪見性向的終結，疑惑性向的終結，我慢性向的終結，‘有’貪性向的終結，無明性向的終結，棒杖、刀劍、爭吵、爭罵、爭執、互相責罵、兩舌、妄語的終結；這些惡不善法都會息滅，沒有剩餘。”

世尊·善逝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心想：“世尊簡略向我們指出這個義理，沒有詳細解說便起座進入寺院了。誰可詳細解說這個義理呢？”那些比丘再心想：“大迦旃延尊者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他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讓我們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再問他這個義理吧。”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和大迦旃延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世尊略說義理便起座進入寺院的事情告訴他，及請他詳細解說那個義理。

“賢友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越過大樹幹，卻想在樹枝、樹葉當中尋找實木。尊者也是這樣，跟導師·世尊面對面而越過他，卻想找我來問這個義理。賢友們，世尊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你們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迦旃延賢友，世尊當然是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

<sup>1</sup>“頭部左右搖擺，舌頭伸出伸入，額頭皺起三條橫紋”是一種扮鬼臉以表示輕蔑的動作。執杖是釋迦族一位長者，而佛陀也是釋迦族人，執杖恃著年長而輕視同族後輩的佛陀，也因輕視佛陀而不虛心進一步向佛陀問法。

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我們當然是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這個義理。但是，大迦旃延尊者同樣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大迦旃延尊者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願大迦旃延尊者慈愍我們，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大迦旃延尊者：“賢友，是的。”

大迦旃延尊者說：“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

“賢友們，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sup>1</sup>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在領受感受時便有認知；在認知時便有覺<sup>2</sup>；在覺時便有戲論。以此為因緣，一個人在過去、未來、現在的眼識和色之中生起戲論想和計量而受困惑。

“賢友們，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

“賢友們，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

“賢友們，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

“賢友們，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

“賢友們，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在領受感受時便有認知；在認知時便有覺；在覺時便有戲論。以此為因緣，一個人在過去、未來、現在的意識和法之中生起戲論想和計量而受困惑。

“賢友們，在眼、色、眼識之中，可以展現出觸，在觸之中可以展現出感受，在感受之中可以展現出想，在想之中可以展現出覺，在覺之中可以展現出戲論想和計量而受困惑。

“賢友們，在耳、聲、耳識之中……

“賢友們，在鼻、香、鼻識之中……

“賢友們，在舌、味、舌識之中……

“賢友們，在身、觸、身識之中……

“賢友們，在意、法、意識之中，可以展現出觸，在觸之中可以展現出感受，在感受之中可以展現出想，在想之中可以展現出覺，在覺之中可以展現出戲論想和計量而受困惑。

“賢友們，離開了眼、色、眼識便沒有可能展現出觸，離開了觸便沒有可能展現出感受，離開了感受便沒有可能展現出想，離開了想便沒有可能展現出覺，離開了覺便沒有可能展現出戲論想和計量而受困惑。

“賢友們，離開了耳、聲、耳識……

“賢友們，離開了鼻、香、鼻識……

“賢友們，離開了舌、味、舌識……

“賢友們，離開了身、觸、身識……

“賢友們，離開了意、法、意識便沒有可能展現出觸，離開了觸便沒有可能展現出感受，離開了感受便沒有可能展現出想，離開了想便沒有可能展現出覺，離開了覺便沒有可能展現出戲論想和計量而受困惑。

“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

<sup>1</sup>“三者”是指根(眼、耳、鼻、舌、身、意)、境(色、聲、香、味、觸、法)、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三個地方。當這三個地方在一起時便會有“觸”(感覺官能的體驗)的產生。

<sup>2</sup>“覺”(vitakketi 是動詞, vitakka 是名詞)即是“思想”。在經中,“覺”常和“觀”(vicāra)一起出現,兩者都是指“思想”。“覺”尤指“尋找思想主題”方面的思想活動,“觀”尤指“在思想主題盤旋”方面的思想活動。

前往世尊那裏再問他，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比丘對大迦旃延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們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找大迦旃延尊者詳細解說義理的事情告訴他：

“大德，大迦旃延尊者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文字，以這樣的詞句來詳細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大迦旃延是一位智者，大迦旃延有大智慧。比丘們，如果你們再問我這個義理，我的解釋也會像大迦旃延所解釋的那樣，你們應受持這個義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就如一個飢餓和體弱的人得到一塊蜜糰，他所嚐的每一口都感到無比甜美。大德，同樣地，一位內心有質素的比丘，以智慧觀察這個法義當中的義理時，能夠得到歡喜，內心得到淨信。大德，怎樣稱呼這個法義呢？”

“阿難，你稱這為‘蜜糰’的法義吧，你要受持它。”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十九·兩類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心想：‘讓我把覺分成兩類吧。’於是我把貪欲覺、瞋恚覺、惱害覺分成一類，把出離覺、不瞋恚覺、不惱害覺分成另一類。

“比丘們，當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時，若生起貪欲覺的話，我知道自己生起了貪欲覺，這會為自己帶來傷害，會為他人帶來傷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傷害，會令智慧息滅，會導致惱亂，不帶來涅槃。當我想到貪欲覺會為自己帶來傷害時，它便消失了；當我想到貪欲覺會為他人帶來傷害時，它便消失了；當我想到貪欲覺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傷害時，它便消失了；當我想到貪欲覺會令智慧息滅、導致惱亂、不帶來涅槃時，它便消失了。不論貪欲覺在什麼時候生起，我都知道它，驅除它，終止它。

“比丘們，當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時，若生起瞋恚覺的話……

“比丘們，當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時，若生起惱害覺的話，我知道自己生起了惱害覺，這會為自己帶來傷害，會為他人帶來傷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傷害，會令智慧息滅，會導致惱亂，不帶來涅槃。當我想到惱害覺會為自己帶來傷害時，它便消失了；當我想到惱害覺會為他人帶來傷害時，它便消失了；當我想到惱害覺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傷害時，它便消失了；當我想到惱害覺會令智慧息滅、導致惱亂、不帶來涅槃時，它便消失了。不論惱害覺在什麼時候生起，我都知道它，驅除它，終止它。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果常常隨順一些東西生起覺、生起觀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那些東西。如果一位比丘常常隨順貪欲覺而生起覺、生起觀，捨棄出離覺和常常作出貪欲覺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貪欲覺。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常常隨順瞋恚覺而生起覺、生起觀，捨棄不瞋恚覺和常常作出瞋恚覺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瞋恚覺。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常常隨順惱害覺而生起覺、生起觀，捨棄不惱害覺和常常作出惱害覺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惱害覺。

“比丘們，就如在雨季最後一個月，秋收的時候，牧牛人看守牛隻時，要用棒杖不停來打牛，阻止、阻隔、阻截牛隻闖進農田。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牧牛人知道，如果讓牛隻闖進農田破壞農作物的話，以此為因緣，自己會受到鞭打、收綁、賠錢、責罵等懲罰。比丘們，同樣地，我知道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知道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比丘們，當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時，若生起出離覺的話，我知道自己生起了出離覺，這不會為自己帶來傷害，不會為他人帶來傷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傷害，會令智慧生長，不會導致惱亂，會帶來涅槃。

“比丘們，我整夜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以此為因緣，我看不見在當中自己有任何缺失。比丘們，我整日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以此為因緣，我看不見在當中自己有任何缺失。比丘們，我整日整夜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以此為因緣，我看不見在當中自己有任何缺失。

“由於我長時間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身體開始疲倦；當身體疲



倦時，內心便受到擾亂；當內心受到擾亂時，內心便遠離定。比丘們，這時我把心導向內裏，使心平伏，安住一境，使心專注。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不想內心受到擾亂。

“比丘們，當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時，若生起不瞋恚覺的話……

“比丘們，當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時，若生起不惱害覺的話，我知道自己生起了不惱害覺，這不會為自己帶來傷害，不會為他人帶來傷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傷害，會令智慧生長，不會導致惱亂，會帶來涅槃。

“比丘們，我整夜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以此為因緣，我看不見在當中自己有任何缺失。比丘們，我整日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以此為因緣，我看不見在當中自己有任何缺失。比丘們，我整日整夜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以此為因緣，我看不見在當中自己有任何缺失。

“由於我長時間隨順這個內容而生起覺、生起觀，身體開始疲倦；當身體疲倦時，內心便受到擾亂；當內心受到擾亂時，內心便遠離定。比丘們，這時我把心導向內裏，使心平伏，安住一境，使心專注。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不想內心受到擾亂。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果常常隨順一些東西生起覺、生起觀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那些東西。如果一位比丘常常隨順出離覺而生起覺、生起觀，捨棄貪欲覺和常常作出出離覺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出離覺。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常常隨順不瞋恚覺而生起覺、生起觀，捨棄瞋恚覺和常常作出不瞋恚覺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不瞋恚覺。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常常隨順不惱害覺而生起覺、生起觀，捨棄惱害覺和常常作出不惱害覺的話，他的內心會傾向不惱害覺。

“比丘們，就如在夏季最後一個月，所有穀物都收集在村落裏，牧牛人看守牛隻時，只須去到樹下，或去到空曠的地方，念及那些牛隻便可以了。比丘們，同樣地，我那時只須念及那些法便可以了。

“比丘們，我作出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

“比丘們，我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

“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

“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

“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

“比丘們，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比丘們，我在初夜時分得到第一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比丘們，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

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比丘們，我在中夜時分得到第二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比丘們，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我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我以究竟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比丘們，我在後夜時分得到第三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比丘們，就如如在森林裏有一大片沼澤地帶，有一大群鹿在沼澤地帶附近生活。有一個希望傷害、損害、危害鹿群的人，他封閉了安穩、安全、通往喜悅之處的道路，開闢一條通往沼澤地帶的歧路，在沼澤地帶設置誘捕物和陷阱。過了一些時候，這群鹿將會遭遇不幸，逐漸消失。

“比丘們，有一個希望鹿群得到益處、利益、安穩的人，他開闢一條安穩、安全、通往喜悅之處的道路，封閉了通往沼澤地帶的歧路，清除了沼澤地帶的誘捕物和陷阱。過了一些時候，這群鹿將會得到繁衍，逐漸增長。

“比丘們，我作出這個比喻是為了帶出這個義理：一大片沼澤地帶好比貪欲，鹿群好比眾生，希望傷害、損害、危害鹿群的人好比邪惡者魔羅，歧路好比八邪道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誘捕物好比喜貪，陷阱好比無明；希望鹿群得到益處、利益、安穩的人好比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安穩、安全、通往喜悅之處的道路好比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比丘們，我已經開闢了一條安穩、安全、通往喜悅之處的道路，封閉了歧路，清除了誘捕物和陷阱。比丘們，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們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比丘們，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導。”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覺止息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修習增上心的比丘，應要時常思維五相<sup>1</sup>。這五種相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一個事相上思維作意時，如果因此而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離開這個事相，轉移到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當轉移到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就正如一位熟練的石匠或他的徒弟，用一個小楔子來敲走一個大楔子。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在一個事相上思維作意時，如果因此而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離開這個事相，轉移到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當轉移到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如果這位比丘在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探究那些惡不善覺的過患——那些覺是不善的，那些覺受譴責，那些覺帶來不善果報。當探究惡不善覺的過患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就正如愛裝扮的男女老少，如果頸上繫著蛇的屍體、狗的屍體或人的屍體的話，內心一定會產生不安、羞愧、厭惡。比丘們，同樣地，如果這位比丘在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探究那些惡不善覺的過患——那些覺是不善的，那些覺受譴責，那些覺帶來不善果報。當探究惡不善覺的過患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如果這位比丘在探究惡不善覺的過患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當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不希望看見展現在面前的色境，他只須閉起眼睛或望向別處地方。比丘們，同樣地，如果這位比丘在探究惡不善覺的過患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當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

---

<sup>1</sup>“相”(nimitta)一般是指外相，但這裏的“五相”是指“五種對治不善覺的方法”。

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如果這位比丘在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當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就如一個在跑的人心想：‘為什麼我要跑呢，不如緩慢地行走吧。’於是他緩慢地行走。之後他心想：‘為什麼我要緩慢地行走呢，不如站立吧。’於是他站立。之後他心想：‘為什麼我要站立呢，不如坐下吧。’於是他坐下。之後他心想：‘為什麼我要坐下呢，不如躺臥吧。’於是他躺臥。這人從動態的姿勢逐一轉移到止息的姿勢。比丘們，同樣地，如果這位比丘在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當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如果這位比丘在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當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就如一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弱者的頭或肩膀，把他制伏、制止、降伏。比丘們，同樣地，如果這位比丘在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時，仍然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他應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當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時，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一個事相上思維作意時，如果因此而生起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的話，便離開這個事相，轉移到另一個能帶來善的事相上思維作意，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便會斷除，便會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探究惡不善覺的過患，也可使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斷除、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不去念及那些惡不善覺，不對那些惡不善覺思維作意，也可使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斷除、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思維作意去止息覺行，也可使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斷除、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也可使那些貪欲、瞋恚、愚癡等惡不善覺斷除、消失。斷除了那些惡不善覺之後，內心便會止息、平伏、安住一境、專注。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果能夠做得到以上的方法的話，可稱為一位熟練掌握覺的比丘，他可以想及那些需要想的覺，可以不去想及那些不需要想的覺。他截斷渴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將苦終結。”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一·鋸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末利耶·頗求那尊者過多地跟比丘尼來往。因為他們常常來往，所以如果有比丘在頗求那尊者面前說那些比丘尼的過失時，頗求那尊者便會因此而發怒、不高興，甚至會罵人；如果有比丘在那些比丘尼面前說頗求那尊者的過失時，那些比丘尼便會因此而發怒、不高興，甚至會罵人。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頗求那比丘說：‘頗求那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頗求那尊者那裏，對頗求那尊者說：“頗求那賢友，導師叫你。”

頗求那尊者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頗求那尊者說：“聽說你過多地跟比丘尼來往，如果有比丘在你面前說那些比丘尼的過失時，你便會因此而發怒、不高興，甚至會罵人；如果有比丘在那些比丘尼面前說你的過失時，那些比丘尼便會因此而發怒、不高興，甚至會罵人。那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

“頗求那，你不是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嗎？”

“大德，是的。”

“頗求那，你既然是一個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人，是不適宜過多地跟比丘尼來往的。頗求那，因此，如果有任何人在你面前說那些比丘尼的過失，你都應該要捨棄世俗人的愛著、世俗人的思想。你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頗求那，你應這樣修學。

“頗求那，如果有任何人在你面前用手、用棒、用杖、用刀來傷害那些比丘尼，你都應該要捨棄世俗人的愛著、世俗人的思想。你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頗求那，你應這樣修學。

“頗求那，如果有任何人在你面前說你的過失，你都應該要捨棄世俗人的愛著、世俗人的思想。你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頗求那，你應這樣修學。

“頗求那，如果有任何人用手、用棒、用杖、用刀來傷害你，你都應該要捨棄世俗人的愛著、世俗人的思想。你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頗求那，你應這樣修學。”

之後，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有一段時期比丘最符合我的心意。<sup>1</sup>在那時，我對比丘說：‘比丘們，我一天只吃一餐食物。我知道，一天只吃一餐食物

---

<sup>1</sup>“有一段時期比丘最符合我的心意”在《中部》的註釋《破除疑障》(*Papañcasūdanī*)之中說，這段時期是佛陀覺悟的初期。

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比丘們，你們也一天只吃一餐食物吧。你們要知道，一天只吃一餐食物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那時我不需要對比丘作出很多指導，只需要教他們提起念便行。

“比丘們，就如在平坦的廣場上，有一輛繫上良駒的馬車停在那裏，馬刺已經預備好。一位熟練的馴馬師登上了馬車，左手拿著繮繩，右手拿著馬刺，能隨心所欲地到處奔馳。比丘們，同樣地，那時我不需要對比丘作出很多指導，只需要教他們提起念便行。

“比丘們，因此，你們要捨棄不善法，在善法之中修習。這樣你們便可以在這個法和律之中成長、成熟、圓滿。

“比丘們，就如在村落或市鎮附近有一個蓋著很多雜草的大娑羅樹園。有一個希望那個娑羅樹園得到益處、利益、安穩的人，他砍掉那些枯萎的娑羅樹枝，把它們搬出樹園，再清理好裏面的樹園，然後在園內悉心栽種那些長得壯直、長得好的娑羅樹苗，過了一些時候，那個娑羅樹園便開始成長、成熟、圓滿了。比丘們，同樣地，你們要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這樣你們便可以在這個法和律之中成長、成熟、圓滿了。

“比丘們，從前，在這個舍衛城有一個名叫韋提希的女居士，她的好名聲遠播，人們都說韋提希女居士柔和，韋提希女居士謙下，韋提希女居士平息。韋提希女居士有一個名叫迦利的女僕，她熟練、不懶惰、工作有條理，她心想：‘我的女主人好名聲遠播，人們都說韋提希女居士柔和，韋提希女居士謙下，韋提希女居士平息。究竟是我的女主人內在有忿怒而不顯露於外，還是她內在沒有忿怒，還是因為我做工作有條理所以她沒有忿怒呢？讓我試試她吧。’

“比丘們，於是迦利睡到大白天才起床。這時候，韋提希女居士對迦利說：

“‘唏，迦利！’

“‘主人，什麼事？’

“‘你為什麼睡到大白天才起床？’

“‘主人，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沒有什麼大不了？你這沒用的女僕，睡到大白天才起床！’韋提希忿怒、不高興，她流露出忿怒。

“比丘們，這時迦利心想：‘我的女主人內在有忿怒，只不過她平時不顯露於外。她不是內在沒有忿怒，也不是因為我做工作有條理所以沒有忿怒。讓我再試試她吧。’

“比丘們，於是迦利睡得更遲才起床。這時候，韋提希女居士對迦利說：

“‘唏，迦利！’

“‘主人，什麼事？’

“‘你為什麼睡到大白天才起床？’

“‘主人，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沒有什麼大不了？你這沒用的女僕，睡到大白天才起床！’韋提希忿怒、不高興，她說出不高興的說話。

“比丘們，這時迦利心想：‘我的女主人內在有忿怒，只不過她平時不顯露於外。她不是內在沒有忿怒，也不是因為我做工作有條理所以沒有忿怒。讓我再試試她吧。’

“比丘們，於是迦利睡得更加遲一些才起床。這時候，韋提希女居士對迦利說：

“‘唏，迦利！’

“‘主人，什麼事？’

“‘你為什麼睡到大白天才起床？’

“‘主人，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沒有什麼大不了？你這沒用的女僕，睡到大白天才起床！’韋提希忿怒、不高興，她拿起木門打破迦利的頭。

“比丘們，這時女僕迦利頭破血流，她向鄰居散播：‘你們看，我柔和的女主人所作的行為！你們看，我謙下的女主人所作的行為！你們看，我平息的女主人所作的行為！她怎可以只因女僕睡到大白天才起床，便拿木門打破人家的頭呢！’

“比丘們，過了一些時候，韋提希女居士的壞名聲遠播，人們都說韋提希女居士野蠻，韋提希女居士強橫，韋提希女居士暴躁。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比丘只是因為沒有接觸到使人不高興的說話，所以才能很柔和、很謙下、很平息。當比丘真正接觸到使人不高興的說話時，才可知道那位比丘是否真正的柔和，才可知道那位比丘是否真正的謙下，才可知道那位比丘是否真正的平息。

“比丘們，一些比丘因為得到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所以才說話柔善，說柔善的說話。我不說這是真正的說話柔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如果他們在得不到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時，便不會說話柔善，說柔善的說話了。

“比丘們，一些比丘因為敬重法、恭敬法、尊重法，所以說話柔善，說柔善的說話。我說這是真正的說話柔善。比丘們，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敬重法、恭敬法、尊重法，說話柔善，說柔善的說話。

“比丘們，他人對你們的說話有五種方式：合時宜或不合時宜，真實或虛假，柔和或粗惡，有意義或沒有意義，帶有慈心或帶有瞋恚。他人會對你們說合時宜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不合時宜的說話；會對你們說真實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虛假的說話；會對你們說柔和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粗惡的說話；會對你們說有意義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沒有意義的說話；會對你們說帶有慈心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帶有瞋恚的說話。

“在他人對你們說不合時宜的說話、虛假的說話、粗惡的說話、沒有意義的說話或帶有瞋恚的說話時，你們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我要向這個人散遍慈心，由此再把慈心散遍世間每一個角落，我要保持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假如有一個人拿著鏟和籬走來，說要鏟走地上所有泥土。他到處挖掘，到處傾倒，到處吐口水，到處撒尿，口裏嚷著：‘我要鏟走所有泥土，我要鏟走所有泥土。’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鏟走地上所有泥土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大地很深、很廣闊，不易鏟走地上所有泥土。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他人對你們的說話有五種方式……由此再把像大地那樣的心散遍世間每一個角落……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假如有一個人拿著深紅色、黃色、藍色、淺紅色的顏料走來，說要在虛空中畫出各種圖像。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在虛空中畫出各種圖像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虛空沒有色，不可見，在那裏不易畫出各種圖像。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他人對你們的說話有五種方式……由此再把像虛空那樣的心散遍世間每一個角落……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假如有一個人拿著草火炬走來，說要用那個草火炬燒熱、燒沸這條恆河。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草火炬燒熱、燒沸這條恆河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恆河很深、很廣闊，不易用草火炬燒熱、燒沸這條恆河。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他人對你們的說話有五種方式……由此再把像恆河那樣的心散遍世間每一個角落……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假如有一個經多重加工、柔軟、幼滑的貓皮袋，它已不能發出貓的嘶叫聲。有一個人拿著木柴和石子走來，說要用木柴或石子挑逗貓皮袋，使它發出嘶叫聲。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柴或石子挑逗那個貓皮袋，使它發出嘶叫聲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個經多重加工的貓皮袋已不能發出嘶叫聲，那人用木柴或石子來挑逗它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他人對你們的說話有五種方式：合時宜或不合時宜，真實或虛假，柔和或粗惡，有意義或沒有意義，帶有慈心或帶有瞋恚。他人會對你們說合時宜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不合時宜的說話；會對你們說真實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虛假的說話；會對你們說柔和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粗惡的說話；會對你們說有意義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沒有意義的說話；會對你們說帶有慈心的說話，也會對你們說帶有瞋恚的說話。

“在他人對你們說不合時宜的說話、虛假的說話、粗惡的說話、沒有意義的說話或帶有瞋恚的說話時，你們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我要向這個人散遍慈心，由此再把像貓皮袋那樣的心散遍世間每一個角落，我要保持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如果一個人被盜賊用鋸逐一割截肢體，因此而生起瞋恚心的話，他就是一個不依我教導而行的人。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要保持內心不變，不說邪惡的說話，保持友善與悲憫，保持慈心，內裏沒有瞋恚。我要向這個人散遍慈心，由此再把慈心散遍世間每一個角落，我要保持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比丘們，你們要時常思維這個鋸喻的教誨。比丘們，如果這樣的話，還會不會認為那些或輕或重的說話不能忍受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因此，你們要時常思維這個鋸喻的教誨。這將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二·蛇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之前是馴鷹師的比丘名叫阿梨吒，他生起這種惡見：“世尊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我明白做那些事情不足以障礙修行。”

一些比丘聽到阿梨吒比丘生起惡見的消息，於是前往阿梨吒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說：“阿梨吒賢友，聽說你生起這種惡見：‘世尊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我明白做那些事情不足以障礙修行。’這是真的嗎？”

“賢友們，是的，的確是這樣。世尊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我明白做那些事情不足以障礙修行。”

於是，那些比丘希望使阿梨吒比丘離開惡見，對他問了很多問題，對他說了很多說話：“阿梨吒賢友，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阿梨吒賢友，世尊說了很多法義，指出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做那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世尊說，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世尊用骨頭的譬喻、肉碎的譬喻、草火炬的譬喻、火坑的譬喻、做夢的譬喻、借物的譬喻、樹上果的譬喻、利器的譬喻、劍樁的譬喻、蛇頭的譬喻來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

雖然那些比丘希望使阿梨吒比丘離開惡見，對他問了很多問題，對他說了很多說話，但阿梨吒比丘仍然堅持、執取、執著這種惡見：“賢友們，是的，的確是這樣。世尊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我明白做那些事情不足以障礙修行。”

那些比丘不能使阿梨吒比丘離開這種惡見，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

於是世尊對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阿梨吒比丘說：‘阿梨吒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阿梨吒比丘那裏，對阿梨吒比丘說：“阿梨吒賢友，導師叫你。”

阿梨吒比丘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阿梨吒比丘說：“聽說你生起這種惡見：‘世尊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我明白做那些事情不足以障礙修行。’這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的確是這樣。世尊說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但我明白做那些事情不足以障礙修行。”

“你這愚癡的人，你從誰人的口中得知我這樣說法的呢！你這愚癡的人，我不是說了很多法義，指出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做那些事情會障礙修行的嗎？我說，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我用骨頭的譬喻、肉碎的譬喻、草火炬的譬喻、火坑的譬喻、做夢的譬喻、借物的譬喻、樹上果的譬喻、利器的譬喻、劍樁的譬喻、蛇頭的譬喻來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

“你這愚癡的人，你因不掌握法義而誹謗我，你損毀自己，為自己帶來很多罪業，為你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阿梨吒比丘在法和律之中，有沒有少許的領悟呢？”

“大德，他怎會有呢？大德，他即使少許的領悟也沒有。”

當人們這樣說的時候，阿梨吒比丘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

這時候，世尊看見阿梨吒比丘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之後對他說：“你這愚癡的人，現在我要向比丘作出答問，你便會清楚知道自己帶著惡見。”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曾從我的口中，聽我說過像阿梨吒比丘所說的法嗎？”

“大德，沒有。大德，世尊對我們說了很多法義，指出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做那些事情會障礙修行。世尊說，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世尊用骨頭的譬喻、肉碎的譬喻、草火炬的譬喻、火坑的譬喻、做夢的譬喻、借物的譬喻、樹上果的譬喻、利器的譬喻、劍樁的譬喻、蛇頭的譬喻來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你們能很好地明白我所說的法義。我對你們說了很多法義，指出有一些事情會障礙修行，做那些事情會障礙修行。我說，貪欲只帶來很少味，但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我用骨頭的譬喻、肉碎的譬喻、草火炬的譬喻、火坑的譬喻、做夢的譬喻、借物的譬喻、樹上果的譬喻、利器的譬喻、劍樁的譬喻、蛇頭的譬喻來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

“但是，這個阿梨吒比丘因不掌握法義而誹謗我，他損毀自己，為自己帶來很多罪業，為這個愚癡的人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比丘們，一個追求欲樂的人，是絕對沒有可能離開貪欲、貪欲想、貪欲覺的。

“比丘們，一些愚癡的人學習經、應頌、記說、偈頌、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廣解<sup>1</sup>，學了這些法義之後，不以智慧來求證，因為沒有求證所以對法義不能清楚理解；他們學習法義只是為了有助跟人辯駁，有助跟人閒聊。這些人不能體證法義，不能掌握法義，為自己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們不能掌握法義。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需要蛇、尋求蛇、到處尋找蛇的人，看見一條大蛇，然後捉著牠的身體或尾部，這時候，蛇轉過身來咬他的手臂或肢體，由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不能掌握捕蛇的方法。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愚癡的人學習經、應頌、記說、偈頌、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廣解，學了這些法義之後，不以智慧來求證，因為沒有求證所以對法義不能清楚理解；他們學習法義只是為了有助跟人辯駁，有助跟人閒聊。這些人不能體證法義，不能掌握法義，為自己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這是什

---

<sup>1</sup>“經、應頌、記說、偈頌、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廣解”稱為“九分教”。九分教屬早期一種對佛陀教法的分類形式，它從文體與內容的角度出發，把佛陀的整體教法分為九類：散文的部分為“經”(sutta)，以偈頌形式覆述散文內容的部分為“應頌”(geyya)，佛陀解釋事相及記別弟子果位的内容為“記說”(veyyākaraṇa)，偈頌文體的部分為“偈頌”(gāthā)，有感而發所說出來的內容為“自說”(udāna)，由別人轉述而來的佛法法義為“如是語”(itivuttaka)，關於過去生以至未來生的內容為“本生”(jātaka)，關於稀有罕見的内容為“未曾有法”(abbhutaḍḍhamma)，詳細分析事相的内容為“廣解”(vedalla)。

九分教的定義在佛教不同的派別中會有一些出入。另外，“經”是一個常見的佛教名相，它在九分教之中是指跟應頌與偈頌相對的散文；在“經、律、論”三藏之中是指三藏的其中一藏；也可廣義指佛陀的整體教法。

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們不能掌握法義。

“比丘們，一些人學習經、應頌、記說、偈頌、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廣解，學了這些法義之後，以智慧來求證，因為有求證所以對法義能清楚理解；他們學習法義不是為了有助跟人辯駁，也不是為了有助跟人閒聊。這些人能夠體證法義，能夠掌握法義，為自己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們能夠掌握法義。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需要蛇、尋求蛇、到處尋找蛇的人，看見一條大蛇，首先用有叉的杖按著牠，然後再捉牠的頸部，這時候，即使蛇用身體蜷他的手臂或肢體，都不會因此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能夠掌握捕蛇的方法。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人學習經、應頌、記說、偈頌、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廣解，學了這些法義之後，以智慧來求證，因為有求證所以對法義能清楚理解；他們學習法義不是為了有助跟人辯駁，也不是為了有助跟人閒聊。這些人能夠體證法義，能夠掌握法義，為自己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們能夠掌握法義。

“比丘們，因此，你們要明白我所說的義理，受持它。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應該來問我或問那些有經驗的比丘。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的法義，指出木筏是用來渡河的，不是供人執取的。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就正如一個人在漫長的路途上行走，看見一條大河，大河這邊岸充滿危險、使人驚懼，對岸則安穩、不會使人驚懼；那裏沒有船也沒有橋幫人越過對岸。那個人心想：‘這是一條大河，大河這邊岸充滿危險、使人驚懼，對岸則安穩、不會使人驚懼；這裏沒有船也沒有橋幫人越過對岸。讓我採集一些草、木、樹枝、樹葉來扎一個木筏吧。依靠這個木筏，可安全地用手腳划過對岸。’於是那個人採集一些草、木、樹枝、樹葉來扎一個木筏。依靠那個木筏，安全地用手腳划過對岸。他划過了對岸時，心想：‘我用了那麼多功夫來造這個木筏，它幫我安全地渡過了大水流。讓我用頭頂著這個木筏，或用雙肩撐著這個木筏，再繼續我的行程吧。’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個人應否這樣來處理木筏呢？”

“大德，不應。”

“比丘們，划過了對岸的人應該這樣想：‘我用了那麼多功夫來造這個木筏，它幫我安全地渡過了大水流。讓我把這個木筏放在陸地上或放下水中，再繼續我的行程吧。’比丘們，那個人應該這樣來處理木筏。

“比丘們，我對你們說筏喻的法義，指出木筏是用來渡河的，不是供人執取的。比丘們，同樣地，如果明白這個道理，便會明白法也要捨棄，更遑論不正確的法了。

“比丘們，有六見處<sup>1</sup>，這六種見處是什麼呢？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

“他視色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

“他視受為：‘我擁有受’、‘我是受’、‘受是一個實我’。

<sup>1</sup>“六見處”(cha-diṭṭhiṭṭhāna)是指“我見”生起的地方。我見可依“色”、“受”、“想”、“行”、“見、聞、覺、知、證、尋、意行這些心識活動”、“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這些觀點”這六處地方而生起。

“他視想為：‘我擁有想’、‘我是想’、‘想是一個實我’。

“他視行為：‘我擁有行’、‘我是行’、‘行是一個實我’。

“他視見、聞、覺、知、證、尋、意行為：‘我擁有見、聞、覺、知、證、尋、意行’、‘我是見、聞、覺、知、證、尋、意行’、‘見、聞、覺、知、證、尋、意行是一個實我’。

“‘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是一種見處，他視這種見處為：‘我擁有這種見處’、‘我是這種見處’、‘這種見處是一個實我’。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

“他視色為：‘沒有我擁有色這回事’、‘沒有我是色這回事’、‘沒有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受為：‘沒有我擁有受這回事’、‘沒有我是受這回事’、‘沒有受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想為：‘沒有我擁有想這回事’、‘沒有我是想這回事’、‘沒有想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行為：‘沒有我擁有行這回事’、‘沒有我是行這回事’、‘沒有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他視見、聞、覺、知、證、尋、意行為：‘沒有我擁有見、聞、覺、知、證、尋、意行這回事’、‘沒有我是見、聞、覺、知、證、尋、意行這回事’、‘沒有見、聞、覺、知、證、尋、意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是一種見處，他不會視這種見處為：‘我擁有這種見處’、‘我是這種見處’、‘這種見處是一個實我’。

“當他視事物為沒有我時，便不會有困惱。”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有沒有人因聽到外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呢？”

世尊說：“比丘，有的。有人可能會這樣想：‘以前有我的，現在沒有我了！我想擁有我的，現在不能擁有我了！’他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捶胸號哭。這人因聽到外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

“大德，有沒有人因聽到外在沒有我而不會感到困惱呢？”

世尊說：“比丘，有的。有人不會這樣想：‘以前有我的，現在沒有我了！我想擁有我的，現在不能擁有我了！’他不會感到傷心，不會感到不幸，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捶胸號哭。這人不會因聽到外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

“大德，有沒有人因聽到內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呢？”

世尊說：“比丘，有的。一個持‘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這種見的人，當聽到如來或如來的弟子說根除所有見執的性向、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的法義時，會這樣想：‘我要斷滅了，我要毀滅了，我沒有了！’他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捶胸號哭。這人因聽到內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

“大德，有沒有人因聽到內在沒有我而不會感到困惱呢？”

世尊說：“比丘，有的。一個不持‘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這種見的人，當聽到如來或如來的弟子說根除所有見執的性向、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

滅、涅槃的法義時，不會這樣想：‘我要斷滅了，我要毀滅了，我沒有了！’他不會感到傷心，不會感到不幸，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捶胸號哭。這人不會因聽到內在沒有我而感到困惱。

“比丘們，在你們所取得的東西之中，能否看見有任何一件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的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我也是一樣，在我所取得的東西之中，不能看見有任何一件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的。

“比丘們，你們能否看見一個生起我見取的人，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的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我也是一樣，不能看見一個生起我見取的人，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

“比丘們，你們能否看見一個帶有見的性向的人，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的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我也是一樣，不能看見一個帶有見的性向的人，不會生起憂、悲、苦、惱、哀。

“比丘們，如果有我，是否需要有一個我所存在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有我所，是否需要有一個我存在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我和我所都不能真實地確立，因此，‘世間是我；自身是我；我死了之後是常、牢固、恆久、不變壞法，能恆久一直保持下去的’這種見處可不是純粹完全是一種愚癡法嗎？”

“大德，除了純粹完全是一種愚癡法之外，還會是什麼呢！”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因此，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

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位比丘可稱為拿起門門的比丘，填平壕溝的比丘，拔除愛柱的比丘，清除欄柵的比丘，放下爭執、放下重擔、沒有束縛的聖者比丘。

“比丘們，什麼是拿起門門的比丘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了無明，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無明。這就是一位拿起門門的比丘了。

“比丘們，什麼是填平壕溝的比丘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了再生、斷除了生死輪迴，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再生和生死輪迴。這就是一位填平壕溝的比丘了。

“比丘們，什麼是拔除愛柱的比丘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了渴愛，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渴愛。這就是一位拔除愛柱的比丘了。

“比丘們，什麼是清除欄柵的比丘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了五下分結，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五下分結。這就是一位清除欄柵的比丘了。

“比丘們，什麼是放下爭執、放下重擔、沒有束縛的聖者比丘呢？比丘們，一位比丘斷除了我慢，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我慢。這就是一位放下爭執、放下重擔、沒有束縛的聖者比丘了。

“比丘們，一位有這種心解脫的比丘，因陀羅天、梵天、波闍波提天都不能找得到這位如來<sup>1</sup>的心識有任何依賴的地方。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我說，是找不到如來當下的心識有任何依賴的地方的。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不真、虛假、不確、不實地誹謗我：‘喬答摩沙門是斷滅論者。他宣說斷滅的法義，毀滅的法義，沒有眾生存在的法義。’

“比丘們，我不是那些沙門婆羅門所說的那樣，我不是那樣說的。比丘們，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只是宣說苦和苦的息滅。

“比丘們，如果他人因此而責罵、斥罵、辱罵如來，如來的內心是不會因此而憤恨、不滿、不高興的。

“比丘們，如果他人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如來，如來的內心是不會因此而歡喜、歡樂、雀躍的。

“比丘們，如果他人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如來，如來會這樣想：‘因為如來有這種遍知，所以他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如來。’

“比丘們，因此，如果他人因此而責罵、斥罵、辱罵你們，你們的內心也不應因此而憤恨、不滿、不高興。

---

<sup>1</sup>“如來”(tathāgata)通常都是專指佛陀的，尤用於佛陀對自身的自稱。但這裏的如來是指任何一位阿羅漢。

“比丘們，因此，如果他人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你們，你們的內心也不應因此而歡喜、歡樂、雀躍。

“比丘們，因此，如果他人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你們，你們應這樣想：‘因為我們有這種遍知，所以他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們。’

“比丘們，因此，捨棄不屬於你們的東西。捨棄那些東西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什麼是不屬於你們的東西呢？

“比丘們，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受……

“比丘們，想……

“比丘們，行……

“比丘們，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在祇樹給孤獨園裏的草、木、樹枝、樹葉被人取去，被人焚燒或被人拿來用，你們會不會有‘我被人取去’、‘我被人焚燒’或‘我被人拿來用’這樣的想法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那些草、木、樹枝、樹葉不是我，不是我所。”

“比丘們，同樣地，捨棄不屬於你們的東西。捨棄那些東西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什麼是不屬於你們的東西呢？

“比丘們，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受……

“比丘們，想……

“比丘們，行……

“比丘們，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我已將法義很好地宣說出來，這法義清晰、清楚、可見、完整。在這法義之中，那些得到阿羅漢的比丘，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他們能宣稱再沒有生死輪迴。

“比丘們，我已將法義很好地宣說出來，這法義清晰、清楚、可見、完整。在這法義之中，那些斷除了五下分結的比丘，能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比丘們，我已將法義很好地宣說出來，這法義清晰、清楚、可見、完整。在這法義之中，那些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的比丘，能得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

“比丘們，我已將法義很好地宣說出來，這法義清晰、清楚、可見、完整。在這法義之中，那些斷除了三結的比丘，能得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

“比丘們，我已將法義很好地宣說出來，這法義清晰、清楚、可見、完整。在這法義之中，那些隨法而行的比丘或隨信而行的比丘都會朝向覺悟。

“比丘們，我已將法義很好地宣說出來，這法義清晰、清楚、可見、完整。在這法義之中，那些對我有敬信、有景仰的人會投生天上。”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三·螞蟻窩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迦葉童子尊者住在盲林。在黎明時分，一位有明亮外表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盲林，跟著前往迦葉童子尊者那裏，站在一邊，然後對迦葉童子尊者說：“比丘，比丘！有個螞蟻窩在晚上冒煙、白天冒火，有位婆羅門對一位智者說：‘智者，快拿工具來鏟除它。’”

“當智者用工具來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條門。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條門。’”

“婆羅門說：‘智者，拔掉這條門，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拔掉那條門，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隻蟾蜍。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隻蟾蜍。’”

“婆羅門說：‘智者，趕走這隻蟾蜍，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趕走那隻蟾蜍，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個丫叉。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個丫叉。’”

“婆羅門說：‘智者，拔掉這個丫叉，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拔掉那個丫叉，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個蓋子。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個蓋子。’”

“婆羅門說：‘智者，丟掉這個蓋子，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丟掉那個蓋子，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隻烏龜。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隻烏龜。’”

“婆羅門說：‘智者，趕走這隻烏龜，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趕走那隻烏龜，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把利器。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把利器。’”

“婆羅門說：‘智者，丟掉這把利器，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丟掉那把利器，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堆肉搏。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堆肉搏。’”

“婆羅門說：‘智者，丟掉這堆肉搏，然後繼續鏟除螞蟻窩。’”

“當智者丟掉那堆肉搏，繼續鏟除螞蟻窩的時候，看見一條龍<sup>1</sup>。他對婆羅門說：‘賢者，有一條龍。’”

“婆羅門說：‘智者，停止，不要碰到這條龍，應該尊敬龍。’”

“比丘，你應去世尊那裏，問他這個喻意。我看不見有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能夠令人滿意地解答這個問題。唯有如來、如來的弟子或聽過這個道理的眾生，才能夠令人滿意地解答這個問題。”

這位天神說了這番話後，就在那裏隱沒。

於是，迦葉童子尊者在天明時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及問世尊：“大德，什麼是螞蟻窩？什麼是晚上冒煙？什麼是白天冒火？什麼是婆羅門？什麼是智者？什麼是工具？什麼是鏟除？什

<sup>1</sup>“龍”(nāga)一詞傳統漢譯為“龍象”。巴利文“nāga”一詞是指最有力量的動物，而傳說中的龍、現實中的大蛇和大象就是最有力量的動物。這詞語也常喻指最有力量的——阿羅漢。



麼是門？什麼是蟾蜍？什麼是丫叉？什麼是蓋子？什麼是烏龜？什麼是利器？什麼是肉搏？什麼是龍呢？”

“比丘，螞蟻窩是指這個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身體。

“比丘，一個人白天工作，但到了晚上的時候便隨順生起覺、隨順生起觀。這就是晚上冒煙了。

“比丘，一個人晚上生起覺觀，但到了白天的時候便作出身、口、意的行為。這就是白天冒火了。

“比丘，婆羅門是指如來·阿羅漢·等正覺。

“比丘，智者是指有學比丘。

“比丘，工具是指聖者的智慧。

“比丘，鏟除是指作出精進。

“比丘，門是指無明。‘拔掉這條門’是斷除無明的意思。

“比丘，蟾蜍是指被忿怒所困擾。‘趕走這隻蟾蜍’是斷除忿怒的困擾的意思。

“比丘，丫叉是指疑惑。‘拔掉這個丫叉’是斷除疑惑的意思。

“比丘，蓋子是指五蓋：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丟掉這個蓋子’是斷除五蓋的意思。

“比丘，烏龜是指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趕走這隻烏龜’是斷除五取蘊的意思。

“比丘，利器是指五欲：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丟掉這把利器’是斷除五欲的意思。

“比丘，肉搏是指喜貪。‘丟掉這堆肉搏’是斷除喜貪的意思。

“比丘，龍是指漏盡比丘。所以說：‘智者，停止，不要碰到這條龍，應該尊敬龍。’”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迦葉童子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四·接替馬車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一些與世尊同族<sup>1</sup>的比丘在迦毗羅衛雨季安居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們說：“比丘們，在同族之中，有哪位比丘同修，他自己少欲，教其他比丘少欲；自己知足，教其他比丘知足；自己遠離，教其他比丘遠離；自己不聯群結黨，教其他比丘不聯群結黨；自己作出精進，教其他比丘作出精進；自己具有戒，教其他比丘具有戒；自己具有定，教其他比丘具有定；自己具有慧，教其他比丘具有慧；自己具有解脫，教其他比丘具有解脫；自己具有解脫知見，教其他比丘具有解脫知見；他善於教導、善於指引、對人開示、對人教導、使人景仰、使人歡喜；他最受你們敬重的呢？”

“大德，有一位同族名叫富那·滿慈子尊者，他自己少欲，教其他比丘少欲……他善於教導、善於指引、對人開示、對人教導、使人景仰、使人歡喜；他最受我們敬重。”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坐在世尊附近，他心想：“富那尊者有得著，富那尊者有善得！他的智者同修在導師面前稱讚他各種優點，導師對他很满意！如果有一天能夠遇見富那尊者，跟他一起交談就好了。”

世尊在王舍城住了一段時間後，啟程向舍衛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舍衛城，之後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富那尊者聽到世尊抵達舍衛城及住在祇樹給孤獨園的消息，便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啟程向舍衛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再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為富那尊者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富那尊者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啟程前往盲林午休。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向他說：“舍利弗賢友，你時常提到的富那尊者剛才探望世尊，現在前往盲林午休。”

於是舍利弗尊者立即拿起坐蓆，保持能看見富那尊者頭部的距離，在後面跟隨著他。富那尊者進入盲林之後，坐在一棵樹底下午休。舍利弗尊者進入盲林之後，坐在另一棵樹底下午休。

到了黃昏的時候，舍利弗尊者離開靜處前往富那尊者那裏，和富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富那尊者說：“賢友，你是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你是為了戒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心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sup>1</sup>“與世尊同族”(jātibhūmi)傳統漢譯為“生地”。生地是“在該地出生”的意思，尤指“世尊在該地出生”——即指迦毗羅衛。為了使譯文流暢，現把“jātibhūmi”這詞語按上文下理分別譯為“與世尊同族”、“同族”、“迦毗羅衛”。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度疑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道與非道知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道跡知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你是為了知見清淨，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嗎？”

“賢友，不是。”

“賢友，為什麼問你是否為了戒清淨來修習梵行時，你答不是，再問你是否為了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道與非道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知見清淨來修習梵行時，你都是答不是的呢？賢友，你是為了什麼來修習梵行的呢？”

“賢友，我是為了無取涅槃，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的。”

“賢友，戒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心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度疑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道與非道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道跡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這些法不就是無取涅槃嗎？”

“賢友，不是。”

“賢友，為什麼問你戒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時，你答不是；問你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道與非道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時，你答不是；再問你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不就是無取涅槃時，你都是答不是的呢？賢友，應該怎樣去理解這說話的義理呢？”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戒清淨就是無取涅槃的話，那就是把有取的事物說成無取涅槃了。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心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見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度疑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道與非道知見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道跡知見清淨……

“賢友，如果世尊宣說知見清淨就是無取涅槃的話，那就是把有取的事物說成無取涅槃了。

“賢友，如果說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就是無取涅槃的話，凡夫便會證入涅槃了，因為凡夫是離開戒清淨以至知見清淨這些法的。

“賢友，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賢友，假如住在舍衛城的拘薩羅王波斯匿在娑祇多有一些急事要辦，他吩咐人在舍衛城和娑祇多之間停放七輛接替馬車。之後，他登上第一輛接替馬車走出王宮大門離開舍衛城，乘第一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二輛接替馬車那裏，他捨棄了第一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二輛接替馬車；再乘第二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三輛接替馬車那裏，他捨棄了第二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三輛接替馬車……再乘第六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七輛接替馬車那裏，他捨棄了第六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七輛接替馬車，再乘第七輛接替馬車抵達娑祇多進入王宮大門。

“當他在王宮大門那裏時，親友這樣問他：‘大王，你是以這輛接替馬車從舍衛城來到這裏的嗎？’

“賢友，波斯匿王應該怎樣說才是正確的解釋呢？”

“賢友，波斯匿王應該這樣說才是正確的解釋：‘我在娑祇多有一些急事要辦，於是吩咐人在舍衛城和娑祇多之間停放七輛接替馬車。之後，我登上第一輛接替馬車走出王宮大門離開舍衛城，乘第一輛接替馬車抵達第二輛接替馬車那裏，我捨棄了第一輛接替馬車而登上第二輛接替馬車……再乘第七輛接替馬車抵達這裏。’賢友，波斯匿王應該這樣說才是正確的解釋。”

“賢友，同樣地，戒清淨能帶來心清淨，心清淨能帶來見清淨，見清淨能帶來度疑清淨，度疑清淨能帶來道與非道知見清淨，道與非道知見清淨能帶來道跡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能帶來知見清淨，知見清淨能帶來無取涅槃。賢友，我是為了無取涅槃，在世尊的指導下修習梵行。”

富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尊者，你的名字是什麼呢？你的同修怎樣稱呼尊者呢？”

“賢友，我的名字是富那·滿慈子。我的同修這樣稱呼我。”

“賢友，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富那尊者能逐一解說這深入的問題，一位多聞法義的弟子這樣正確掌握導師的教導！能夠看見和侍奉富那尊者的同修有得著、有善得！同修即使戴上頭巾來頂抬富那尊者，藉此也會有一個機會能夠看見和侍奉富那尊者，因此而有得著、有善得！我現在能夠看見和侍奉富那尊者，因此我有得著、有善得！”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富那尊者對他說：“尊者，你的名字是什麼呢？你的同修怎樣稱呼尊者呢？”

“賢友，我的名字是優波帝須。我的同修稱呼我做舍利弗。”

“我剛才不知道一起切磋的竟是如導師那樣的舍利弗。如果我知道你是舍利弗的話，即使少許說話也會說不出來。賢友，真是罕見，真是少有！舍利弗尊者能逐一提問這深入的問題，一位多聞法義的弟子這樣正確掌握導師的教導！能夠看見和侍奉舍利弗尊者的同修有得著、有善得！同修即使戴上頭巾來頂抬舍利弗尊者，藉此也會有一個機會能夠看見和侍奉舍利弗尊者，因此而有得著、有善得！我現在能夠看見和侍奉舍利弗尊者，因此我有得著、有善得！”

就是這樣，兩位大龍對對方的說話感到悅意。



## 二十五·誘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馴鹿師放下誘餌來餵野鹿，他們不會這樣想：‘這些野鹿吃了我放下的誘餌，因此而得到長壽、好形體、長久活下去。’他只會想：‘這些野鹿吃了我放下的誘餌，牠們將會變得馴化、馴服，馴化、馴服便會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會放逸，放逸我便可以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牠們了。’

“比丘們，第一群野鹿吃了那些誘餌，牠們開始變得馴化、馴服，馴化、馴服便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放逸，放逸便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牠們。比丘們，第一群野鹿不能解脫馴鹿師的掌控。

“比丘們，第二群野鹿這樣想：‘第一群野鹿因為吃了那些誘餌，牠們開始變得馴化、馴服，馴化、馴服便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放逸，放逸便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牠們。第一群野鹿不能解脫馴鹿師的掌控。讓我們遠離誘餌，遠離受用那些恐怖的東西，進入森林裏生活吧。’

“牠們遠離誘餌，遠離受用那些恐怖的東西，進入森林裏生活。但是，到了夏季最後的一個月，草和水都吃盡喝盡，牠們的身體變得極為瘦弱，因為身體瘦弱而沒有體力。當牠們沒有體力時，只好回到馴鹿師放下誘餌的地方，在那裏吃那些誘餌，因而開始變得馴化、馴服，馴化、馴服便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放逸，放逸便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牠們。比丘們，第二群野鹿也不能解脫馴鹿師的掌控。

“比丘們，第三群野鹿這樣想：‘第一群野鹿和第二群野鹿都因為如此這般的原因而不能解脫馴鹿師的掌控。讓我們在誘餌附近造獸穴吧。我們居住在那個獸穴來吃那些誘餌，這樣便不會被馴化、不會被馴服，不馴化、不馴服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我們了。’

“牠們在誘餌附近造獸穴，居住在那個獸穴來吃那些誘餌，牠們不會被馴化、不會被馴服，不馴化、不馴服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牠們。

“比丘們，這時馴鹿師及馴鹿師眾心想：‘第三群野鹿真是聰明狡猾、神出鬼沒，牠們吃了我們放下的誘餌，但我們竟然不知牠們的去向。讓我們到處放下誘餌和大欄網，希望能夠找得到牠們的獸穴、牠們的去向。’

“他們到處放下誘餌和大欄網，終於看見了第三群野鹿的獸穴、第三群野鹿的去向。比丘們，第三群野鹿最終也不能解脫馴鹿師的掌控。

“比丘們，第四群野鹿這樣想：‘第一群野鹿、第二群野鹿和第三群野鹿都因為如此這般的原因而不能解脫馴鹿師的掌控。讓我們到一個馴鹿師及馴鹿師眾去不到的地方造獸穴吧。我們居住在那個獸穴來吃那些誘餌，這樣我們便不會被馴化、不會被馴服，不馴化、不馴服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我們了。’

“牠們到一個馴鹿師及馴鹿師眾去不到的地方造獸穴，居住在那個獸穴來吃那些誘餌，牠們不會被馴化、不會被馴服，不馴化、不馴服便不會喪失警覺，不

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馴鹿師利用誘餌來隨意控制牠們。

“比丘們，這時馴鹿師和馴鹿師眾心想：‘第四群野鹿真是聰明狡猾、神出鬼沒，牠們吃了我們放下的誘餌，但我們竟然不知牠們的去向。讓我們到處放下誘餌和大欄網，希望能夠找得到牠們的獸穴、牠們的去向。’

“他們到處放下誘餌和大欄網，但始終看不見第四群野鹿的獸穴、第四群野鹿的去向。他們這樣想：‘如果我們驅趕第四群野鹿，其他野鹿看見這情形時牠們也會跑掉，不會再吃我們放下的誘餌。唯有不理會第四群野鹿吧。’比丘們，由於馴鹿師及馴鹿師眾不理會第四群野鹿，所以第四群野鹿能夠解脫馴鹿師的掌控。

“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是要說明這個義理：

“比丘們，誘餌是指五欲。

“比丘們，馴鹿師是指邪惡者魔羅。

“比丘們，馴鹿師眾是指魔羅眾。

“比丘們，野鹿是指沙門婆羅門。

“比丘們，第一種沙門婆羅門受用魔羅放下的世間物質誘餌，他們因為受用世間物質誘餌而開始受蠶食、迷醉，受蠶食、迷醉便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放逸，放逸便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他們。比丘們，就是這樣，第一種沙門婆羅門不能解脫魔羅的掌控，就像我所說第一群野鹿的譬喻那樣。

“比丘們，第二種沙門婆羅門這樣想：‘第一種沙門婆羅門受用魔羅放下的世間物質誘餌，他們因為受用世間物質誘餌而開始受蠶食、迷醉，受蠶食、迷醉便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放逸，放逸便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他們。就是這樣，第一種沙門婆羅門不能解脫魔羅的掌控。讓我們遠離世間物質的誘餌，遠離受用那些恐怖的東西，進入森林裏生活吧。’

“他們遠離世間物質的誘餌，遠離受用那些恐怖的東西，進入森林裏生活。在那裏他們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但是，到了夏季最後的一個月，草和水都吃盡喝盡，他們的身體變得極為瘦弱，因為身體瘦弱而沒有體力，當身體瘦弱、沒有體力時便沒有心解脫。當他們沒有心解脫時，只好回到魔羅放下世間物質誘餌的地方，在那裏受用世間物質誘餌而開始受蠶食、迷醉，受蠶食、迷醉便喪失警覺，喪失警覺便放逸，放逸便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他們。比丘們，就是這樣，第二種沙門婆羅門也不能解脫魔羅的掌控，就像我所說第二群野鹿的譬喻那樣。

“比丘們，第三種沙門婆羅門這樣想：‘第一種沙門婆羅門和第二種沙門婆羅門都因為如此這般的原因而不能解脫魔羅的掌控。讓我們在魔羅放下世間物質誘餌的附近來居住吧。我們居住在那裏來受用世間物質誘餌，這樣我們便不會受蠶食、不會迷醉，不受蠶食、不迷醉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我們了。’

“他們在魔羅放下世間物質誘餌的附近來居住，居住在那裏來受用世間物質誘餌，他們不會受蠶食、不會迷醉，不受蠶食、不迷醉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他們。

“但是，他們的心裏有這些見：‘世間是常’、‘世間是斷’、‘世間有邊’、‘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就是這樣，第三種沙門婆羅門最終

也不能解脫魔羅的掌控，就像我所說第三群野鹿的譬喻那樣。

“比丘們，第四種沙門婆羅門這樣想：‘第一種沙門婆羅門、第二種沙門婆羅門和第三種沙門婆羅門都因為如此這般的原因而不能解脫魔羅的掌控。讓我們到一個魔羅及魔羅眾去不到的地方來居住吧。我們居住在那裏來受用魔羅放下的世間物質誘餌，這樣我們便不會受蠶食、不會迷醉，不受蠶食、不迷醉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我們了。’

“他們到一個魔羅及魔羅眾去不到的地方來居住，居住在那裏來受用魔羅放下的世間物質誘餌，他們不會受蠶食、不會迷醉，不受蠶食、不迷醉便不會喪失警覺，不喪失警覺便不會放逸，不放逸便不會被魔羅利用世間物質的誘餌來隨意控制他們。就是這樣，第四種沙門婆羅門解脫魔羅的掌控，就像我所說第四群野鹿的譬喻那樣。

“比丘們，什麼是魔羅及魔羅眾去不到的地方呢？比丘們，就是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六·尋求聖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了舍衛城化食。一些比丘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向他說：“阿難賢友，我們很久沒有在世尊面前聽他說法了。阿難賢友，如果有機會在世尊面前聽他說法就好了。”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前往羅摩婆羅門的居所吧。你們在那裏將會有機會在世尊面前聽他說法。”

那些比丘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

世尊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前往東園鹿母講堂午休。”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和阿難尊者一起前往東園鹿母講堂午休。到了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來吧，我們一起前往東城門外洗手腳。”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和阿難尊者一起前往東城門外洗手腳，他洗完手腳後返回岸上，穿著一件衣、站著來乾身。這時候阿難尊者對世尊說：“大德，羅摩婆羅門的居所距離這裏不遠，它是一個怡人的地方，是一個使人愉悅的地方，願世尊悲憫，前往羅摩婆羅門的居所就好了。”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阿難的建議。於是，世尊前往羅摩婆羅門的居所。

那時候，一些比丘在羅摩婆羅門的居所坐在一起談論法義。於是世尊站在門外等談論完結。當世尊知道談論完結時，便發出一聲輕咳，然後敲門。那些比丘開門給世尊，於是世尊進入羅摩婆羅門的居所，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剛才你們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大德，當我們談到世尊的時候，世尊便來到了。”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你們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是適宜坐在一起談論法義的。比丘們，你們聚集一起時應做兩件事情：談論法義或保持聖者的沉默。

“比丘們，有兩種尋求：尋求聖者之法和尋求非聖者之法。

“比丘們，什麼是一個尋求非聖者之法的人呢？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生法之中而尋求生法的人，一個自己在老法之中而尋求老法的人，一個自己在病法之中而尋求病法的人，一個自己在死法之中而尋求死法的人，一個自己在憂法之中而尋求憂法的人，一個自己在污染法之中而尋求污染法的人。

“比丘們，什麼可說是生法呢？比丘們，子女和妻子是生法，男女僕人是生法，家禽家畜是生法，動物走獸是生法，金銀錢財是生法。比丘們，這些就是人們所繫執的生法了。一個受這些東西束縛、受這些東西迷醉、抓著這些東西不放的人，就是一個自己在生法之中而尋求生法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可說是老法……

“比丘們，什麼可說是病法……

“比丘們，什麼可說是死法……

“比丘們，什麼可說是憂法……



“比丘們，什麼可說是污染法呢？比丘們，子女和妻子是污染法，男女僕人是污染法，家禽家畜是污染法，動物走獸是污染法，金銀錢財是污染法。比丘們，這些就是人們所繫執的污染法了。一個受這些東西束縛、受這些東西迷醉、抓著這些東西不放的人，就是一個自己在污染法之中而尋求污染法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個尋求聖者之法的人呢？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生法之中而知道生法的過患、尋求無生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的人。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老法……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病法……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死法……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憂法……

“比丘們，一個自己在污染法之中而知道污染法的過患、尋求無污染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的人。比丘們，這就是一個尋求聖者之法的人了。

“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那時我還是一個自己在生法之中而尋求生法的人，一個自己在老法之中而尋求老法的人，一個自己在病法之中而尋求病法的人，一個自己在死法之中而尋求死法的人，一個自己在憂法之中而尋求憂法的人，一個自己在污染法之中而尋求污染法的人。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為什麼我在生法之中而尋求生法，在老法之中而尋求老法，在病法之中而尋求病法，在死法之中而尋求死法，在憂法之中而尋求憂法，在污染法之中而尋求污染法呢？讓我在生法之中而知道生法的過患，尋求無生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讓我在老法……讓我在病法……讓我在死法……讓我在憂法……讓我在污染法之中而知道污染法的過患，尋求無污染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吧。’

“比丘們，過了一些時候，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那時我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我的父母不想我出家，淚流滿面。

“我成為一位出家人，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阿羅邏·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比丘們，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修習迦藍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迦藍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比丘們，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比丘們，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宣稱達到無所有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迦藍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迦藍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迦藍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迦藍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迦藍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迦藍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比丘們，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比丘們，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也知這法義。你像我那樣，我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讓我們兩人一起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比丘們，之後，身為老師的迦藍視身為弟子的我不分高下，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無所有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比丘們，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優陀迦·羅摩子那裏，對他說：‘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比丘們，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修習羅摩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羅摩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比丘們，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比丘們，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說羅摩曾經宣稱達到非想非非想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羅摩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羅摩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羅摩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羅摩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羅摩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羅摩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比丘們，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比丘們，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的父親羅摩曾經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

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曾經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的父親羅摩也知這法義。你像我的父親羅摩那樣，我的父親羅摩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你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比丘們，之後，羅摩子視我為同修和老師，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非想非非想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比丘們，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在摩揭陀遊行，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去到優樓頻螺的舍那鎮。我看見那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那時我心想：‘這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這地方有一個很好的條件給人精勤修習。’

“比丘們，於是我坐在那裏精勤修習。我在生法之中知道生法的過患；我在尋求無生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我證得無生的境界，我證得涅槃。

“我在老法……

“我在病法……

“我在死法……

“我在憂法……

“我在污染法之中知道污染法的過患；我在尋求無污染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我證得無污染的境界，我證得涅槃。

“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解脫。這是我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我所證得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但是，人們喜歡黏著，熱衷黏著，愛樂黏著；喜歡黏著，熱衷黏著，愛樂黏著的人，是很難看見緣起這處地方的，是很難看見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這處地方的。如果我對別人說法，人們將不會明白，我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只會白廢心機。’

“比丘們，那時我心中生起兩首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偈頌：

“‘此法難體證，  
難為人解說，  
人受貪瞋蔽，  
不能覺此法。

此法逆流上，  
深細及難見，  
人受黑暗蔽，  
不能見此法。’

“比丘們，經過考慮，我的心傾向不說法。那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以他心智知道我的心念，於是心想：‘如來·阿羅漢·等正覺的心傾向不說法。這真的是世間的損失！這真的是世間的損毀！’

“比丘們，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我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我合掌，然

後對我說：‘大德，願世尊說法。大德，願善逝說法。那些眼睛少塵垢的眾生，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白法義的。’

“比丘們，梵天·娑婆世界主說了以上的話後，再進一步說：

“‘從前在此摩揭陀，  
只有垢人說染法，  
現請無垢人說法，  
為眾生開甘露門。

如人站立山峰上，  
垂望各各諸眾生，  
現請具眼之智者，  
攀登正法之宮殿，  
以無憂惱心垂望，  
受制生死之眾生。

現請勝利之大雄，  
無債導師作遊行，  
世尊於世間說法，  
將有解法義之人。’

“比丘們，我聽了梵天的請求，對眾生起了悲心，然後以佛眼觀察世間。當我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

“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有些蓮花還沒長出水面；有些蓮花已經長到水面；有些蓮花已經長出水面，不沾水漬。

“比丘們，同樣地，當我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

“比丘們，那時候，我以偈頌回答梵天·娑婆世界主：

“‘之前恐說法徒勞，  
寧可不說出世法；  
今為眾開甘露門，  
具耳之人得敬信。’

“比丘們，那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心想：‘世尊答應我說法了。’於是對我作禮，對我右繞，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比丘們，我這樣想：‘我首先應向誰說法呢？誰可以很快明白這法義呢？’我這樣想：‘迦藍是一位智者、賢者、有經驗的人、眼睛長期少塵垢的人。讓我首先向迦藍說法吧。他將會很快明白這法義。’這時候，一些天神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德，迦藍已經命終七天了。’我的心中也生起了‘迦藍已經命終七天’的智和見。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迦藍有大損失！如果他聽了這法義，很快便可以明白過來。’

“比丘們，我這樣想：‘我首先應向誰說法呢？誰可以很快明白這法義呢？’

我這樣想：‘羅摩子是一位智者、賢者、有經驗的人、眼睛長期少塵垢的人。讓我首先向羅摩子說法吧。他將會很快明白這法義。’這時候，一些天神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德，羅摩子昨晚已經命終了。’我的心中也生起了‘羅摩子昨晚已經命終’的智和見。

“比丘們，那時我心想：‘羅摩子有大損失！如果他聽了這法義，很快便可以明白過來。’

“比丘們，我這樣想：‘我首先應向誰說法呢？誰可以很快明白這法義呢？’我這樣想：‘我以前精勤、堅毅地修習苦行的時候，五比丘曾經幫助我、侍奉我。讓我首先向五比丘說法吧。’我這樣想：‘現在五比丘住在哪裏呢？’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五比丘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我在優樓頻螺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啟程前往波羅奈。

“比丘們，我在漫長的路途上行走，在伽耶和菩提樹之間，有一位名叫優婆迦的邪命外道看見我，他對我這樣說：‘賢友，你的根門清淨，膚色清淨、明晰。你跟隨誰出家的呢？誰是你的老師呢？你修持什麼法義呢？’比丘們，優婆迦說了這番話後，我以偈頌對他說：

“‘世間所有一切事，  
已知已超不染著，  
諸漏已盡得解脫，  
無師自得究竟智。

無有導師教導我，  
也無與我同等者；  
或天或人世間中，  
亦無與我同等者。

我是世上阿羅漢，  
我是無上之導師，  
我是唯一等正覺，  
證入涅槃得清涼。

如今前往迦尸城，  
為眾生轉大法輪，  
在此黑暗世間中，  
為眾生擊甘露鼓。’

“優婆迦邪命外道對我說：‘賢友，聽你這樣說，你宣稱自己已經是一位戰勝十方的勝利者了。’

“我以偈頌對他說：

“‘如我之人是勝者，  
取得一切漏已盡，  
戰勝一切不善法，  
因此我稱為勝者。’

“比丘們，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優婆迦邪命外道對我說：‘賢友，可能是吧。’之後他搖搖頭，走另一條路離去了。

“比丘們，我途經多處地方之後，抵達了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然後再前往五比丘那裏。五比丘從遠處看見我前來，他們各各商議：‘賢友，喬答摩沙

門現正前來，他是一個放棄精勤修行的人，回復奢華生活的人。我們不要對他作禮，不要起座歡迎他，不要替他拿大衣和鉢；我們只是擺一個座位在這裏，如果他喜歡的話，便自己坐下來吧。’

“比丘們，當我逐漸走近五比丘那裏時，他們開始不依商議好的那樣做，有人走過來替我拿衣鉢，有人替我準備座位，有人替我準備洗腳水。他們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我。

“當他們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我時，我對他們說：‘比丘們，不要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如來，如來是阿羅漢·等正覺。比丘們，留心聽，我要教你們證得甘露法，我要對你們說法，你們學了這法義後便會跟著修行，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當我說了這番話後，五比丘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你做了那麼多事情，學了那麼多修行方法，修了那麼多苦行，依然不能得到過人之法，依然不足以取得聖者的知見。現在你放棄了精勤修行，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怎能得到過人之法，怎能取得聖者的知見呢？’

“五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比丘們，如來沒有放棄精勤修行，沒有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比丘們，如來是阿羅漢·等正覺。比丘們，留心聽，我要教你們證得甘露法，我要對你們說法，你們學了這法義後便會跟著修行，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五比丘第二次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情……怎能取得聖者的知見呢？’

“我第二次對他們說：‘比丘們，如來沒有放棄精勤修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五比丘第三次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情……怎能取得聖者的知見呢？’

“五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比丘們，你們以前曾聽過我說這樣的話嗎？’

“‘大德，沒有。’

“‘比丘們，如來是阿羅漢·等正覺。比丘們，留心聽，我要教你們證得甘露法，我要對你們說法，你們學了這法義後便會跟著修行，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說服了五比丘。

“那時候，在我教導兩位比丘時，其餘三位比丘去化食，他們把食物帶回來給六個人吃。在我教導三位比丘時，其餘兩位比丘去化食，他們把食物帶回來給六個人吃。

“比丘們，我對五比丘這樣教導、這樣教誡：‘要在生法之中知道生法的過患；要尋求無生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的涅槃；要證得無生的境界，證得涅槃。’

“‘要在老法……’

“‘要在病法……’

“‘要在死法……’

“‘要在憂法……’

“‘要在污染法之中知道污染法的過患；要尋求無污染的境界，尋求無上安穩

的涅槃；要證得無污染的境界，證得涅槃。’

“他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他們有這樣的智和見：‘我有不動搖的解脫。這是我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在受用五欲時受到束縛、迷醉於中、抓著五欲不放、不見五欲的過患、沒有從五欲出離的智慧的話，他可視為遇上不幸、遇上毀滅、被邪惡者隨意控制的人。

“比丘們，就正如森林裏的鹿被陷阱捕著的話，牠可視為遇上不幸、遇上毀滅、被獵人隨意控制、不能隨意走動的鹿。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在受用五欲時受到束縛、迷醉於中、抓著五欲不放、不見五欲的過患、沒有從五欲出離的智慧的話，他可視為遇上不幸、遇上毀滅、被邪惡者隨意控制的人。

“比丘們，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在受用五欲時不受束縛、不迷醉於中、不會抓著五欲不放、看見五欲的過患、具有從五欲出離的智慧的話，他可視為沒有遇上不幸、沒有遇上毀滅、不會被邪惡者隨意控制的人。

“比丘們，就正如森林裏的鹿沒有被陷阱捕著的話，牠可視為沒有遇上不幸、沒有遇上毀滅、不會被獵人隨意控制、能夠隨意走動的鹿。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沙門或婆羅門在受用五欲時不受束縛、不迷醉於中、不會抓著五欲不放、看見五欲的過患、具有從五欲出離的智慧的話，他可視為沒有遇上不幸、沒有遇上毀滅、不會被邪惡者隨意控制的人。

“比丘們，就正如深入在森林裏生活的鹿，牠們能夠在森林和深山之中優遊自在地行走、優遊自在地站立、優遊自在地坐下、優遊自在地躺臥。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牠們在獵人去不到的地方。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

已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這位比丘可稱為是一位令魔羅眼盲，令邪惡者魔羅看不見自己蹤跡的比丘。

“這位比丘能夠自在地行走、自在地站立、自在地坐下、自在地躺臥。這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他在邪惡者去不到的地方。”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七·小象跡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吒奴蘇尼婆羅門乘坐一輛全白的馬車，在中午離開舍衛城。他從遠處看見卑盧·婆蹉延那遊方者前來，便對他這樣說：“婆蹉延那賢者，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賢者，我到過喬答摩沙門跟前。”

“婆蹉延那賢者，你認為怎樣，你知道喬答摩沙門智慧的特點嗎？他是一位智者嗎？”

“賢者，我算得上什麼人呢，我怎能知道喬答摩沙門智慧的特點呢！只有一個像喬答摩沙門那樣的人，才能知道他智慧的特點！”

“婆蹉延那賢者，你可真是對喬答摩沙門作出高度的稱讚呢！”

“賢者，我算得上什麼人呢，我稱讚喬答摩沙門算得上什麼呢！喬答摩沙門受那些被人稱讚的人所稱讚，他在天與人之中是最高的！”

“婆蹉延那賢者，你為了什麼原因，對喬答摩沙門有這樣高的評價呢？”

“賢者，就正如一個善巧的馴象師進入大象生活的樹林內，在那裏看見一個很大的象腳印，於是得出一個結論：有一頭很大的雄象。同樣地，我在喬答摩沙門那裏看見四個大腳印，於是得出一個結論：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四個大腳印是什麼呢？

“賢者，我曾看見一些剎帝利智者，他們聰明、能言善辯、具有銳利的辯才。他們到處遊行，目的是以自己的智慧來攻破別人的論點。當他們知道喬答摩沙門將會遊訪某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開始籌劃各種辯題：‘我們去喬答摩沙門那裏問他這個問題，如果他這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這樣來駁斥他；如果他那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那樣來駁斥他。’

“當他們知道喬答摩沙門已經到了那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喬答摩沙門為他們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們因喬答摩沙門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因此不會向喬答摩沙門提出問題，更不會提出駁斥。他們最後反而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

“賢者，這就是我在喬答摩沙門那裏看見的第一個大腳印。我得出一個結論：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賢者，再者，我曾看見一些婆羅門智者……他們最後反而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

“賢者，這就是我在喬答摩沙門那裏看見的第二個大腳印。我得出一個結論：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賢者，再者，我曾看見一些居士智者……他們最後反而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

“賢者，這就是我在喬答摩沙門那裏看見的第三個大腳印。我得出一個結論：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賢者，再者，我曾看見一些沙門智者，他們聰明、能言善辯、具有銳利的辯才。他們到處遊行，目的是以自己的智慧來攻破別人的論點。當他們知道喬答摩沙門將會遊訪某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開始籌劃各種辯題：‘我們去喬答摩沙

門那裏問他這個問題，如果他這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這樣來駁斥他；如果他那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那樣來駁斥他。’

“當他們知道喬答摩沙門已經到了那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喬答摩沙門為他們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們因喬答摩沙門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因此不會向喬答摩沙門提出問題，更不會提出駁斥。他們最後反而向喬答摩沙門請求出家，喬答摩沙門接受他們出家，成為出家的弟子。他們獨處、遠離、不放棄、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之後他們這樣想：‘我們真是從毀滅之中逃脫出來！我們真是從毀滅之中逃脫出來！過去我們不是沙門而自認為是沙門，過去我們不是婆羅門而自認為是婆羅門，過去我們不是阿羅漢而自認為是阿羅漢。現在我們才是沙門，現在我們才是婆羅門，現在我們才是阿羅漢！’

“賢者，這就是我在喬答摩沙門那裏看見的第四個大腳印。我得出一個結論：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婆蹉延那遊方者說了這番話後，吒奴蘇尼婆羅門從那輛全白的馬車走下來，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著世尊的方向合掌，然後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三次：“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他心想：“如果能夠遇見喬答摩沙門，跟他一起交談就好了。”

於是，吒奴蘇尼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所有跟婆蹉延那遊方者交談的內容告訴世尊。

吒奴蘇尼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婆羅門，那個象腳印的譬喻還是不完整。婆羅門，這才是完整的象腳印的譬喻。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吒奴蘇尼婆羅門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婆羅門，就如一個馴象師進入大象生活的樹林內，在那裏看見一個很大的象腳印。善巧的馴象師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有一頭很大的雄象’這結論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婆羅門，因為有些矮小的雌象也會留下很大的腳印的。那些可能是牠們的腳印。

“他沿途繼續前行。當繼續前行的時候，在那裏看見一個很大的象腳印，在高處的樹木有被擦損的痕跡。善巧的馴象師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有一頭很大的雄象’這結論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婆羅門，因為有些高的雌象也會留下很大的腳印，也會令到高處的樹木擦損的。那些可能是牠們的腳印。

“他再沿途繼續前行。當繼續前行的時候，在那裏看見一個很大的象腳印，在高處的樹木有被擦損和被象牙刮損的痕跡。善巧的馴象師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有一頭很大的雄象’這結論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婆羅門，因為有些高的雌象也會留下很大的腳印，也會令到高處的樹木擦損，也會用象牙刮損樹木的。那些可能是牠們的腳印。

“他再沿途繼續前行。當繼續前行的時候，在那裏看見一個很大的象腳印，在高處的樹木有被擦損、被象牙刮損和被折斷的痕跡，還看見一頭很大的雄象在樹底下和空地之間行走、站立、坐下、躺臥。在這時候，善巧的馴象師便作出‘有一頭很大的雄象’這結論了。

“婆羅門，同樣地，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

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網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

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婆羅門，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婆羅門，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婆羅門，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

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是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但聖弟子仍然不會在這時候便作出‘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這結論的。

“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羅門，這就是稱為如來留下的大腳印、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擦損的痕跡、如來留下的高處樹木被象牙刮損的痕跡了。到了這時候，聖弟子便得出一個結論：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吒奴蘇尼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二十八·大象跡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

舍利弗尊者說：“賢友們，就如同將所有眾生的腳印一起比較時，大象的腳印是最大的，能夠涵括其餘所有腳印。同樣地，如果將所有善法一起比較時，四聖諦能夠涵括其餘所有善法。這四聖諦是什麼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賢友們，什麼是苦聖諦呢？生是苦的，老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的；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的。

“賢友們，什麼是五取蘊呢？這就是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賢友們，什麼是色取蘊呢？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來的色身。

“賢友們，什麼是四大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賢友們，什麼是地界呢？有內地界，有外地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地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堅性的組成物，如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等任何內在堅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地界。

“無論內地界或外地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地界’、‘我是地界’、‘地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地界之後，便會對地界厭離，內心對地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水界洶湧澎湃的時候，這個外地界將會毀滅。

“賢友們，即使外地界持續這麼久，可知它也是無常的，可知它也是有盡法、衰敗法、變壞法，更遑論這個短暫的身體，這個人們所渴愛和執取的身體了。所以，沒有‘我就是地界’、‘我擁有地界’、‘我在地界之中’這回事。

“一個有這種正慧的比丘，如果遭別人責罵、斥罵、辱罵、語言攻擊時，他知道：‘自己從耳觸之中生起了苦受。這種苦受是依緣而生起的，沒有緣是不會生起這苦受的。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他明白觸是無常的，明白受是無常的，明白想是無常的，明白行是無常的，明白識是無常的。他只是安住在這些界之中，內心欣然、平靜、安穩。

“如果遭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惡意襲擊，他知道：‘身體的客觀事實，就是有可能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的。’他心想：‘世尊曾說過一個鋸喻的教導，說如果一個人被盜賊用鋸逐一割截肢體，因此而生起瞋恚心的話，他就是一個不依世尊教導而行的人。我要作出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現在這個身體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了，就讓我來修習佛陀的教導吧。’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就像媳婦看見家翁時會感到羞愧那樣。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有

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而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高興。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什麼是水界呢？有內水界，有外水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水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濕性的組成物，如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等任何內在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水界。

“無論內水界或外水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水界’、‘我是水界’、‘水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水界之後，便會對水界厭離，內心對水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水界洶湧澎湃的時候，沖毀村落，沖毀市鎮，沖毀都城，沖毀地區，沖毀國家。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的深度減退了一百由旬，減退了二百由旬，減退了三百由旬，減退了四百由旬，減退了五百由旬，減退了六百由旬，減退了七百由旬。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七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六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五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四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三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兩棵棕櫚樹的深度，只剩下一棵棕櫚樹的深度。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七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六個人的深度，只剩下五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四個人的深度，只剩下三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兩個人的深度，只剩下一個人的深度。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半個人的深度，只剩下及腰的深度，只剩下及膝的深度，只剩下及腳踝的深度。

“賢友們，將有一天，海水只剩下不及指節的深度。

“賢友們，即使外水界持續這麼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什麼是火界呢？有內火界，有外火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火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暖性的組成物，如體溫、體熱、飲食後的消化功能等任何內在暖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火界。

“無論內火界或外火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火界’、‘我是火界’、‘火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火界之後，便會對火界厭離，內心對火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火界洶湧澎湃的時候，燒燬村落、市鎮、都城、地區、國家，燒到林木邊、路邊、石邊、水邊或空地，燒到無可再燒才息滅下來。

“賢友們，將有一天，人們甚至要用雞毛或皮革來取火<sup>1</sup>。

“賢友們，即使外火界持續這麼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什麼是風界呢？有內風界，有外風界。

“賢友們，什麼是內風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動性的組成物，如向上出

---

<sup>1</sup> 古人用相擊燧石的方法來取火，而相擊雞毛或皮革是沒有可能取得到火的。經中“人們甚至要用雞毛或皮革來取火”是慣用語的表達方式，意指人們用盡各種方法來取火但也不能成功。

的氣體、向下出的氣體、腹中的氣體、體腔中的氣體、肢體中的氣體、呼吸等任何內在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風界。

“無論內風界或外風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風界’、‘我是風界’、‘風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風界之後，便會對風界厭離，內心對風界無欲。

“賢友們，將有一天，當外風界洶湧澎湃的時候，吹毀村落、市鎮、都城、地區、國家。

“賢友們，將有一天，在夏季最後的一個月裏<sup>1</sup>，即使人們想用扇子或風箱來吹風，但連樹葉也吹不動。

“賢友們，即使外風界持續這麼久，可知它也是無常的，可知它也是有盡法、衰敗法、變壞法，更遑論這個短暫的身體，這個人們所渴愛和執取的身體了。所以，沒有‘我就是風界’、‘我擁有風界’、‘我在風界之中’這回事。

“一個有這種正慧的比丘，如果遭別人責罵、斥罵、辱罵、語言攻擊時，他知道：‘自己從耳觸之中生起了苦受。這種苦受是依緣而生起的，沒有緣是不會生起這苦受的。以什麼為緣呢？以觸為緣。’他明白觸是無常的，明白受是無常的，明白想是無常的，明白行是無常的，明白識是無常的。他只是安住在這些界之中，內心欣然、平靜、安穩。

“如果遭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惡意襲擊，他知道：‘身體的客觀事實，就是有可能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的。’他心想：‘世尊曾說過一個鋸喻的教導，說如果一個人被盜賊用鋸逐一割截肢體，因此而生起瞋恚心的話，他就是一個不依世尊教導而行的人。我要作出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身體猗息下來，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安住一境。現在這個身體遇到別人用手、用棒、用杖或用刀來襲擊了，就讓我來修習佛陀的教導吧。’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就像媳婦看見家翁時會感到羞愧那樣。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羞愧，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但都不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有這樣的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而能建立起有善法為基礎的捨心的話，他會因此而感到高興。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就如在一個空間內，以木材為緣、以繩索為緣、以樹葉為緣、以泥土為緣而聚合成一間房屋。同樣地，在一個空間內，以骨骼為緣、以筋腱為緣、以肌肉為緣、以皮膚為緣而聚合成一個色身。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眼功能正常，但是沒有遇上外色，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眼功能正常，遇上外色，但是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眼功能正常，遇上外色，對這方面專意的話，是會有

---

<sup>1</sup> 在印度當時，夏季最後的一個月是最炎熱的日子，所以人們千方百計想扇風乘涼。



這方面的識出現的。

“賢友們，色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受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想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行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識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一個人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他知道：五取蘊是聚合物、聚集物、結合物。這是佛陀所說的：‘一個看見緣起的人，就是一個看見法的人；一個看見法的人，就是一個看見緣起的人。’

“五取蘊是依緣而起的。對五取蘊有貪著、黏著、嚮往、堅執的話，這就是苦的集起。清除對五取蘊的貪欲，捨棄對五取蘊的貪欲，這就是苦的息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耳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鼻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舌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身功能正常……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意功能正常，但是沒有遇上外法，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意功能正常，遇上外法，但是對這方面不專意的話，這方面的識是不會出現的。

“賢友們，如果內在的意功能正常，遇上外法，對這方面專意的話，是會有這方面的識出現的。

“賢友們，色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受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想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行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識取蘊就是這樣以各種緣聚合而成的。一個人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他知道：五取蘊是聚合物、聚集物、結合物。這是佛陀所說的：‘一個看見緣起的人，就是一個看見法的人；一個看見法的人，就是一個看見緣起的人。’

“五取蘊是依緣而起的。對五取蘊有貪著、黏著、嚮往、堅執的話，這就是苦的集起。清除對五取蘊的貪欲，捨棄對五取蘊的貪欲，這就是苦的息滅。一位比丘應常常修習，使自己達到這個程度。”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二十九·大實木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提婆達多離去不久。在那裏，世尊因提婆達多而對比丘說：“比丘們，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有得著，我有聲譽，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人賞識、少供養。’他迷醉、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斬截樹的粗枝，只是斬截樹的幼枝和樹葉，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斬截樹的粗枝，只是斬截樹的幼枝和樹葉，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幼枝和樹葉，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有得著，我有聲譽，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人賞識、少供養。’他迷醉、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這位比丘可稱為只是拿取梵行的幼枝和樹葉，他的成就僅止於此。

“比丘們，再者，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戒行的人，我是一個有善法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戒行，沒有善法。’他迷醉、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開始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只是斬截樹的粗枝，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只是斬截樹的粗枝，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粗枝，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戒行的人，我是一個有善法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戒行，沒有善法。’他迷醉、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開始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這位比丘可稱為只是拿取梵行的粗枝，他的成就僅止於此。

“比丘們，再者，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定的人，我是一個心住一境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定，內心散亂。’他迷醉、沉迷於定之中，內心開始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只是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只是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戒行之中，內

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定的人，我是一個心住一境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定，內心散亂。’他迷醉、沉迷於定之中，內心開始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這位比丘可稱為只是拿取梵行的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他的成就僅止於此。

“比丘們，再者，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定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智和見，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智和見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智和見。’他迷醉、沉迷於智和見之中，內心開始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就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只是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只是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定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智和見，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智和見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智和見。’他迷醉、沉迷於智和見之中，內心開始放逸，因內心放逸而生活在苦之中。

“比丘們，這位比丘可稱為只是拿取梵行的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他的成就僅止於此。

“比丘們，再者，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

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定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智和見，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智和見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永久的解脫。比丘們，得到永久解脫的比丘，是沒有可能退轉的，是不會退轉的。<sup>1</sup>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知道那是實木和拿走了那實木。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是知道什麼是實木，知道什麼是軟木，知道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知道那是實木和拿走了那實木。他所拿走的樹幹中心的實木，能夠用作實木的用途。’

“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得著、供養、聲譽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戒行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定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智和見，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不迷醉、不沉迷於智和見之中，內心不放逸。他內心不放逸地修習永久的解脫。比丘們，得到永久解脫的比丘，是沒有可能退轉的，是不會退轉的。

“比丘們，梵行的利益，不僅止於得著、供養、聲譽，不僅止於戒行，不僅止於定，不僅止於智和見。比丘們，不動搖的心解脫就是梵行的目的，就是梵行的實木，就是梵行的終點。”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sup>1</sup>“比丘們，得到永久解脫的比丘，是沒有可能退轉的，是不會退轉的。”這句句子的巴利原文是“*Thānam kho pan' etam bhikkhave vijjati yam so bhikkhu tāya samayavimuttiyā parihāyetha.*”。它的意思是“比丘們，得到不永久解脫的比丘，是有可能退轉的。”但在段落重複時，這句句子的巴利文則是“*Aṭṭhānam etam bhikkhave anavakāso yam so bhikkhu tāya asamayavimuttiyā parihāyetha.*”。它的意思是“比丘們，得到永久解脫的比丘，是沒有可能退轉的，是不會退轉的。”基於經文一向的範式及文義的內容，現選擇在這裏採用後段的句子而不用原句。

### 三十·小實木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賓伽羅·拘蹉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一些沙門婆羅門如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舍梨、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波拘陀·迦旃延、散若耶·毗羅胝子、尼乾陀·若提子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們都宣稱自己得到最高的智慧。究竟他們全都得不到最高的智慧；還是一些得到，一些得不到呢？”

“婆羅門，不。不要問這些事情。婆羅門，我將要為你說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拘蹉婆羅門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婆羅門，就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斬截樹的粗枝，只是斬截樹的幼枝和樹葉，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斬截樹的粗枝，只是斬截樹的幼枝和樹葉，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幼枝和樹葉，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婆羅門，又或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只是斬截樹的粗枝，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只是斬截樹的粗枝，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粗枝，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婆羅門，又或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只是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只是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婆羅門，又或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只是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不知什麼是實木，不知什麼是軟木，不知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

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只是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

“婆羅門，又或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知道那是實木和拿走了那實木。

“一個有眼睛的人看見這情形，心想：‘這個人真的是知道什麼是實木，知道什麼是軟木，知道什麼是枝葉。他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知道那是實木和拿走了那實木。他所拿走的樹幹中心的實木，能夠用作實木的用途。’

“婆羅門，同樣地，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有得著，我有聲譽，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人賞識、少供養。’他對比得著、供養、聲譽更高、更勝的法沒有意欲，不精進取證；他迷失、懶散。

“婆羅門，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斬截樹的粗枝，只是斬截樹的幼枝和樹葉，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幼枝和樹葉，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婆羅門，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僅止於得著、供養、聲譽的人。

“婆羅門，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得著、供養、聲譽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戒行的人，我是一個有善法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戒行，沒有善法。’他對比戒行更高、更勝的法沒有意欲，不精進取證；他迷失、懶散。

“婆羅門，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只是斬截樹的粗枝，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粗枝，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婆羅門，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僅止於戒行的人。

“婆羅門，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得著、供養、聲譽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戒行更高、更勝的

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定的人，我是一個心住一境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定，內心散亂。’他對比定更高、更勝的法沒有意欲，不精進取證；他迷失、懶散。

“婆羅門，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只是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婆羅門，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僅止於定的人。

“婆羅門，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得著、供養、聲譽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戒行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定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智和見，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高興、自滿；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自大、看不起別人，心想：‘我是一個有智和見的人，但其他那些比丘沒有智和見。’他對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沒有意欲，不精進取證；他迷失、懶散。

“婆羅門，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不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只是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自以為那是實木便拿走了。他所拿走的近樹幹中心的軟木，不能當作實木的用途。婆羅門，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僅止於智和見的人。

“婆羅門，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

“他有這樣的想法來出家，為自己帶來一些得著、供養、聲譽。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高興、自滿；有了那些得著、供養、聲譽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得著、供養、聲譽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戒行，有了戒行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戒行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戒行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定，有了定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定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定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他修習智和見，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便高興，但不會自滿；有了智和見時，內心不會自大、不會看不起別人。他對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有意欲，精進取證；他不迷失、不懶散。

“婆羅門，什麼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呢？

“婆羅門，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



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這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這些就是比智和見更高、更勝的法了。

“婆羅門，就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走到一棵堅實的大樹那裏，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知道那是實木和拿走了那實木。他所拿走的樹幹中心的實木，能夠用作實木的用途。婆羅門，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取得不動搖的心解脫的人。

“婆羅門，梵行的利益，不僅止於得著、供養、聲譽，不僅止於戒行，不僅止於定，不僅止於智和見。婆羅門，不動搖的心解脫就是梵行的目的，就是梵行的實木，就是梵行的終點。”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拘蹉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三十一·小牛角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提迦的磚屋。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一起住在牛角娑羅園。

世尊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牛角娑羅園。守園人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對他說：“沙門，不要進入這個園林。有三位尊者<sup>1</sup>住在這裏，不要騷擾他們。”

阿那律陀尊者聽到守園人攔阻世尊的說話，於是對守園人說：“守園人賢友，不要攔阻世尊。前來的是我們的導師，前來的是世尊！”

之後，阿那律陀尊者前往難提尊者和金毗羅尊者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真好了！尊者們，真好了！我們的導師來了，世尊來了！”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一起上前迎接世尊，一個人替世尊拿衣鉢，一個人替世尊準備座位，一個人替世尊準備洗腳水。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洗淨雙腳。三位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阿那律陀尊者說：

“阿那律陀，你們好嗎，生活得好嗎，容易化取食物嗎？”

“世尊，我們很好，生活得很好，容易化取食物。”

“阿那律陀，你們和合，融洽，沒有爭執嗎？你們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嗎？”

“大德，我們和合，融洽，沒有爭執。我們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阿那律陀，你們是怎樣和合，融洽，沒有爭執的呢？你們是怎樣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的呢？”

“大德，我這樣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和這樣好的同修住在一起！’大德，我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這些同修。

“大德，我這樣想：‘讓我放下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吧。’大德，我放下了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我們的身體雖然不同，但都是一條心的。”

難提尊者和金毗羅尊者分別也是這樣對世尊說：“大德，我這樣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和這樣好的同修住在一起！’大德，我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這些同修；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這些同修。

“大德，我這樣想：‘讓我放下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吧。’大德，我放下了個人的心念，跟隨這些尊者的心念。我們的身體雖然不同，但都是一條心的。”

阿那律陀尊者對世尊說：“大德，我們就是這樣和合，融洽，沒有爭執。我們就是這樣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sup>1</sup> 這裏的“尊者”的巴利原文是“*kula-putta*”。這個詞語傳統漢譯為“族姓子”，意指“受族人所接受的人”，相等於“公民”或“良民”的意思。筆者棄用“族姓子”、“良民”等譯詞，而根據上文下理把“*kula-putta*”譯作“人”或“尊者”等。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嗎？”

“大德，我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

“阿那律陀，你們是怎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呢？”

“大德，我們第一個從村落化食回來的人，會放置坐具，準備飲用水和潔淨用水，放置廢物桶。最後一個從村落化食回來的人，如果食堂有食物剩餘，他喜歡的話可以吃，不吃的話，便把食物棄置到沒有草的地方或倒進沒有動物的水之中。他收拾坐具，收拾飲用水和潔淨用水的器皿，收拾廢物桶，打掃食堂。如果有任何人看見飲用水、潔淨用水或廁所水不夠時，都會把水注滿，一個人做不來的話，會用手勢通知另一人，兩人一起來做。大德，我們不會打破止語的修習；每隔五天，我們便會坐在一起整晚談論法義。大德，我們就是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有沒有得到一些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大德，我們就是這樣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這些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平息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二禪。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進入三禪。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進入四禪。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所有色想，滅除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進入空無邊處。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所有的空無邊處，進入識無邊處。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

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所有的識無邊處，進入無所有處。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超越所有的無所有處，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你們有沒有得到一些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們可隨自己的意欲，超越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進入想受滅盡定，有慧見而得漏盡。大德，這就是一種更優勝、更猗息的高出常人的法、聖者的知見與修證，安住在證悟之中。大德，我們看不到還有其他的證悟比這種證悟更高、更勝了。”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沒有其他的證悟比這種證悟更高、更勝了。”之後，世尊為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然後起座離去。

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送了世尊一程然後返回來。難提尊者和金毗羅尊者對阿那律陀尊者說：“你在世尊面前說，我們得到包括漏盡的各種證悟，但我們曾經告訴你，得到那些證悟嗎？”

“尊者沒有告訴我，但我知道尊者的心，你們已經得到那些證悟；天神也告訴我，你們已經得到那些證悟。所以，當世尊問我的時候，我便對世尊說。”

這時候，一位名叫提伽的夜叉將軍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跋祇人有得著，跋祇人有善得！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和阿那律陀、難提、金毗羅三位尊者住在這裏！”

在地上的天神聽見提伽夜叉將軍的說話後，隨即呼喚：“賢者，跋祇人有得著，跋祇人有善得！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和阿那律陀、難提、金毗羅三位尊者住在這裏！”

四王天聽見地上的天神的說話後，隨即呼喚：“賢者，跋祇人有得著，跋祇人有善得！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和阿那律陀、難提、金毗羅三位尊者住在這裏！”

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隨即呼喚：“賢者，跋祇人有得著，跋祇人有善得！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和阿那律陀、難提、金毗羅三位尊者住在這裏！”

梵身天聽見他化自在天的說話後，隨即呼喚：“賢者，跋祇人有得著，跋祇人有善得！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和阿那律陀、難提、金毗羅三位尊者住在這裏！”在這時刻，幾位尊者的名稱響遍整個梵世間。

“提伽，正是這樣，正是這樣！提伽，這三位尊者出身的種族，如果族人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從自己的種族出家，能為這個種族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這三位尊者族人的隨從，如果他們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從自己所隨從的種族出家，能為這族人的隨從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這三位尊者出身的村落，如果村民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從自己的村落出家，能為這個村落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這三位尊者出身的市鎮，如果市民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從自己的

市鎮出家，能為這個市鎮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這三位尊者出身的都城，如果居民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從自己的都城出家，能為這個都城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這三位尊者出身的國家，如果人民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從自己的國家出家，能為這個國家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刹帝利如果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能為刹帝利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婆羅門如果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能為婆羅門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吠舍如果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能為吠舍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首陀羅如果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能為首陀羅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如果以淨信心憶想三位尊者，都能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提伽，你看，這三位尊者為許多眾生帶來利益，為許多眾生帶來快樂；他們悲憫世間，為天和人帶來福祉、利益、快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提伽夜叉將軍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三十二·大牛角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牛角娑羅園，和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婆多尊者、阿難尊者及一些著名的長老弟子住在一起。

在黃昏的時候，大目犍連尊者離開靜處前往大迦葉尊者那裏，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來吧，我們一起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大迦葉尊者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好的。”於是，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陀尊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阿難尊者看見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陀尊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便前往離婆多尊者那裏，對離婆多尊者說：“離婆多賢友，那些善人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離婆多賢友，來吧，我們一起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離婆多尊者回答阿難尊者：“賢友，好的。”於是，阿難尊者和離婆多尊者也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聽法。

舍利弗尊者從遠處看見離婆多尊者和阿難尊者前來，對阿難尊者這樣說：“阿難尊者，請過來。世尊的侍者、常隨世尊的阿難尊者，歡迎到來。阿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一位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的比丘，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然後以善美的文句、有條理地向四眾說法，使他們根除不善的性向。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離婆多尊者說：“離婆多賢友，阿難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離婆多尊者，離婆多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離婆多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喜歡靜處、熱衷於靜處，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sup>1</sup>。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離婆多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阿那律陀尊者說：“阿那律陀賢友，離婆多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那律陀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走到大樓的頂層，觀看一千幅土地；同樣地，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阿那律陀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迦葉尊者，迦葉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

<sup>1</sup>“居住在靜室”的巴利文句子是“*brūhetā su nñāgārānam*”，它也有“生活在空靜處”、“在空靜處修行”的意思。

迦葉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自己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自己化食，讚嘆化食；自己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自己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自己少欲，讚嘆少欲；自己知足，讚嘆知足；自己遠離，讚嘆遠離；自己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自己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自己具有戒，讚嘆具有戒；自己具有定，讚嘆具有定；自己具有慧，讚嘆具有慧；自己具有解脫，讚嘆具有解脫；自己具有解脫知見，讚嘆具有解脫知見。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大迦葉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友，大迦葉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目犍連尊者，目犍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目犍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舍利弗賢友，兩位比丘一起談論有關法義的話題。他們互相提問，互相解答，一直談論而不感疲倦。<sup>1</sup> 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大目犍連尊者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們全都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舍利弗尊者，舍利弗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舍利弗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目犍連賢友，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就如一位國王或一位大臣，他的衣櫃裏充滿各種顏色的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中午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晚上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同樣地，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尊者對尊者們說：“賢友們，我們全都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賢友們，讓我們一起前往世尊那裏，把這件事情告訴世尊，當世尊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它吧。”

尊者們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好的。”於是，尊者們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世尊說：“大德，離婆多尊者和阿難尊者前來我那裏聽法，我從遠處看見他們前來，便對阿難尊者這樣說：‘阿難尊者，請過來。世尊的侍者、常隨世尊的阿難尊者，歡迎到來。阿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

<sup>1</sup> 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一八四·牛角娑羅林經(上)》之中，大目犍連尊者所說的内容是“大如意足”而不是“談論有關法義的話題”。這裏應是巴利文本的脫漏，因為無論南傳或北傳佛教的記載，大目犍連尊者都是“神通第一”的大弟子。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一位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的比丘，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然後以善美的文句、有條理地向四眾說法，使他們根除不善的性向。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阿難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阿難多聞法義、受持法義、博學法義。法義的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意義善美、文句善美，宣示圓滿、清淨的梵行。阿難尊者多聞這樣的法義，受持這樣的法義，讀誦、思維、以正見洞察這樣的法義，然後以善美的文句、有條理地向四眾說法，使他們根除不善的性向。”

“大德，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離婆多尊者說：‘離婆多賢友，阿難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離婆多尊者，離婆多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離婆多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離婆多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喜歡靜處、熱衷於靜處，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離婆多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離婆多喜歡靜處、熱衷於靜處，修習止、不忽視禪定、具有觀、居住在靜室。”

“大德，離婆多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阿那律陀尊者說：‘阿那律陀賢友，離婆多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阿那律陀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阿那律陀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走到大樓的頂層，觀看一千幅土地；同樣地，一位比丘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觀看一千個世間。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阿那律陀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阿那律陀具有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能夠觀看一千個世間。”

“大德，阿那律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大迦葉尊者說：‘迦葉賢友，阿那律陀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迦葉尊者，迦葉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迦葉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大迦葉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一位比丘自己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自己化食，讚嘆化食；自己穿舊布衣，讚嘆穿舊布衣；自己只擁有三件衣，讚嘆只擁有三件衣；自己少欲，讚嘆少欲；自己知足，讚嘆知足；自己遠離，讚嘆遠離；自己不聯群結黨，讚嘆不聯群結黨；自己作出精進，讚嘆作出精進；自己具有戒，讚嘆具有戒；自己具有定，讚嘆具有定；自己具有慧，讚嘆具有慧；自己具有解脫，讚嘆具有解脫；自己具有解脫知見，讚嘆具有解脫知見。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大迦葉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大迦葉自己在森林生活，讚嘆在森林生活……自己具有解脫知見，讚嘆具有解脫知見。”

“大德，大迦葉尊者說了這番話後，我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友，



大迦葉尊者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大目犍連尊者，目犍連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目犍連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我說：‘舍利弗賢友，兩位比丘一起談論阿毗達磨。他們互相提問，互相解答，一直談論法義而不感疲倦。舍利弗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舍利弗，十分好，十分好！如大目犍連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舍利弗，大目犍連是一位說法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大德，我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們全都是以自己所理解的來解說。現在我問舍利弗尊者，舍利弗賢友，牛角娑羅園是一個怡人的地方，現在月色明亮，娑羅樹的花朵盛開，就像天香散發那樣。舍利弗賢友，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我說：‘目犍連賢友，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就正如一位國王或一位大臣，他的衣櫃裏充滿各種顏色的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中午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都穿著那套衣服；如果他想整個晚上都穿著另一套自己喜愛的衣服，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都穿著那套衣服。同樣地，一位比丘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目犍連賢友，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目犍連，十分好，十分好！如舍利弗所說的，是一個正確的解說！目犍連，舍利弗駕馭內心，不是讓內心駕馭自己。如果他想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早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中午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如果他想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可隨自己的意欲整個晚上內心都安住在正受之中。”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大德，我們誰是善說呢？”

“舍利弗，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善說。你們也聽我所說的，什麼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呢？舍利弗，一位比丘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心想：‘如果我的心不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我便不會起座。’舍利弗，這樣的比丘能夠照亮這個牛角娑羅園。”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尊者們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三十三·大牧牛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牧牛人具有十一種東西，便不能夠照顧牛群，不能夠令牛群肥大。這十一種東西是什麼呢？不知牛的色身，不善解牛的相，不替牛清除蟲卵，不替牛治療傷口，不作煙燻，不知牛群渡河的地方，不知牛群飲水的地方，不知牛群的路徑，不善放牧，擠乾牛乳不剩餘，不看重是牛群之父、是牛群的領導的壯公牛。比丘們，牧牛人具有這十一種東西，便不能夠照顧牛群，不能夠令牛群肥大。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具有十一種東西，便不能夠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這十一種東西是什麼呢？不知色身，不善解相，不清除蟲卵，不治療傷口，不作煙燻，不知渡河的地方，不知飲水的地方，不知路徑，不善放牧，擠乾牛乳不剩餘，不看重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

“比丘們，什麼是不知色身呢？一位比丘不如實知：所有色身都是由四大組成、由四大衍生出來的。這就是不知色身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善解相呢？一位比丘不如實知：業帶來愚人的相，業帶來智者的相。這就是不善解相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清除蟲卵呢？一位比丘容忍貪欲覺，不斷除、不驅除、不除掉它，讓它繼續存在下去；容忍瞋恚覺，不斷除、不驅除、不除掉它，讓它繼續存在下去；容忍惱害覺，不斷除、不驅除、不除掉它，讓它繼續存在下去。比丘們，這就是不清除蟲卵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治療傷口呢？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執取形，執取相。因為他不約束眼根，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他不約束眼根，不守護眼根，不修習眼根律儀……不修習耳根律儀……不修習鼻根律儀……不修習舌根律儀……不修習身根律儀。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執取形，執取相。因為他不約束意根，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他不約束意根，不守護意根，不修習意根律儀。比丘們，這就是不治療傷口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作煙燻呢？一位比丘聽聞法義、明白法義，但不向他人宣說。比丘們，這就是不作煙燻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知渡河的地方呢？一位比丘不前往多聞的比丘、熟誦阿含的比丘、持法的比丘、持律的比丘、持論母的比丘那裏問義理，因此那些尊者不能為他開示、不能為他說法、不能為他驅除各種有關法的疑惑。比丘們，這就是不知渡河的地方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知飲水的地方呢？一位比丘在聽見如來所宣說的法和律的時候，沒有求義之心，沒有求法之心，對法沒有歡喜心。比丘們，這就是不知飲水的地方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知路徑呢？一位比丘不如實知八正道。比丘們，這就是不知路徑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善放牧呢？一位比丘不如實知四念處。比丘們，這就是

不善放牧了。

“比丘們，什麼是擠乾牛乳不剩餘呢？有敬信的居士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來，一位比丘沒有節制地取用。比丘們，這就是擠乾牛乳不剩餘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看重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呢？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不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不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不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比丘們，這就是不看重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了。比丘們，一位比丘具有這十一種東西，便不能夠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

“比丘們，牧牛人具有十一種東西，便能夠照顧牛群，能夠令牛群肥大。這十一種東西是什麼呢？知牛的色身，善解牛的相，替牛清除蟲卵，替牛治療傷口，常作煙燻，知牛群渡河的地方，知牛群飲水的地方，知牛群的路徑，善於放牧，擠牛乳時留剩餘，看重是牛群之父、是牛群的領導的壯公牛。比丘們，牧牛人具有這十一種東西，便能夠照顧牛群，能夠令牛群肥大。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具有十一種東西，便能夠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這十一種東西是什麼呢？知色身，善解相，清除蟲卵，治療傷口，常作煙燻，知渡河的地方，知飲水的地方，知路徑，善於放牧，擠牛乳時留剩餘，看重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

“比丘們，什麼是知色身呢？一位比丘如實知：所有色身都是由四大組成、由四大衍生出來的。這就是知色身了。

“比丘們，什麼是善解相呢？一位比丘如實知：業帶來愚人的相，業帶來智者的相。這就是善解相了。

“比丘們，什麼是清除蟲卵呢？一位比丘不會容忍貪欲覺，他會把貪欲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瞋恚覺，他會把瞋恚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惱害覺，他會把惱害覺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比丘們，這就是清除蟲卵了。

“比丘們，什麼是治療傷口呢？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修習耳根律儀……修習鼻根律儀……修習舌根律儀……修習身根律儀。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比丘們，這就是治療傷口了。

“比丘們，什麼是常作煙燻呢？一位比丘聽聞法義、明白法義，向他人詳細宣說。比丘們，這就是常作煙燻了。

“比丘們，什麼是知渡河的地方呢？一位比丘時常前往多聞的比丘、熟誦阿含的比丘、持法的比丘、持律的比丘、持論母的比丘那裏問義理，因此那些尊者能為他開示、能為他說法、能為他驅除各種有關法的疑惑。比丘們，這就是知渡河的地方了。

“比丘們，什麼是知飲水的地方呢？一位比丘在聽見如來所宣說的法和律的時候，有求義之心，有求法之心，對法有歡喜心。比丘們，這就是知飲水的地方了。

“比丘們，什麼是知路徑呢？一位比丘如實知八正道。比丘們，這就是知路

徑了。

“比丘們，什麼是善於放牧呢？一位比丘如實知四念處。比丘們，這就是善於放牧了。

“比丘們，什麼是擠牛乳時留剩餘呢？有敬信的居士供養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來，一位比丘有節制地取用。比丘們，這就是擠牛乳時留剩餘了。

“比丘們，什麼是看重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呢？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比丘們，這就是看重有經驗、出家時間長、是僧團之父、是僧團的領導的長老比丘了。比丘們，一位比丘具有這十一種東西，便能夠在法和律之中得到進步、增長、圓滿。”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三十四·小牧牛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跋祇郁伽支羅村的恆河岸邊。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在摩揭陀有一個愚癡的牧牛人，在夏末秋初的時候，沒有仔細察看恆河這邊岸的情況，沒有仔細察看對岸渡口的地點，便驅趕牛群渡河前往對岸的須韋提訶，結果，牛群走到河流中央的時候亂作一團，最後遇上了不幸。

“比丘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愚癡的牧牛人，在夏末秋初的時候，沒有仔細察看恆河這邊岸的情況，沒有仔細察看對岸渡口的地點，便驅趕牛群渡河前往對岸的須韋提訶，結果，牛群走到河流中央的時候亂作一團，最後遇上了不幸。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沙門或婆羅門不善知這個世間，不善知其他世間，不善知魔羅的領域，不善知超越魔羅的領域，不善知死神<sup>1</sup>的領域，不善知超越死神的領域，會為那些聆聽他們的教義、對他們有敬信的人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比丘們，從前，在摩揭陀有一個智慧的牧牛人，在夏末秋初的時候，仔細察看恆河這邊岸的情況，仔細察看對岸渡口的地點，才驅趕牛群渡河前往對岸的須韋提訶。他首先驅趕那些是牛群之父、是牛群的領導的壯公牛渡河，那些壯公牛越過了恆河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他之後驅趕那些馴服的壯牛渡河，那些馴服的壯牛也越過了恆河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他之後驅趕那些小牛渡河，那些小牛也越過了恆河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他之後驅趕那些幼牛渡河，那些幼牛也越過了恆河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這時候，有一頭初生的小牛，跟隨著母牛的叫聲，也越過了恆河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

“比丘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智慧的牧牛人，在夏末秋初的時候，仔細察看恆河這邊岸的情況，仔細察看對岸渡口的地點，才驅趕牛群渡河前往對岸的須韋提訶。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沙門或婆羅門善知這個世間，善知其他世間，善知魔羅的領域，善知超越魔羅的領域，善知死神的領域，善知超越死神的領域，會為那些聆聽他們的教義、對他們有敬信的人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那些越過了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的壯公牛，好比那些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們越過了魔羅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

“比丘們，那些越過了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的馴服壯牛，好比那些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的比丘。他們將會越過魔羅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

“比丘們，那些越過了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的小牛，好比那些斷除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的比丘。

---

<sup>1</sup>“死神”(Maccu)有“死亡”的意思，這詞語跟“魔羅”(Māra)同義。有些時候，“死神”也指“焰摩天”(Yama)。

他們將會越過魔羅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

“比丘們，那些越過了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的幼牛，好比那些斷除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的比丘。他們將會越過魔羅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

“比丘們，那頭隨著母牛叫聲而越過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的初生小牛，好比那些隨法而行或隨信而行的比丘。他們將會越過魔羅的水流，安穩地抵達對岸。

“比丘們，我善知這個世間，善知其他世間，善知魔羅的領域，善知超越魔羅的領域，善知死神的領域，善知超越死神的領域，會為那些聆聽我的教義、對我有敬信的人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智者善解說：

此世與他世，  
魔羅所至處，  
死神不至處。

智慧等正覺，  
知所有世間，  
揭示甘露門，  
眾生得滅度。

惡流毀眾生，  
比丘度此流，  
抵達安穩處，  
內心得歡悅。”



### 三十五·小薩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有一位能言善辯、受很多人推崇的薩遮尼乾子住在毗舍離。他在毗舍離大眾中這樣說：“無論任何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老師的沙門或婆羅門，甚至宣稱自己是阿羅漢·等正覺的人，當跟我辯論時，看不見他們會不顫抖、不悚然、不腋窩出汗的。即使我跟一條沒有思想的木柱來辯論，它也會顫抖、悚然起來，更不用說跟人來辯論了。”

在上午，阿說示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毗舍離化食。薩遮尼乾子在毗舍離散步，從遠處看見阿說示尊者前來，便前往阿說示尊者那裏，和阿說示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阿說示尊者說：“阿說示賢者，喬答摩沙門是怎樣教導弟子的呢？什麼是他常對弟子說的教誡呢？”

“火種<sup>1</sup>，世尊這樣教導弟子，這是世尊常對弟子說的教誡：‘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色是無我的，受是無我的，想是無我的，行是無我的，識是無我的；所有行無常，所有法無我。’火種，世尊這樣教導弟子，這是世尊常對弟子說的教誡。”

“阿說示賢者，我們竟然聽見喬答摩沙門這樣說，我們聽了一些不正確的東西！如果有一天能夠遇見喬答摩賢者，跟他一起辯論就好了，我將會使他心離惡見。”

這時候，有大約五百個離車人聚集在聚集堂裏處理一些事務。薩遮尼乾子前往離車人那裏，對他們說：“離車賢友們，一起來吧，離車賢友們，一起來吧！今天將會有一個我和喬答摩沙門的辯論。如果喬答摩沙門像他著名的比丘弟子阿說示所說的那樣，在我面前建立那個論點的話，我便會有如一個強壯的人，抓著小羊的長毛把小羊到處來牽引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到處來牽引；又有如一個強壯的釀酒師，拿著大濾隔的邊緣放進深水池中上下左右來晃動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上下左右來晃動；又有如一個強壯的調酒師，拿著毛濾隔來搖動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來搖動；又有如一頭六十歲的大象，進入深水的蓮池之中玩麻布遊戲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當作麻布遊戲來玩耍。離車賢友們，一起來吧，離車賢友們，一起來吧！今天將會有一個我和喬答摩沙門的辯論。”

一些離車人這樣說：“喬答摩沙門怎能跟薩遮尼乾子辯論呢！薩遮尼乾子能夠駁倒喬答摩沙門。”

一些離車人這樣說：“這個薩遮尼乾子怎能跟喬答摩沙門辯論呢！喬答摩沙門能夠駁倒薩遮尼乾子。”

於是，大約五百個離車人跟薩遮尼乾子一起前往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一些比丘在空曠的地方行禪。於是薩遮尼乾子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問他們：“賢者們，現在喬答摩賢者在哪裏呢？我們想見喬答摩賢者。”

“火種，世尊進入了大林，坐在一棵樹底下午休。”

於是，薩遮尼乾子和離車大眾一起進入大林，前往世尊那裏。薩遮尼乾子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離車人對世尊作禮，

---

<sup>1</sup>“火種”(Aggivessana)是薩遮尼乾子的另一名稱。

然後坐在一邊；一些離車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離車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離車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離車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

薩遮尼乾子對世尊這樣說：“我能否問喬答摩賢者一些東西呢？喬答摩賢者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火種，隨你的意欲問吧。”

“喬答摩賢者是怎樣教導弟子的呢？什麼是喬答摩賢者常對弟子說的教誡呢？”

“火種，我這樣教導弟子，這是我常對弟子說的教誡：‘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色是無我的，受是無我的，想是無我的，行是無我的，識是無我的；所有行無常，所有法無我。’火種，我這樣教導弟子，這是我常對弟子說的教誡。”

“喬答摩賢者，有一個譬喻在我心中生起。”

“火種，請把它說出來吧。”

“喬答摩賢者，就如同依賴大地、有大地的支持，一切種子與樹木才可以生長；又如同依賴大地、有大地的支持，一切建設工作才可以完成。同樣地，色是我，因為有色的支持，人們才可以造福或造罪；受是我，因為有受的支持，人們才可以造福或造罪；想是我，因為有想的支持，人們才可以造福或造罪；行是我，因為有行的支持，人們才可以造福或造罪；識是我，因為有識的支持，人們才可以造福或造罪。”

“火種，你是說，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識是我嗎？”

“喬答摩賢者，我是說，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識是我。我們還有很多人都這樣說。”

“火種，這只是你自己說的吧，為什麼扯到其他人身上呢！”

“喬答摩賢者，好吧，我是說，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識是我。”

“火種，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火種，你認為怎樣，一位如拘薩羅王波斯匿或摩揭陀王阿闍世的灌頂剎帝利王，有沒有權力在自己管治的國土之中，處死那些應受處死的人，沒收那些應受沒收的財物，放逐那些應受放逐的人呢？”

“喬答摩賢者，一位如拘薩羅王波斯匿或摩揭陀王阿闍世的灌頂剎帝利王，絕對有權力在自己管治的國土之中，處死那些應受處死的人，沒收那些應受沒收的財物，放逐那些應受放逐的人。喬答摩賢者，即使在一些如跋祇或摩利的社會與族群之中，統治者也絕對有權力在自己管治的國土之中，處死那些應受處死的人，沒收那些應受沒收的財物，放逐那些應受放逐的人。一位灌頂剎帝利王的權力就更加大了。”

“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色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色這麼樣，不要色那麼樣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薩遮尼乾子沉默不語。

世尊第二次對薩遮尼乾子說：“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色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色這麼樣，不要色那麼樣呢？”

薩遮尼乾子第二次沉默不語。

於是，世尊對薩遮尼乾子說：“火種，現在說吧。現在不是沉默的時候。火種，任何人如果被如來如法地問三次都不解答的話，他的頭顱便會破成七份。”這時候，有一個拿著金剛杵、滿身烈焰的金剛夜叉，站在薩遮尼乾子的上空，



心想：“如果薩遮尼乾子被如來如法地問三次都不解答的話，我就地把他的頭顱破成七份。”

世尊和薩遮尼乾子都看見這個夜叉。薩遮尼乾子害怕、驚慌、毛骨悚然，在世尊那裏找尋保護，在世尊那裏找尋藏身之所，在世尊那裏找尋庇護。他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請你重新再問我，讓我答你吧。”

“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色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色這麼樣，不要色那麼樣呢？”“喬答摩賢者，沒有。”“火種，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受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受這麼樣，不要受那麼樣呢？”“喬答摩賢者，沒有。”“火種，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想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想這麼樣，不要想那麼樣呢？”“喬答摩賢者，沒有。”“火種，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行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行這麼樣，不要行那麼樣呢？”“喬答摩賢者，沒有。”“火種，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火種，你認為怎樣，你說識是我。那麼你有沒有權力，要識這麼樣，不要識那麼樣呢？”“喬答摩賢者，沒有。”“火種，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火種，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喬答摩賢者，不會。”

……受……

……想……

……行……

“火種，你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喬答摩賢者，不會。”

“火種，你認為怎樣，一個執著苦、靠近苦、依附苦的人，視‘我擁有苦’、‘我是苦’、‘苦是一個實我’的人，能否遍知苦，親身把苦徹底清除呢？”

“喬答摩賢者，怎可能呢！喬答摩賢者，不能。”

“火種，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拿著利斧進入樹林，在那裏看見一棵正直、整潔、高大的芭蕉樹，他斬截了樹根，斬截了樹冠，然後剝除樹皮。一直剝除樹皮的時候，軟木也找不到，更遑論實木了。

“火種，同樣地，你和我答問、質難、共論的時候，說話空泛、無實質、找

不著重心，但你竟然在毗舍離大眾中這樣說：‘無論任何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老師的沙門或婆羅門，甚至宣稱自己是阿羅漢·等正覺的人，當跟我辯論時，看不見他們會不顫抖、不悚然、不腋窩出汗的。即使我跟一條沒有思想的木柱來辯論，它也會顫抖、悚然起來，更不用說跟人來辯論了。’

“火種，現在你額頭的汗水流濕上衣後再流到地上，而我身上一滴汗水也沒有。”

世尊在大眾中揭開上衣展示他的身軀。當世尊這樣說的時候，薩遮尼乾子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突目佉的離車人，看見薩遮尼乾子這樣子，便對世尊說：“世尊，有一個譬喻在我心中生起。”

世尊說：“突目佉，請把它說出來吧。”

“大德，就如在村鎮附近有一個蓮池，蓮池裏有一隻螃蟹。村鎮裏的小孩子走進那個蓮池，從水中捉了那隻螃蟹放在陸地上。無論那隻螃蟹伸出哪一隻爪或鉗出來，小孩子都用木棒或石塊把它打斷、打破、擊碎。那隻螃蟹所有的爪和鉗都被打斷、打破、擊碎之後，便不能夠再回到蓮池像以前那樣生活了。

“大德，同樣地，薩遮尼乾子所有的扭曲、躁動、猶豫都被世尊打斷、打破、擊碎之後，便不能夠再走到世尊那裏和世尊辯論了。”

突目佉說了這番話後，薩遮尼乾子對他說：“突目佉，請你停止，突目佉，請你停止！我不是和你說話，我是和喬答摩賢者說話。”

薩遮尼乾子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們不理那人了。我認為他的說話就像凡夫的沙門婆羅門那樣，只是在胡扯。喬答摩賢者，怎樣才可以成為喬答摩賢者的一位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的弟子呢？”

“火種，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火種，這樣便會成為我的一位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的弟子了。”

“喬答摩賢者，怎樣才可以成為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呢？”

“火種，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之後他對色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之後他對識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火種，這樣便會成為一位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了。

“火種，有這種解脫心的比丘具有三種無上：無上的見、無上的道、無上的解脫。有這種解脫的比丘會對如來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心裏會這樣想：‘世尊得到覺悟，他說使人覺悟的法；世尊得到調伏，他說使人調伏的法；世尊得到寂靜，他說使人止息的法；世尊得到超脫，他說使人超脫的法；世尊得到涅槃，他說使人涅槃的法。’”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薩遮尼乾子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我真是膽大妄為！自以為可以在辯論中擊倒喬答摩賢者。挑戰一頭狂象還有機會安然脫身，但挑戰喬答摩賢者不可能安然脫身；挑戰大火還有機會安然脫身，但挑戰喬答摩賢者不可能安然脫身；挑戰一條毒蛇還有機會安然脫身，但挑戰喬答摩賢者不可能安然脫身。喬答摩賢者，我真是膽大妄為！自以為可以在辯論中擊倒喬答摩賢者。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薩遮尼乾子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對離車人說：“離車賢友們，請聽我說，喬答摩沙門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食物，請你們把認為適合的食物帶來我那裏吧。”

於是，在黎明的時候，離車人帶了大約五百碗牛乳飯給薩遮尼乾子。薩遮尼乾子吩咐人在自己的園林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世尊：“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於是，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薩遮尼乾子的園林。世尊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薩遮尼乾子親手將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比丘得到滿足，使比丘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薩遮尼乾子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願這布施的大福報為布施者帶來快樂。<sup>1</sup>”

“火種，布施給沒有清除貪欲、瞋恚、愚癡的你，會為布施者帶來快樂。布施給清除了貪欲、瞋恚、愚癡的我，會為布施者帶來快樂。<sup>2</sup>”



<sup>1</sup> 薩遮尼乾子在這裏是想祝願離車人得到福報與快樂，因為很多食物都是由他們布施出來的。

<sup>2</sup> 在這裏有兩種布施者：第一種是離車人送飯給薩遮尼乾子，是布施給沒有清除貪欲、瞋恚、愚癡的人；第二種是薩遮尼乾子再把飯布施給清除了貪欲、瞋恚、愚癡的佛陀及僧團。兩者同是有福報的，只是前者福報小，後者福報大。

## 三十六·大薩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正想入毗舍離化食。薩遮尼乾子這時候散步前往大林尖頂講堂。阿難尊者從遠處看見薩遮尼乾子前來，於是對世尊說：“大德，這個能言善辯、受很多人推崇的薩遮尼乾子到這裏來了，他想責難佛、責難法、責難僧。如果世尊悲憫，在這裏坐多一會兒就好了。”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薩遮尼乾子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一些沙門婆羅門常常修身，但不修心，他們會感到身體的痛苦。從前，有些人在感到身體的痛苦時，或會雙腿麻痺、或會心胸欲裂、或會口吐鮮血、甚至會內心狂亂。這些人心隨身轉，身支配了心，因為他們沒有修心。

“喬答摩賢者，一些沙門婆羅門常常修心，但不修身，他們會感到內心的痛苦。從前，有些人在感到內心的痛苦時，或會雙腿麻痺、或會心胸欲裂、或會口吐鮮血、甚至會內心狂亂。這些人身隨心轉，心支配了身，因為他們沒有修身。喬答摩賢者，我心裏這樣想：‘喬答摩賢者的弟子肯定是常常修心，但不修身的。’”

“火種，你所聽見的修身是怎麼樣的呢？”

“喬答摩賢者，就正如難陀·婆蹉、耆娑·僧耆蹉、末伽梨·拘舍梨等裸體外道，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

“他們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他們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火種，他們一直保持吃這麼少嗎？”

“喬答摩賢者，不。有些時候，他們也會吃美味的硬食物，吃美味的軟食物，品嚐各種美味的食物，飲各種美味的飲品，因此而帶來體力，使身體壯大，使身體肥胖。”

“火種，他們之前不吃食物，之後又再吃回食物，這只是和身體的消瘦與肥胖有關。火種，你所聽見的修心是怎麼樣的呢？”

當薩遮尼乾子被世尊問到修心的問題時，他不能解說。於是世尊對薩遮尼乾子說：“火種，之前你所說的修身，在聖者的律之中不是如法的修身。你不知道什麼是修身，更遑論知道什麼是修心了。什麼是不修身和不修心，什麼是修身和修心呢？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薩遮尼乾子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火種，什麼是不修身和不修心呢？不聞法義的凡夫當生起一個樂受時，在感觸到樂受的時候便會對樂產生貪著；當樂受息滅而生起苦受時，在感觸到苦受的時候便會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

“火種，因為不修身，內心便持續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因為不修心，內心便持續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從兩方面來說，因為不修身，內心便持續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因為不修心，內心便持續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火種，這就是不修身和不修心了。

“火種，什麼是修身和修心呢？多聞法義的聖弟子當生起一個樂受時，在感觸到樂受的時候不會對樂產生貪著；當樂受息滅而生起苦受時，在感觸到苦受的時候便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搥胸號哭，不會內心迷亂。

“火種，因為修身，內心便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因為修心，內心便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從兩方面來說，因為修身，內心便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因為修心，內心便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火種，這就是修身和修心了。”

“我對喬答摩賢者有這樣的淨信：‘喬答摩賢者是一位修身和修心的人。’”

“火種，是的。火種，雖然你常說挑戰、攻擊的話，但我也會對你解說，自從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以來，我的內心已經不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不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了。”

“喬答摩賢者，沒有任何樂受能令你的內心受到擺佈，沒有任何苦受能令你的內心受到擺佈嗎？”

“火種，怎會有呢。火種，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火種，那時我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我的父母不想我出家，淚流滿面。

“我成為一位出家人，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阿羅邏·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火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火種，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火種，那時我心想：‘修習迦藍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迦藍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火種，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火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宣稱達到無所有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迦藍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迦藍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迦藍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迦藍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迦藍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迦藍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火種，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火種，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也知這法義。你像我那樣，我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讓我們兩人一起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火種，之後，身為老師的迦藍視身為弟子的我不分高下，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火種，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無所有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火種，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優陀迦·羅摩子那裏，對他說：‘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火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火種，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火種，那時我心想：‘修習羅摩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羅摩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火種，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火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說羅摩曾經宣稱達到非想非非想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羅摩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羅摩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羅摩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羅摩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羅摩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羅摩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火種，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火種，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的父親羅摩曾經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曾經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的父親羅摩也知這法義。你像我的父親羅摩那樣，我的父親羅摩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你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火種，之後，羅摩子視我為同修和老師，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火種，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非想非非想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火種，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在摩揭陀遊行，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去到優樓頻螺的舍那鎮。我看見那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那時我心想：‘這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這地方有一個很好的條件給人精勤修習。’

“火種，於是我坐在那裏精勤修習。那時我心中生起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火種，假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被人放在水中，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火種，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條木柴潮濕和被人放在水中。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火種，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不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不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火種，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一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

“火種，第二個在我心中生起的譬喻是，假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火種，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雖然那條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但仍是潮濕的。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火種，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不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不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火種，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二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

“火種，第三個在我心中生起的譬喻是，假如有一條乾燥的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火種，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喬答摩賢者，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條木柴乾燥和被人放在乾地上。”

“火種，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火種，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火種，這些就是在我心中所生起的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了。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吧。’於是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那時候我的腋窩也冒出汗來。

“火種，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弱者的頭或肩膀，把他制伏、制止、

降伏，同樣地，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那時候我的腋窩也冒出汗來。

“火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出入的時候，我的耳朵傳出很大的風聲，那聲音就像鐵匠的風箱那樣。火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就像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那樣。火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就像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那樣。火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就像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那樣。火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我全身發熱，就像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那樣。火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火種，天神看見我這樣，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死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沒有死，不過快要死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沒有死，也不是快要死。喬答摩沙門是阿羅漢，阿羅漢就是這樣子的。’<sup>1</sup>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修習斷食吧。’那時候，一些天神到來我那裏，對我說：‘賢者，請你不要修習斷食。如果你要修習斷食的話，我們可以供養天食給你，你可用毛孔來吸收天食。’

“火種，那時我心想：‘如果我說了要不吃食物，但又用毛孔來吸收天食的話，這就是我的妄語。’於是我拒絕了那些天神，對他們說：‘不用了。’

“火種，那時我心想：‘讓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吧。’於是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因為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以致身體十分消瘦。因為食物少，上肢就像藤蔓那樣；下肢就像駱駝、騾子的腿那樣；脊骨就像一行卵石那樣凹凸的顯現出來；肋骨就像舊屋的疏散屋樑那樣顯現出來；眼睛深陷眼窩，就

---

<sup>1</sup> 這些天神認為修習苦行的人是阿羅漢。“阿羅漢”(arahat)一詞有“值得世人供養”的意思，這個詞語不單在佛教之中使用，當時印度其他宗教也用這個詞語來形容完滿修行的人，而在佛教之中，阿羅漢是指得到四果果位的聖者，即指貪欲、瞋恚、愚癡完全清除的聖者。



像井水深陷深井那樣；頭的皮肉不斷萎縮，就像摘了下來葫蘆受風乾而不斷萎縮那樣。

“火種，我因為食物少，腹部跟脊骨連接在一起，當我按著腹部時，能觸摸到脊骨；當我按著脊骨時，能觸摸到腹部。我因為食物少，當去大小便時，倒在那裏。我因為食物少，當用手按摩肢體時，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火種，人們看見我這樣，一些說：‘喬答摩沙門黑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不是黑了，只是深色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不是黑了，也不是深色了。喬答摩沙門是金色的。’

“火種，因為我吃得少，所以失卻清淨、明晰的膚色。

“火種，那時我心想：‘過去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未來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現在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我修習這劇烈的苦行，但依然不能得到過人之法，不能取得聖者的知見；難道有其他道路通往覺悟？’

“火種，那時我記得：‘有一次，父王在處理釋迦人的事務時，我坐在蒲桃樹的樹蔭底下，那時我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sup>1</sup>那時我心想：‘這是否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呢？’隨著這個記憶，我生起這個心識：‘這就是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

“火種，那時我心想：‘我為什麼要懼怕不是由貪欲和不善法所帶來的樂呢？我沒有必要懼怕不是由貪欲和不善法所帶來的樂！’那時我心想：‘我的身體十分瘦弱，這是不容易得到這種樂的。讓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吧。’於是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

“火種，那時候五比丘在我身邊，他們心想：‘喬答摩沙門在得法之後便會把法告訴我們。’但在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時，他們厭棄我，心想：‘喬答摩沙門放棄了精勤修行，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了。’

“火種，我吃回粗食物，得到氣力之後，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

---

<sup>1</sup> 這是悉達多太子年幼時的一次經歷。

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火種，我在初夜時分得到第一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火種，我在中夜時分得到第二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我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我以究竟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火種，我在後夜時分得到第三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火種，我曾經在無數大眾之中說法。在大眾中的人可能會這樣想：‘喬答摩沙門專為我而說法。’火種，不要這樣想。如來在大眾中說法是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能明白法義。火種，當我在說話完結後，內心便回復到定的狀態，安住一境、止息下來，我的內心常常安住在定之中。”

“喬答摩賢者，人們相信喬答摩賢者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但喬答摩賢者記得你是會午睡的嗎？”

“火種，我記得在夏季最後的一個月裏，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時，把大衣摺為四疊，然後躺在上面右側而臥，有念和覺知地入睡。”

“喬答摩賢者，一些沙門婆羅門說，午睡是一種迷癡。”

“火種，不是從這方面來分辨迷癡或不迷癡的。火種，我要對你說什麼是迷癡和不迷癡。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薩遮尼乾子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火種，不能斷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的人，我稱這是迷癡的人。火種，不能斷除漏就是迷癡。火種，斷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的人，我稱這是不迷癡的人。火種，斷除漏就是不迷癡。

“火種，如來斷除了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

“火種，就正如棕櫚樹的樹冠被截斷之後便無法再生長；同樣地，如來像使

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薩遮尼乾子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真是罕見！喬答摩賢者，真是少有！當喬答摩賢者不斷被人挑戰、被人以說話攻擊時，膚色都能這樣明亮，面色都能這樣祥和。不愧為一位阿羅漢·等正覺。

“喬答摩賢者，我記得有一次和富蘭那·迦葉辯論，當我和他辯論時，他迴避論題，說不相關的話，流露出惡意、瞋恚、不滿。但是，當喬答摩賢者不斷被人挑戰、被人以說話攻擊時，膚色都能這樣明亮，面色都能這樣祥和。不愧為一位阿羅漢·等正覺。

“喬答摩賢者，我記得有一次和末伽梨·拘舍梨……

“喬答摩賢者，我記得有一次和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喬答摩賢者，我記得有一次和波拘陀·迦旃延……

“喬答摩賢者，我記得有一次和散若耶·毗羅胝子……

“喬答摩賢者，我記得有一次和尼乾陀·若提子辯論，當我和他辯論時，他迴避論題，說不相關的話，流露出惡意、瞋恚、不滿。但是，當喬答摩賢者不斷被人挑戰、被人以說話攻擊時，膚色都能這樣明亮，面色都能這樣祥和。不愧為一位阿羅漢·等正覺。

“喬答摩賢者，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火種，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薩遮尼乾子聽了世尊的說話後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之後起座離去。



### 三十七·小愛盡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你簡略地說，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愛盡得解脫、究竟之處、究竟的安穩、究竟的梵行、究竟的目標、天人最勝之處呢？”

“因陀羅，當一位比丘聽了‘不被一切事物所困窘’的法義時，便會正確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正確認知時，便會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遍知時，便會在領受各種感受時——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都保持無常觀、無欲觀、息滅觀、放捨觀；當對感受保持無常觀、無欲觀、息滅觀、放捨觀時，便會在世間之中沒有任何執取；當在世間之中沒有任何執取時，便不會受到打動；當不受打動時，便會親身證得涅槃，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因陀羅，這就是簡略地說，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愛盡得解脫、究竟之處、究竟的安穩、究竟的梵行、究竟的目標、天人最勝之處了。”

帝釋天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坐在世尊附近，他心想：“究竟這位夜叉聽了世尊的說話後有沒有得著呢？讓我看看這位夜叉聽了世尊的說話後有沒有得著吧。”

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大目犍連尊者在東園鹿母講堂隱沒，在三十三天出現。

這時候，帝釋天在單白蓮園，由五百件樂器合奏的天樂為他演奏。當他從遠處看見大目犍連尊者前來時，便吩咐停止天樂，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賢者，請過來，歡迎到來。目犍連賢者，你很久沒有到來了。目犍連賢者，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大目犍連尊者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帝釋天以一低座坐在一邊。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說：“橋尸迦<sup>1</sup>，世尊曾經對你簡略地說愛盡得解脫的法義，如果我能聽你說一些就好了。”

“目犍連賢者，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還有三十三天的事情要做。目犍連賢者，善聽、善學、善思量、善受持的東西是不會一下子消失的。

“目犍連賢者，從前，天和阿修羅互相戰鬥。在那次戰鬥之中，天勝阿修羅敗。在大勝回來之後，我建造了一座勝利殿。這座勝利殿裏有一百座大樓，每座大樓各有七百個樓閣，每個樓閣都住有七個天女，每個天女都有七個侍女。你喜歡去看看這座怡人的勝利殿嗎？”

大目犍連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帝釋天的建議。於是，帝釋天和毗沙門王讓大目犍連尊者行在前面，一起前往勝利殿。

帝釋天的侍女從遠處看見帝釋天和大目犍連尊者前來，都羞愧地走進自己的房間。就像媳婦看見家翁時會感到羞愧那樣；同樣地，帝釋天的侍女從遠處看見帝釋天和大目犍連尊者前來，都羞愧地走進自己的房間。

<sup>1</sup>“橋尸迦”(Kosiyā)是帝釋天的另一個名稱。

帝釋天和毗沙門王帶大目犍連尊者在勝利殿內遊覽，帝釋天說：“目犍連賢者，你看，這座勝利殿多麼怡人。你看，這座勝利殿多麼怡人！”

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說：“它這麼美麗，是因為憍尸迦賢者過去所作的福德而來。即使人們在看見一些怡人的事物時，也會這樣說：‘真像三十三天那裏的事物那樣怡人！’勝利殿這麼美麗，是因為憍尸迦賢者過去所作的福德而來。”

大目犍連尊者心想：“這個夜叉十分放逸。讓我給他一些警策吧。”於是他施展神通，用腳趾頭使勝利殿出現大震動。

這時候，帝釋天、毗沙門王和三十三天的天眾生起了稀有罕見之心，他們心想：“真稀奇！從沒有發生過！這位沙門竟然有這樣大的力量，可用腳趾頭使勝利殿出現大震動！”

大目犍連尊者知道帝釋天受到警策、毛骨悚然後，便對他說：“憍尸迦，世尊曾經對你簡略地說愛盡得解脫的法義，如果我能聽你說一些就好了。”

“目犍連賢者，我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你簡略地說，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愛盡得解脫、究竟之處、究竟的安穩、究竟的梵行、究竟的目標、天人最勝之處呢？’

“目犍連賢者，當我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我說：‘因陀羅，當一位比丘聽了“不被一切事物所困窘”的法義時，便會正確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正確認知時，便會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遍知時，便會在領受各種感受時——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都保持無常觀、無欲觀、息滅觀、放捨觀；當對感受保持無常觀、無欲觀、息滅觀、放捨觀時，便會在世間之中沒有任何執取；當在世間之中沒有任何執取時，便不會受到打動；當不受打動時，便會親身證得涅槃，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因陀羅，這就是簡略地說，一位比丘怎樣才可達到愛盡得解脫、究竟之處、究竟的安穩、究竟的梵行、究竟的目標、天人最勝之處了。’

“目犍連賢者，這就是世尊簡略地對我說的愛盡得解脫的法義了。”

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之後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在三十三天隱沒，在東園鹿母講堂出現。

大目犍連離去不久，帝釋天的侍女問帝釋天：“賢者，剛才那人是你的導師世尊嗎？”

“賢者們，他不是我的導師世尊，他是我的同修大目犍連尊者。”

“賢者，你有得著！你的同修已經有這樣大的力量，更不用說你的導師世尊了。”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你記得曾對一位有大神力的夜叉，簡略地說愛盡得解脫的法義嗎？”

“目犍連，我記得。”於是世尊把帝釋天前來問法的事情及所說的法義再一次告訴大目犍連尊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三十八·大愛盡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名叫沙提·漁家子的比丘生起這種惡見：“我從世尊所說的法義中知道，在生死輪迴之中，識不會變異。”

一些比丘聽到沙提比丘生起惡見的消息，於是前往沙提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說：“沙提賢友，聽說你生起這種惡見：‘我從世尊所說的法義中知道，在生死輪迴之中，識不會變異。’這是真的嗎？”

“賢友們，是的，的確是這樣。我從世尊所說的法義中知道，在生死輪迴之中，識不會變異。”

於是，那些比丘希望使沙提比丘離開惡見，對他問了很多問題，對他說了很多說話：“沙提賢友，不要這樣說，不要誹謗世尊，誹謗世尊是不好的，世尊不是這樣說的。沙提賢友，世尊說了很多法義，指出識是依緣而生起的，離開了因緣條件便沒有識的出現。”

雖然那些比丘希望使沙提比丘離開惡見，對他問了很多問題，對他說了很多說話，但沙提比丘仍然堅持、執取、執著這種惡見：“賢友們，是的，的確是這樣。我從世尊所說的法義中知道，在生死輪迴之中，識不會變異。”

那些比丘不能使沙提比丘離開這種惡見，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

於是世尊對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沙提比丘說：‘沙提賢友，導師叫你。’”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沙提比丘那裏，對沙提比丘說：“沙提賢友，導師叫你。”

沙提比丘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沙提比丘說：“聽說你生起這種惡見：‘我從世尊所說的法義中知道，在生死輪迴之中，識不會變異。’這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的確是這樣。我從世尊所說的法義中知道，在生死輪迴之中，識不會變異。”

“沙提，識是什麼呢？”

“一種會說話、會感覺、不斷作善惡業和受果報的東西。”

“你這愚癡的人，你從誰人的口中得知我這樣說法的呢！你這愚癡的人，我不是說了很多法義，指出識是依緣而生起、離開了因緣條件便沒有識的出現的嗎？”

“你這愚癡的人，你因不掌握法義而誹謗我，你損毀自己，為自己帶來很多罪業，為你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沙提比丘在法和律之中，有沒有少許的領悟呢？”

“大德，他怎會有呢？大德，他即使少許的領悟也沒有。”

當人們這樣說的時候，沙提比丘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

這時候，世尊看見沙提比丘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

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之後對他說：“你這愚癡的人，現在我要向比丘作出答問，你便會清楚知道自己帶著惡見。”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曾從我的口中，聽我說過像沙提比丘所說的法嗎？”

“大德，沒有。大德，世尊對我們說了很多法義，指出識是依緣而生起的，離開了因緣條件便沒有識的出現。”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你們能很好地明白我所說的法義。我對你們說了很多法義，指出識是依緣而生起的，離開了因緣條件便沒有識的出現。

“但是，這個沙提比丘因不掌握法義而誹謗我，他損毀自己，為自己帶來很多罪業，為這個愚癡的人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比丘們，不同的因緣條件生起不同的識：以眼和色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眼識；以耳和聲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耳識；以鼻和香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鼻識；以舌和味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舌識；以身和觸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身識；以意和法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意識。

“比丘們，就如同不同的因緣條件生起不同的火：以柴枝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柴火；以木屑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木屑火；以草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草火；以牛糞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牛糞火；以穀殼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穀殼火；以廢物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廢物火。

“比丘們，同樣地，不同的因緣條件生起不同的識：以眼和色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眼識；以耳和聲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耳識；以鼻和香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鼻識；以舌和味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舌識；以身和觸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身識；以意和法為緣所生起的識，稱為意識。

“比丘們，你們有觀看‘有’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有觀看‘食帶來有’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有觀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對‘有’不能肯定的話，是否會從這種搖擺之中生起疑惑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對‘食帶來有’不能肯定的話，是否會從這種搖擺之中生起疑惑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對‘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不能肯定的話，是否會從這種搖擺之中生起疑惑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能以正慧如實觀看‘有’的話，是否能夠斷除那些疑惑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能以正慧如實觀看‘食帶來有’的話，是否能夠斷除那些疑惑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能以正慧如實觀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的話，是否能夠斷除那些疑惑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現在你們對‘有’沒有疑惑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現在你們對‘食帶來有’沒有疑惑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現在你們對‘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沒有疑惑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能以如實正慧，善見‘有’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能以如實正慧，善見‘食帶來有’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能以如實正慧，善見‘食滅的時候，有便會成為滅法’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的見這樣清淨、這樣明晰，你們會不會對此執著、把玩、執取為財富、執取為我所，像‘筏喻的法義’<sup>1</sup>所說那樣執取這些法義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即使你們的見這樣清淨、這樣明晰，也不要對此執著、把玩、執取為財富、執取為我所。像‘筏喻的法義’那樣，指出木筏是用來渡河的，不是供人執取的。”

“大德，是的。”

“比丘們，有四種食能令已投生的眾生得到持續，能幫助將要投生的眾生得到投生。這四種食是什麼呢？第一種是粗幼搏食，第二種是觸食，第三種是意思食，第四種是識食。

“比丘們，四食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四食以愛為因緣，以愛而集起，以愛而生，以愛為源頭。

“比丘們，愛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愛以受為因緣，以受而集起，以受而生，以受為源頭。

“比丘們，受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受以觸為因緣，以觸而集起，以觸而生，以觸為源頭。

“比丘們，觸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觸以六入為因緣，以六入而集起，以六入而生，以六入為源頭。

“比丘們，六入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六入以名色為因緣，以名色而集起，以名色而生，以名色為源頭。

“比丘們，名色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名色以識為因緣，以識而集起，以識而生，以識為源頭。

“比丘們，識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識以行為因緣，以行而集起，以行而生，以行為源頭。

“比丘們，行又以什麼為因緣，以什麼而集起，以什麼而生，以什麼為源頭呢？行以無明為因緣，以無明而集起，以無明而生，以無明為源頭。

“比丘們，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

<sup>1</sup> 筏喻的法義記載在《中部·二十二·蛇喻經》之中。



“比丘們，剛才說，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生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老死呢？”

“大德，你說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生作為條件，是會帶來老死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有為條件而有生。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有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生呢？”

“大德，你說以有為條件而有生。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有作為條件，是會帶來生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取為條件而有有。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取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有呢？”

“大德，你說以取為條件而有有。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取作為條件，是會帶來有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愛為條件而有取。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愛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取呢？”

“大德，你說以愛為條件而有取。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愛作為條件，是會帶來取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受為條件而有愛。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受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愛呢？”

“大德，你說以受為條件而有愛。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受作為條件，是會帶來愛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觸為條件而有受。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觸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受呢？”

“大德，你說以觸為條件而有受。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觸作為條件，是會帶來受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六入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觸呢？”

“大德，你說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六入作為條件，是會帶來觸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名色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六入呢？”

“大德，你說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名色作為條件，是會帶來六入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識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名色呢？”

“大德，你說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識作為條件，是會帶來名色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行為條件而有識。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行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識呢？”

“大德，你說以行為條件而有識。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行作為條件，是會帶來識的。”

“比丘們，剛才說，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了無明作為條件，會不會帶來行呢？”

“大德，你說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我們也是這樣想，有了無明作為條件，是會帶來行的。”

“比丘們，十分好。你們所說的，就和我所說的一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這就是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以行為條件而有識，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無明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剛才說，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生的息滅會不會帶來老死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生的息滅是會帶來老死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有的息滅會不會帶來生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有的息滅是會帶來生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取的息滅會不會帶來有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取的息滅是會帶來有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愛的息滅會不會帶來取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愛的息滅是會帶來取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受的息滅會不會帶來愛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受的息滅是會帶來愛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觸的息滅會不會帶來受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觸的息滅是會帶來受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六入的息滅會不會帶來觸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六入的息滅是會帶來觸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名色的息滅會不會帶來六入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名色的息滅是會帶來六入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識的息滅會不會帶來名色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識的息滅是會帶來名色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行的息滅會不會帶來識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行的息滅是會帶來識的息滅的。”

“比丘們，剛才說，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比丘們，你們怎樣想，無明的息滅會不會帶來行的息滅呢？”

“大德，你說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我們也是這樣想，無明的息滅是會帶來行的息滅的。”

“比丘們，十分好。你們所說的，就和我所說的一樣：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會不會這樣想過去：‘我過去存在嗎？’‘我過去不存在嗎？’‘我過去是什麼呢？’‘我過去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過去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會不會這樣想將來：‘我將來存在嗎？’‘我將來不存在嗎？’‘我將來是什麼呢？’‘我將來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將來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內心會不會對現在生起這些疑惑：‘現在有我嗎？’‘現在沒有我嗎？’‘現在的我是什麼呢？’‘現在的我是怎麼樣的呢？’‘這個眾生從哪裏到來現在呢？’‘他來生又會去哪裏呢？’”<sup>1</sup>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會不會這樣想：‘導師是我的老師，我持這種見解是因為尊敬導師’？”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會不會這樣想：‘其他沙門對我那樣說，我不持那種見解是因為那是其他沙門所說的’？”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會不會再去尋找其他老師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有了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會不會去做凡俗的沙門婆羅門宗教儀式，以此為最高的修持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你們是不是因為親身有智、親身有見、親身知道這些法義，所以

---

<sup>1</sup> 這裏提到對過去、將來和現在的“我”的各種看法，均屬“我見”的範疇。修行者若明白身心的本質是緣生緣滅時，若追溯過去，會明白過去的生命緣生緣滅；若推演將來，會明白將來的生命也是緣生緣滅；若觀察現在，會明白現在的生命也是緣生緣滅。他不會落入常見、斷見、有見、無見、造業與受報是完全相同的一個人、造業與受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等各種“我見”之中。

持這種見解呢？”

“大德，是的。”

“比丘們，十分好。你們能在我說的法義之中成長，這些法義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比丘們，以上所說的，都是建基於‘法義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這個義理之上。

“比丘們，三種東西在一起的時候，便會形成一個胎兒。如果父母和合，但母親沒有行經，便不會形成一個胎兒。如果父母和合，母親行經，但沒有眾生入胎，也不會形成一個胎兒。如果父母和合，母親行經，有眾生入胎，便會形成一個胎兒。比丘們，三種東西在一起的時候，便會形成一個胎兒。

“比丘們，母親在腹中懷胎九個月或十個月，當中帶來很大的憂慮和負擔。懷胎九個月或十個月之後，嬰兒便要出生，當中帶來很大的憂慮和負擔。在嬰兒出生時，母親要用母乳——在聖者的律之中，母乳就是母親的血液——來哺育嬰兒。

“比丘們，這個孩子成長了，六根成熟了，開始玩如犁地戲、擊木塊、翻筋斗、風車轉、量戲、車戲、弓戲等兒童遊戲。

“比丘們，這個孩子再成長了，六根成熟了，開始追逐五欲享樂了：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比丘們，當他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便有染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sup>1</sup>，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他在各種感受——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之中取得滿足或感到不滿，對感受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當對感受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時，便會生起愛喜；對感受有愛喜時便會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當他耳聽到鍾愛的聲之後……

“比丘們，當他鼻嗅到鍾愛的香之後……

“比丘們，當他舌嚐到鍾愛的味之後……

“比丘們，當他身感到鍾愛的觸之後……

“比丘們，當他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便有染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他在各種感受——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之中取得滿足或感到不滿，對感受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當對感受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時，便會生起愛喜；對感受有愛喜時便會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比丘們，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

<sup>1</sup>“沒有保持身念”和“沒有保持念”的意思相同，因為“身、受、心、法”四念處以“身念處”為根本。

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捆绑、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

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

“比丘們，再者，這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比丘們，再者，這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比丘們，再者，這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比丘們，當他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不會染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他對各種感受——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捨棄了滿足或不滿，持續對感受沒有喜貪、沒有喜愛、沒有愛著；因為持續對感受沒有喜貪、沒有喜愛、沒有愛著，對感受的愛喜便會息滅下來；愛喜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當他耳聽到鍾愛的聲之後……

“比丘們，當他鼻嗅到鍾愛的香之後……

“比丘們，當他舌嚐到鍾愛的味之後……

“比丘們，當他身感到鍾愛的觸之後……

“比丘們，當他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不會染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他對各種感受——不論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捨棄了滿足或不滿，持續對感受沒有喜貪、沒有喜愛、沒有愛著；因為持續對感受沒有喜貪、沒有喜愛、沒有愛著，對感受的愛喜便會息滅下來；愛喜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比丘們，你們要受持這個簡略地說的愛盡得解脫的法義，而沙提比丘則被大愛網捕著。”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三十九·大馬城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央伽的馬城。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人們視你們為沙門。當人們問你們是誰的時候，你們會答：‘我們是沙門。’

“比丘們，你們既然有沙門的名稱、沙門的身份，便應這樣修學：‘我們要著手修習能成為沙門婆羅門的法，這才真正符合沙門的名稱、沙門的身份。當我們著手修習沙門婆羅門法的時候，我們的出家便會有結果、有得益，不會白費；在受用別人供養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時，也能為布施者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比丘們，什麼是能成為沙門婆羅門的法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具有慚愧心。’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做到身行清淨，有自控，沒有隱藏，沒有破損，不會因自己身行清淨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做到口行清淨，有自控，沒有隱藏，沒有破損，不會因自己口行清淨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做到意行清淨，有自控，沒有隱藏，沒有破損，不會因自己意行清淨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做到命清淨，有自控，沒有隱藏，沒有破損，不會因自己命清淨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

意行清淨、命清淨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守護眼根。我們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我們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我們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我們在耳聽到聲……我們在鼻嗅到香……我們在舌嚐到味……我們在身感到觸……我們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我們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我們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飲食知量，如理計量真正所需。我們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我們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我們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保持覺醒，在白天的時候，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sup>1</sup>；在初夜時分，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中夜時分，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在後夜時分起來後，又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我們要具有念和覺知，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

---

<sup>1</sup> “障蓋法” (*āvaraṇiya-dhamma*)跟 “五蓋” (*nīvaraṇa*)同義，指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五種遮蓋心靈的東西。



醒、說話、靜默有覺知。’比丘們，你們在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具有念和覺知之後可能會自滿，可能會這樣想：‘我們具有慚愧心、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具有念和覺知已經足夠了，修行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沙門的目標已經達到了，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比丘們，讓我告訴你們，讓我對你們說，你們身為沙門，便不要不盡沙門的本份，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比丘們，什麼是更高的修行工作呢？比丘們，一位比丘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比丘們，就如一個貸款營商而得到成功的人，清還所有債款後還有餘錢來養家。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比丘們，又正如一個有病的人，身體有病痛，沒有胃口，沒有體力，過了一些時候他康復了，有胃口，有體力。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比丘們，又正如一個被囚禁在牢房的人，過了一些時候他獲釋了，得到安樂，沒有困苦，財物沒有損失。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比丘們，又正如一個奴僕，沒有自由，受人支配，不能隨心所欲到處走，過了一些時候他恢復自由身，重獲自由，不受人支配，可以隨心所欲到處走。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比丘們，又正如一個帶著財物的人，要穿過一個遼闊的荒野，過了一些時候他平安地穿過了那個荒野，沒有任何財物損失。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如果不捨棄五蓋的話，他就被視為欠債、患病、囚犯、奴僕、穿越荒野那樣。一位比丘如果捨棄五蓋的話，他就被視為沒有債項、健康、出獄、得自由身、抵達安穩之地那樣。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比丘們，就如一位熟練的浴師或他的徒弟，把皂粉倒進鐵桶，再倒進水來把它搓成皂球，這時整團皂球內內外外都充遍水份，水份不會滲漏出來。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比丘們，就如一個泉水池，清涼的泉水從泉眼不斷湧出，泉水注滿、充

滿了整個水池；外面的水不論從東面、南面、西面、北面都不能注入這個水池，即使下雨，雨水也不能注入這個水池；整個水池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涼的泉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遍。

“比丘們，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一些還沒長出水面的蓮花，它們由頂部至根部都注滿、充滿了清涼的池水，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池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遍。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坐著的人，他穿了白色的衣服，連頭也蓋著，他的身體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蓋上白色的衣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人從自己的村落走去第二個村落，又從第二個村落走去第三個村落，又再從第三個村落返回自己的村落。他心想：‘我從自己的村落走去第二個村落，在那裏我曾那樣站立、那樣坐下、那樣說話、那樣靜默。又從第二個村落走去第三個村落，在那裏我曾那樣站立、那樣坐下、那樣說話、那樣靜默。又再從第三個村落返回自己的村落。’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兩所房屋中間，能看見人們從兩所房屋的門口進進出出，也能看見人們正在走向哪一所房屋。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位於高山上的湖邊，湖水清晰、清澄、清澈，能看見湖裏的螺貝、沙石、游動的魚群。他心想：‘這些湖水清晰、清澄、清澈，水裏有螺貝、沙石、游動的魚群。’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樣的比丘可稱為一位沙門、一位婆羅門、一位清洗了罪業的人、一位熟習吠陀的人、一位精通教義的人<sup>1</sup>、一位聖者、一位阿羅漢。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沙門呢？止息了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沙門。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婆羅門呢？摒棄了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婆羅門。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清洗了罪業的人呢？清洗了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清洗了罪業的人。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熟習吠陀的人呢？知道什麼是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熟習吠陀的人。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精通教義的人呢？排除了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精通教義的人。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聖者呢？遠離了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聖者。

“比丘們，什麼樣的比丘才是一位阿羅漢呢？遠離了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這樣的比丘就是一位阿羅漢。”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sup>1</sup> 婆羅門(*brāhmaṇa*)、清洗了罪業的人(*nahātaka*)、熟習吠陀的人(*vedagū*)、精通教義的人(*sottiya*)四個詞語用於婆羅門教，但佛陀在這裏把這些詞義引申為“真正的宗教人士”的意思。

## 四十·小馬城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央伽的馬城。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人們視你們為沙門。當人們問你們是誰的時候，你們會答：‘我們是沙門。’

“比丘們，你們既然有沙門的名稱、沙門的身份，便應這樣修學：‘我們要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這才真正符合沙門的名稱、沙門的身份。當我們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的時候，我們的出家便會有結果、有得益，不會白費；在受用別人供養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時，也能為布施者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比丘們，什麼是不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有貪欲而不捨棄貪欲、有瞋恚而不捨棄瞋恚、有忿怒而不捨棄忿怒、有敵意而不捨棄敵意、有怨恨而不捨棄怨恨、有仇恨而不捨棄仇恨、有嫉妒而不捨棄嫉妒、有吝嗇而不捨棄吝嗇、有奸詐而不捨棄奸詐、有虛偽而不捨棄虛偽、有惡欲而不捨棄惡欲、有邪見而不捨棄邪見，因他不捨棄沙門的污垢、沙門的過失、沙門的糟粕，不捨棄地獄與惡趣，所以我說這就是不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

“比丘們，就如外在被僧服所包著的，其實是一把兩邊都有利刃的鉞斧。我說這個譬喻來形容：外在被僧服所包著的，其實是這種出家比丘。

“比丘們，我說，一個穿僧服的人，僅是穿上僧服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裸體的修行人，僅是裸體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在塵垢堆修行的人，僅是在塵垢堆之中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以沐浴作為修行的人，僅是在水中沐浴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在樹下修行的人，僅是在樹下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在空曠地方修行的人，僅是在空曠地方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長站不坐的修行人，僅是站立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斷食的修行人，僅是斷食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持咒的修行人，僅是持咒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一個扎髮的修行人，僅是扎髮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

“比丘們，如果一個穿僧服的人，有貪欲的話便捨棄貪欲、有瞋恚的話便捨棄瞋恚、有忿怒的話便捨棄忿怒、有敵意的話便捨棄敵意、有怨恨的話便捨棄怨恨、有仇恨的話便捨棄仇恨、有嫉妒的話便捨棄嫉妒、有吝嗇的話便捨棄吝嗇、有奸詐的話便捨棄奸詐、有虛偽的話便捨棄虛偽、有惡欲的話便捨棄惡欲、有邪見的話便捨棄邪見，他的朋友和親屬便會視他為穿上了僧服及真正作出穿上僧服的人的行為，會這樣稱讚他：‘賢士，你身為一位穿上僧服的人，穿上了僧服，有貪欲的話便捨棄貪欲、有瞋恚的話便捨棄瞋恚、有忿怒的話便捨棄忿怒、有敵意的話便捨棄敵意、有怨恨的話便捨棄怨恨、有仇恨的話便捨棄仇恨、有嫉妒的話便捨棄嫉妒、有吝嗇的話便捨棄吝嗇、有奸詐的話便捨棄奸詐、有虛偽的話便捨棄虛偽、有惡欲的話便捨棄惡欲、有邪見的話便捨棄邪見。’

“比丘們，我看見一些穿上僧服的人有貪欲、瞋恚、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奸詐、虛偽、惡欲、邪見，因此我說，一個穿僧服的人，僅是穿上僧服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

“比丘們，如果一個裸體的修行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在塵垢堆修行的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以沐浴作為修行的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在樹下修行的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在空曠地方修行的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長站不坐的修行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斷食的修行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持咒的修行人……

“比丘們，如果一個扎髮的修行人，有貪欲的話便捨棄貪欲、有瞋恚的話便捨棄瞋恚、有忿怒的話便捨棄忿怒、有敵意的話便捨棄敵意、有怨恨的話便捨棄怨恨、有仇恨的話便捨棄仇恨、有嫉妒的話便捨棄嫉妒、有吝嗇的話便捨棄吝嗇、有奸詐的話便捨棄奸詐、有虛偽的話便捨棄虛偽、有惡欲的話便捨棄惡欲、有邪見的話便捨棄邪見，他的朋友和親屬便會視他為扎起了頭髮及真正作出扎髮修行的人的行為，會這樣稱讚他：‘賢士，你身為一位扎髮的修行人，扎起了頭髮，有貪欲的話便捨棄貪欲、有瞋恚的話便捨棄瞋恚、有忿怒的話便捨棄忿怒、有敵意的話便捨棄敵意、有怨恨的話便捨棄怨恨、有仇恨的話便捨棄仇恨、有嫉妒的話便捨棄嫉妒、有吝嗇的話便捨棄吝嗇、有奸詐的話便捨棄奸詐、有虛偽的話便捨棄虛偽、有惡欲的話便捨棄惡欲、有邪見的話便捨棄邪見。’

“比丘們，我看見一些扎髮的修行人有貪欲、瞋恚、忿怒、敵意、怨恨、仇恨、嫉妒、吝嗇、奸詐、虛偽、惡欲、邪見，因此我說，一個扎髮的修行人，僅是扎髮並不能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沙門。

“比丘們，什麼是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有貪欲的話便捨棄貪欲、有瞋恚的話便捨棄瞋恚、有忿怒的話便捨棄忿怒、有敵意的話便捨棄敵意、有怨恨的話便捨棄怨恨、有仇恨的話便捨棄仇恨、有嫉妒的話便捨棄嫉妒、有吝嗇的話便捨棄吝嗇、有奸詐的話便捨棄奸詐、有虛偽的話便捨棄虛偽、有惡欲的話便捨棄惡欲、有邪見的話便捨棄邪見，因他捨棄沙門的污垢、沙門的過失、沙門的糟粕，捨棄地獄與惡趣，所以我說這就是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

“他看見自己清除了那些惡不善法，看見自己從那些惡不善法解脫出來，歡悅便會因此而生起；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個池塘，池水清淨、清甜、清涼、清澈，有美麗的池畔，十分怡人。一個從東面來的人，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來到這個池塘後，便清除了口渴和暑熱；一個從南面來的人，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來到這個池塘後，也清除了口渴和暑熱；一個從西面來的人，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來到這個池塘後，也清除了口

渴和暑熱；一個從北面來的人，受暑熱天氣影響，十分疲倦、十分口渴，在來到這個池塘後，也清除了口渴和暑熱。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剎帝利種姓的人出家，來到如來所說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慈、悲、喜、捨後，便會得到內心的平伏。因為他的內心得到平伏，我說這就是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一位婆羅門種姓的人出家……一位吠舍種姓的人出家……一位首陀羅種姓的人出家……任何種姓的人出家，來到如來所說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慈、悲、喜、捨後，都會得到內心的平伏。因為他的內心得到平伏，我說這就是行踐正確的沙門道路。

“一位剎帝利種姓的人出家，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因為他清除了各種漏，所以這是一位真正的沙門。一位婆羅門種姓的人出家……一位吠舍種姓的人出家……一位首陀羅種姓的人出家……任何種姓的人出家，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因為他清除了各種漏，所以這是一位真正的沙門。”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一·娑羅村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娑羅村的婆羅門村落。

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這裏了。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一些人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他們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呢？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呢？”

“居士們，不依法而行、不正直而行，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的原因。居士們，依法而行、正直而行，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的原因。”

“喬答摩賢者這樣簡略地說，我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喬答摩賢者為我們詳細地說，使我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居士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居士們，有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身行，有四種不依法、不正直的口行，有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意行。

“居士們，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身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殺生的人，他們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一些偷盜的人，他們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邪淫的人，他們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身行了。

“居士們，四種不依法、不正直的口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間話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原因、為了他人的原因或為了少許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知道的說不知；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自己看見的說看不見。一些兩舌的人，他們說離間別人的話，使和合的帶來分裂，喜歡分裂，景仰分裂，欣樂分裂，說使人分裂的話。一些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粗魯、無禮、尖酸、苛刻、帶著忿怒、不帶來定。一些綺語的人，他們說不適時的話、不真實的話、沒有意義的話、和法無關的話、和律無關的話、沒有價值的話，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沒有道理，滔滔不絕，對人沒有益處。居士們，這就是四種不依法、不正直的口行了。

“居士們，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意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貪欲的人，他們貪圖別人的財物，心想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心生瞋恚的人，他們惡意思維，內心常想殺害、屠殺、斬殺、摧毀眾生，常想眾生不存在。一些邪見的人，他們帶著這不正確的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意行了。

“居士們，這就是不依法而行、不正直而行了。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的原因了。

“居士們，有三種依法、正直的身行，有四種依法、正直的口行，有三種依法、正直的意行。

“居士們，三種依法、正直的身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捨棄殺生、遠離殺生的人，他們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一些捨棄偷盜、遠離偷盜的人，他們不會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捨棄邪淫、遠離邪淫的人，他們不會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依法、正直的身行了。

“居士們，四種依法、正直的口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捨棄妄語、遠離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間話的時候，不會為自己的原因、為他人的原因或為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就說自己不知，自己知道的就說自己知道；自己看不見的就說自己看不見，自己看見的就說自己看見。一些捨棄兩舌、遠離兩舌的人，他們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一些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一些捨棄綺語、遠離綺語的人，他們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居士們，這就是四種依法、正直的口行了。

“居士們，三種依法、正直的意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不貪欲的人，他們不會貪圖別人的財物，不會想到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不會心生瞋恚的人，他們不會惡意思維，內心只想眾生沒有憎恨，沒有苦迫，沒有顫抖，快樂地生活。一些有正見的人，他們帶著這正確的見解：‘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依法、正直的意行了。

“居士們，這就是依法而行、正直而行了。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的原因了。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婆羅門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富有的婆羅門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



有的居士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富有的居士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四王天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四王天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三十三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梵身天……

“……光天……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淨天……

“……少淨天……

“……無量淨天……

“……遍淨天……

“……廣果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現天……

“……善見天……

“……色究竟天……

“……空無邊處天……

“……識無邊處天……

“……無所有處天……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非想非非想處天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非想非非想處天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的話，他可以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四十二·毗蘭若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一些居住在毗蘭若的婆羅門居士逗留在舍衛城處理一些事務，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那些居住在毗蘭若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毗蘭若的婆羅門居士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一些人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他們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呢？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呢？”

“居士們，不依法而行、不正直而行，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的原因。居士們，依法而行、正直而行，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的原因。”

“喬答摩賢者這樣簡略地說，我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喬答摩賢者為我們詳細地說，使我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居士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毗蘭若的婆羅門居士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居士們，有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身行，有四種不依法、不正直的口行，有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意行。

“居士們，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身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殺生的人，他們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一些偷盜的人，他們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邪淫的人，他們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身行了。

“居士們，四種不依法、不正直的口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間話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原因、為了他人的原因或為了少許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知道的說不知；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自己看見的說看不見。一些兩舌的人，他們說離間別人的話，使和合的帶來分裂，喜歡分裂，景仰分裂，欣樂分裂，說使人分裂的話。一些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粗魯、無禮、尖酸、苛刻、帶著忿怒、不帶來定。一些綺語的人，他們說不適時的話、不真實的話、沒有意義的話、和法無關的話、和律無關的話、沒有價值的話，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沒有道理，滔滔不絕，對人沒有益處。居士們，這就是四種不依法、不正直的口行了。

“居士們，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意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貪欲的人，他們貪圖別人的財物，心想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心生瞋恚的人，他們惡意思維，內心常想殺害、屠殺、斬殺、摧毀眾生，常想眾生不存在。一些邪見的人，他們帶著這不正確的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不依法、不正直的意行了。

“居士們，這就是不依法而行、不正直而行了。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的原因了。

“居士們，有三種依法、正直的身行，有四種依法、正直的口行，有三種依法、正直的意行。

“居士們，三種依法、正直的身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捨棄殺生、遠離殺生的人，他們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一些捨棄偷盜、遠離偷盜的人，他們不會盜取別人藏在村落或森林的財物。一些捨棄邪淫、遠離邪淫的人，他們不會跟受父母保護、受兄弟保護、受姊妹保護、受親屬保護、有丈夫、受法律保護、已接受婚聘等女性發生性行為。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依法、正直的身行了。

“居士們，四種依法、正直的口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捨棄妄語、遠離妄語的人，他們在被帶到集會中、大眾中、親屬中、同業中或王族中問話的時候，不會為自己的原因、為他人的原因或為物質利益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自己不知的就說自己不知，自己知道的就說自己知道；自己看不見的就說自己看不見，自己看見的就說自己看見。一些捨棄兩舌、遠離兩舌的人，他們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合的話。一些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的人，他們無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一些捨棄綺語、遠離綺語的人，他們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居士們，這就是四種依法、正直的口行了。

“居士們，三種依法、正直的意行是什麼呢？

“居士們，一些不貪欲的人，他們不會貪圖別人的財物，不會想到佔據別人的財物。一些不會心生瞋恚的人，他們不會惡意思維，內心只想眾生沒有憎恨，沒有苦迫，沒有顫抖，快樂地生活。一些有正見的人，他們帶著這正確的見解：‘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居士們，這就是三種依法、正直的意行了。

“居士們，這就是依法而行、正直而行了。這就是眾生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的原因了。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富有的剎帝利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婆羅門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富有的婆羅門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富有的居士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富有的居士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

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四王天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四王天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三十三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梵身天……

“……光天……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淨天……

“……少淨天……

“……無量淨天……

“……遍淨天……

“……廣果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現天……

“……善見天……

“……色究竟天……

“……空無邊處天……

“……識無邊處天……

“……無所有處天……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非想非非想處天之中的話，他可以投生在非想非非想處天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居士們，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如果想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的話，他可以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是一個依法而行、正直而行的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毗蘭若的婆羅門居士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四十三·大廣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拘絺羅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

“賢友，人們說‘劣慧，劣慧’。劣慧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不知，不知’，因此這稱為劣慧。不知什麼呢？不知什麼是苦，不知什麼是苦集，不知什麼是苦滅，不知什麼是苦滅之道。賢友，‘不知，不知’，因此這稱為劣慧。”

大拘絺羅尊者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他進一步問舍利弗尊者：“賢友，人們說‘智慧，智慧’。智慧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知道，知道’，因此這稱為智慧。知道什麼呢？知道什麼是苦，知道什麼是苦集，知道什麼是苦滅，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賢友，‘知道，知道’，因此這稱為智慧。”

“賢友，人們說‘識，識’。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識別，識別’，因此這稱為識。識別什麼呢？識別什麼是樂，識別什麼是苦，識別什麼是不苦不樂。賢友，‘識別，識別’，因此這稱為識。”

“賢友，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還是互不相關的呢？這兩種東西能否分開而各自運作呢？”

“賢友，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兩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賢友，一個人在知道事物時，就是在識別事物；在識別事物時，就是在知道事物。因此，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兩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

“賢友，既然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那麼它們的分別是什麼呢？”

“賢友，智慧和識這兩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它們的分別就是：智慧是應要修習的，識應要遍知事物。”

“賢友，人們說‘受，受’。受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領受，領受’，因此這稱為受。領受什麼呢？領受什麼是樂，領受什麼是苦，領受什麼是不苦不樂。賢友，‘領受，領受’，因此這稱為受。”

“賢友，人們說‘想，想’。想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什麼是藍色，認知什麼是黃色，認知什麼是紅色，認知什麼是白色等等。賢友，‘認知，認知’，因此這稱為想。”

“賢友，受、想、識這三種東西是連在一起還是互不相關的呢？這三種東西能否分開而各自運作呢？”

“賢友，受、想、識這三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三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賢友，一個人在領受事物時，就是在認知事物；在認知事物時，就是在識別事物。因此，這三種東西是連在一起的，不是互不相關的。這三種東西不能分開而各自運作。”

“賢友，放捨五根而淨化意識，能帶來什麼？”

“賢友，放捨五根而淨化意識的話，如果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能帶來空無

邊處；如果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能帶來識無邊處；如果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能帶來無所有處。”

“賢友，什麼東西能帶來知法呢？”

“賢友，慧眼能帶來知法。”

“賢友，智慧能帶來什麼利益呢？”

“賢友，智慧能帶來無比智、遍知、斷除煩惱的利益。”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令正見得到生起呢？”

“賢友，有兩種條件，可令正見得到生起：聆聽他人說法、如理思維。賢友，這兩種條件可令正見得到生起。”

“賢友，正見攝持多少東西，然後帶來心解脫的果和利益，帶來慧解脫的果和利益呢？”

“賢友，正見攝持五種東西，然後帶來心解脫的果和利益，帶來慧解脫的果和利益。賢友，正見攝持持戒、多聞、交談<sup>1</sup>、止、觀。正見攝持這五種東西，然後帶來心解脫的果和利益，帶來慧解脫的果和利益。”

“賢友，有多少種有呢？”

“賢友，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賢友，眾生為什麼會在將來投生至後有呢？”

“賢友，當眾生受無明的覆蓋、受渴愛的繫縛時，便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這樣便會在將來投生至後有。”

“賢友，怎樣才可不再在將來投生至後有呢？”

“賢友，對無明無欲，生起了明，息滅了渴愛，這樣便不再在將來投生至後有。”

“賢友，什麼是初禪呢？”

“賢友，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賢友，這就是稱為初禪了。”

“賢友，初禪有多少種東西在內呢？”

“賢友，初禪有五種東西在內。賢友，進入初禪的比丘，帶有覺、觀、喜、樂、一心。賢友，初禪有這五種東西在內。”

“賢友，初禪捨棄多少東西，具有多少東西呢？”

“賢友，初禪捨棄五種東西，具有五種東西。賢友，進入初禪的比丘，捨棄了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帶有覺、觀、喜、樂、一心。初禪捨棄了這五種東西，具有這五種東西。”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各有不同的對象，各別在自己的境界之中活動，不會體驗其他的對象和境界。賢友，當五根各別在自己的對象和境界之中活動時，什麼是它們的依處，以什麼來體驗各種對象和境界呢？”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各有不同的對象，各別在自己的境界之中活動，不會體驗其他的對象和境界。賢友，當五根各別在自己的對象和境界之中活動時，意是它們的依處，以意來體驗各種對象和境界。”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是依什麼東西來立足的呢？”

“賢友，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是依壽來立足的。”

---

<sup>1</sup>“交談”的巴利文是“*sākacchā*”，在《增支部》的註釋《希求滿足》(*Manorathapūraṇī*)之中在這裏解釋為“法的交談”。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二一一·大拘絺羅經》之中，跟這裏相應的詞語是“真諦”。真諦的巴利文是“*sacca*”，梵文是“*satya*”，跟“*sākacchā*”的發音相近，這裏可能是巴利文本的文誤。

“賢友，壽是依什麼東西來立足的呢？”

“賢友，壽是依暖來立足的。”

“賢友，暖是依什麼東西來立足的呢？”

“賢友，暖是依壽來立足的。”

“賢友，現在我聽到舍利弗尊者這樣說：‘壽是依暖來立足的。’現在我也聽到舍利弗尊者這樣說：‘暖是依壽來立足的。’我怎樣理解當中的義理呢？”

“賢友，既然這樣，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賢友，就正如當油燈燃亮時，能依火焰而知道有光，能依光而知道有火焰。同樣地，壽是依暖來立足的，暖也是依壽來立足的。”

“賢友，壽行和受是同樣的東西還是各異的東西呢？”

“賢友，壽行和受是不同的東西。賢友，如果壽行和受是同樣的東西，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便不能出定。因為壽行和受各異，所以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可以出定。”

“賢友，當這個身體失去了多少東西，便會遭人遺棄、遭人丟棄、長眠地下，像木頭那樣沒有心意活動呢？”

“賢友，當這個身體失去了壽、暖、識三種東西，便會遭人遺棄、遭人丟棄、長眠地下，像木頭那樣沒有心意活動。”

“賢友，一個死亡的人和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賢友，一個死亡的人，他的身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口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心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壽竭盡，暖退卻，根散壞。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他的身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口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心行息滅及猗息下來；但是壽不竭盡，暖不退卻，根清淨。這就是他們的分別。”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得不苦不樂心解脫正受呢？”

“賢友，有四種條件，可得不苦不樂心解脫正受。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sup>1</sup>賢友，有這四種條件，可得不苦不樂心解脫正受。”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得無相心解脫正受呢？”

“賢友，有兩種條件，可得無相心解脫正受。對所有相不作意，對無相界作意。賢友，有這兩種條件，可得無相心解脫正受。”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使無相心解脫保持下去呢？”

“賢友，有三種條件，可使無相心解脫保持下去。對所有相不作意，對無相界作意，之前作好準備。賢友，有這三種條件，可使無相心解脫保持下去。”

“賢友，有多少條件，可從無相心解脫出定呢？”

“賢友，有兩種條件，可從無相心解脫出定。對所有相作意，對無相界不作意。賢友，有這兩種條件，可從無相心解脫出定。”

“賢友，無量心解脫、無所有處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這四種東西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還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賢友，無量心解脫、無所有處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這四種東西從一方面來說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賢友，哪方面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呢？”

“賢友，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

<sup>1</sup> 在經文中沒有清楚指出哪四種條件，只是複述四禪的內容。四禪有捨、(正)念、清淨三種質素在其中。此外，以捨心來超越苦樂是四禪其中的一項特點。

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的內心帶著悲心……他的內心帶著喜心……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賢友，這就是稱為無量心解脫了。

“賢友，什麼是無所有處心解脫呢？”

“賢友，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賢友，這就是稱為無所有處心解脫了。

“賢友，什麼是空心解脫呢？”

“賢友，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修習，他這樣反思：‘我和我所都是空的。’賢友，這就是稱為空心解脫了。

“賢友，什麼是無相心解脫呢？”

“賢友，一位比丘對所有相不作意，進入無相心定。賢友，這就是稱為無相心解脫了。

“賢友，這方面就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

“賢友，哪方面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賢友，貪欲為內心帶來限量，瞋恚為內心帶來限量，愚癡為內心帶來限量。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量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賢友，貪欲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瞋恚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愚癡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所有處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賢友，貪欲為內心帶來各種相，瞋恚為內心帶來各種相，愚癡為內心帶來各種相。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相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賢友，這方面就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舍利弗尊者說了以上的話後，大拘絺羅尊者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四·小廣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毗舍迦優婆塞前往法施比丘尼那裏，對法施比丘尼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法施比丘尼說：

“賢姊，人們說‘身，身’。世尊所說的身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世尊說，五取蘊就是身。這就是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毗舍迦賢友，這五取蘊就是世尊所說的身了。”

“賢姊，十分好！”

毗舍迦優婆塞對法施比丘尼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再問法施比丘尼：“賢姊，人們說‘身集，身集’。世尊所說的身集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各種事物產生愛喜。毗舍迦賢友，這就是世尊所說的身集了。”

“賢姊，人們說‘身滅，身滅’。世尊所說的身滅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對渴愛徹底無欲、息滅、離棄、放捨、解脫、不黏著。毗舍迦賢友，這就是世尊所說的身滅了。”

“賢姊，人們說‘身滅之道，身滅之道’。世尊所說的身滅之道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世尊說，八正道就是身滅之道。這就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賢姊，執取和五取蘊是同樣的東西還是各異的東西呢？”

“毗舍迦賢友，執取和五取蘊既不是同樣的東西也不是各異的東西。對五取蘊有貪欲便會有執取。”

“賢姊，什麼是身見呢？”

“毗舍迦賢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他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他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他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毗舍迦賢友，這就是身見了。”

“賢姊，什麼是沒有身見呢？”

“毗舍迦賢友，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他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他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他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毗舍迦賢友，這就

是沒有身見了。”

“賢姊，什麼是八正道呢？”

“毗舍迦賢友，八正道就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賢姊，八正道是屬於行還是非行<sup>1</sup>的呢？”

“毗舍迦賢友，八正道是屬於行的。”

“賢姊，戒、定、慧三蘊組成八正道還是八正道組成戒、定、慧三蘊呢？”

“毗舍迦賢友，不是戒、定、慧三蘊組成八正道，而是八正道組成戒、定、慧三蘊。毗舍迦賢友，正語、正業、正命，這三法組成戒蘊；正精進、正念、正定，這三法組成定蘊；正見、正思維，這二法組成慧蘊。”

“賢姊，什麼是定，什麼是定相，什麼是定的所需，什麼是定的修習呢？”

“毗舍迦賢友，內心安住一境，這就是定；四念處就是定相；四正勤就是定的所需；反覆修習這三種東西，常常修習這三種東西，這就是定的修習。”

“賢姊，有多少種行呢？”

“毗舍迦賢友，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

“賢姊，什麼是身行，什麼是口行，什麼是心行呢？”

“毗舍迦賢友，出入息是身行，覺和觀是口行，想和受是心行。”

“賢姊，為什麼出入息是身行，為什麼覺和觀是口行，為什麼想和受是心行呢？”

“毗舍迦賢友，出入息是屬於身體、依靠身體的活動，因此出入息是身行。一個人先有覺和觀，然後才說出說話，因此覺和觀是口行。想和受是屬於心、依靠心的活動，因此想和受是心行。”

“賢姊，怎樣得到想受滅盡定正受呢？”

“毗舍迦賢友，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不會這樣想：‘我將會進入想受滅盡定’、‘我現在進入想受滅盡定’或‘我已進入了想受滅盡定’。在之前當他內心準備好的時候，便會進入想受滅盡定。”

“賢姊，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首先息滅身行、口行還是心行呢？”

“毗舍迦賢友，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首先息滅口行，然後息滅身行，然後息滅心行。”

“賢姊，怎樣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呢？”

“毗舍迦賢友，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不會這樣想：‘我將會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我現在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或‘我已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在之前當他內心準備好的時候，便會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

“賢姊，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首先是生起身行、口行還是心行呢？”

“毗舍迦賢友，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首先生起心行，然後生起身行，然後生起口行。”

“賢姊，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會有多少觸證呢？”

“毗舍迦賢友，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會有三種觸證：空觸證、無相觸證、無願觸證。”

---

<sup>1</sup>“行”(saṅkhata)有“被造作出來的”、“造作”、“由因緣條件所生的事物”等意思，亦即是指“世間法”。相對來說，“非行”(asaṅkhata)有“不是被造作出來的”、“不造作”、“因緣條件息滅的後果”等意思，這即是指“出世間法”或“涅槃”。八正道仍然是行、仍然是有造作的東西，但可通過這條有行、有造作的途徑而達至無行、無造作的涅槃。

“賢姊，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內心傾向什麼，朝向什麼，邁向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內心傾向遠離，朝向遠離，邁向遠離。”

“賢姊，有多少種受呢？”

“毗舍迦賢友，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賢姊，什麼是樂受，什麼是苦受，什麼是不苦不樂受呢？”

“毗舍迦賢友，身心所感受的快樂和舒暢，這就是樂受。身心所感受的痛苦和不舒暢，這就是苦受。身心所感受的既不是舒暢也不是不舒暢，這就是不苦不樂受。”

“賢姊，在樂受之中有什麼樂，有什麼苦；在苦受之中有什麼苦，有什麼樂；在不苦不樂受之中有什麼樂，有什麼苦呢？”

“毗舍迦賢友，在樂受之中，當持續時便有樂，當改變時便有苦。在苦受之中，當持續時便有苦，當改變時便有樂。在不苦不樂受之中，當有智時便有樂，當無智時便有苦。”

“賢姊，什麼性向潛藏在樂受之中，什麼性向潛藏在苦受之中，什麼性向潛藏在不苦不樂受之中呢？”

“毗舍迦賢友，貪著的性向潛藏在樂受之中，厭惡的性向潛藏在苦受之中，無明的性向潛藏在不苦不樂受之中。”

“賢姊，是否所有樂受都潛藏著貪著的性向，所有苦受都潛藏著厭惡的性向，所有不苦不樂受都潛藏著無明的性向呢？”

“毗舍迦賢友，不是所有樂受都潛藏著貪著的性向的，不是所有苦受都潛藏著厭惡的性向的，不是所有不苦不樂受都潛藏著無明的性向的。”

“賢姊，在樂受之中應要捨棄什麼，在苦受之中應要捨棄什麼，在不苦不樂受之中應要捨棄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在樂受之中應要捨棄貪著的性向，在苦受之中應要捨棄厭惡的性向，在不苦不樂受之中應要捨棄無明的性向。”

“賢姊，是否在所有樂受之中都要捨棄貪著的性向，在所有苦受之中都要捨棄厭惡的性向，在所有不苦不樂受之中都要捨棄無明的性向呢？”

“毗舍迦賢友，不是在所有樂受之中都要捨棄貪著的性向的，不是在所有苦受之中都要捨棄厭惡的性向的，不是在所有不苦不樂受之中都要捨棄無明的性向的。毗舍迦賢友，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時因他捨棄了貪欲，所以貪著的性向是不在那裏的。毗舍迦賢友，一位比丘這樣反思：‘我什麼時候才能進入聖者的境界呢！’他生起了一個追求無上解脫的欲望，以這欲望為條件而帶來苦惱。這時因他捨棄了厭惡，所以厭惡的性向是不在那裏的。毗舍迦賢友，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時因他捨棄了無明，所以無明的性向是不在那裏的。”

“賢姊，跟樂受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跟樂受對應的是苦受。”

“賢姊，跟苦受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跟苦受對應的是樂受。”

“賢姊，跟不苦不樂受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跟不苦不樂受對應的是無明。”

“賢姊，跟無明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跟無明對應的是明。”

“賢姊，跟明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跟明對應的是解脫。”

“賢姊，跟解脫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跟解脫對應的是涅槃。”

“賢姊，跟涅槃對應的是什麼呢？”

“毗舍迦賢友，你的問題過了界限，你不能掌握問題的界限。修習梵行就是為了導向涅槃，邁向涅槃，帶來涅槃。毗舍迦賢友，如果你喜歡的話，前往世尊那裏再問他，當他為你解說時，你便受持這個義理。”

毗舍迦優婆塞對法施比丘尼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之後起座對法施比丘尼作禮，右繞法施比丘尼，然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毗舍迦優婆塞把所有跟法施比丘尼交談的內容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毗舍迦優婆塞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毗舍迦，法施比丘尼是一位智者。毗舍迦，法施比丘尼有大智慧。毗舍迦，如果你再問我這個義理，我的解釋也會像法施比丘尼所解釋的那樣，你應受持這個義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毗舍迦優婆塞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五·小行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四種法。這四種法是什麼呢？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呢？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貪欲不會使人腐敗。’他們在男女欲樂之中沉淪，常常走到一些女性扎髮遊方者那裏，心想：‘為什麼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稱遍知貪欲，視貪欲為將來的恐懼之處，要捨棄貪欲呢？接觸這些年輕女性遊方者的柔軟身軀、嫩滑的手臂不是很快樂嗎？’他們在男女欲樂之中沉淪，於是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在那裏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這時候，他們心想：‘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稱遍知貪欲，視貪欲為將來的恐懼之處，要捨棄貪欲；這是有原因的。現在我以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了！’

“比丘們，就如如在夏季最後一個月，蔓藤的果子破裂，種子掉在一棵娑羅樹下。那棵娑羅樹住著一個天神，他感到害怕、驚慌、震驚。這時候，他的朋友和親屬，還有居住在其他園林、其他樹木的天神一起過來安慰他：‘賢者，不要恐懼。賢者，不要恐懼。可能會有孔雀吃了這粒種子，或動物吃了它，或大火燒了它，或在園林工作的人清除它，或白蟻蛀了它，或它不能成長。’但是，沒有孔雀吃這粒種子，沒有動物吃它，沒有大火燒它，沒有在園林工作的人清除它，沒有白蟻蛀它，它能夠成長。種子受雨水滋育，便開始生長，那幼嫩、柔軟、到處攀緣的蔓藤纏繞著娑羅樹來生長。

“比丘們，這時候，住在娑羅樹的天神心想：‘為什麼我的朋友、親屬和其他天神要過來安慰我，說蔓藤或者不會生長呢？接觸這些幼嫩、柔軟、到處攀緣的蔓藤不是很快樂嗎？’之後，蔓藤纏繞著娑羅樹，在娑羅樹頂分叉生長，覆蓋了整棵娑羅樹，最後使娑羅樹枯萎。

“比丘們，這時候，住在娑羅樹的天神心想：‘我的朋友、親屬和其他天神過來安慰我，說蔓藤或者不會生長；這是有原因的。現在我因為這棵蔓藤的原因而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了！’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貪欲不會使人腐敗。’他們在男女欲樂之中沉淪，常常走到一些女性扎髮遊方者那裏，心想：‘為什麼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稱遍知貪欲，視貪欲為將來的恐懼之處，要捨棄貪欲呢？接觸這些年輕女性遊方者的柔軟身軀、嫩滑的手臂不是很快樂嗎？’他們在男女欲樂之中沉淪，於是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在那裏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這時候，他們心想：‘那些沙門婆羅門賢者宣稱遍知貪欲，視貪欲為將來的恐懼之處，要捨棄貪欲；這是有原因的。現在我以貪欲為原因，貪欲為因緣，領受劇烈、刺骨的苦受了！’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呢？一些裸體外道，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

“他們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他們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他們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他們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

“他們穿麻、粗麻、裹屍布、破布、樹皮、羚羊皮、羚羊皮條、吉祥草衣、樹皮衣、木條衣、頭髮衣、馬尾毛衣、貓頭鷹羽毛衣。

“他們是一些修習拔鬚髮的人，常把自己的鬚髮拔除；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期站立的人，不使用坐具；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時間蹲下的人，盡力保持蹲下的姿勢；他們是一些修習睡刺床的人，睡在帶有尖刺的床上；他們是一些每天沐浴三次的人，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

“他們修習以上各種的方法，不斷折磨、嚴重折磨這個身體。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呢？一些本性貪欲很強的人，貪欲常常為他們帶來苦惱；一些本性瞋恚很強的人，瞋恚常常為他們帶來苦惱；一些本性愚癡很強的人，愚癡常常為他們帶來苦惱。他們帶著這些苦惱，甚至痛泣流淚，但修習圓滿、清淨的梵行。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呢？一些本性貪欲不強的人，貪欲很少為他們帶來苦惱；一些本性瞋恚不強的人，瞋恚很少為他們帶來苦惱；一些本性愚癡不強的人，愚癡很少為他們帶來苦惱。他們的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們進入了初禪。他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們進入了二禪。他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們進入了三禪。他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們進入了四禪。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六·大行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大多數眾生都有這種貪欲和願望：想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減少，想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增加。雖然大多數眾生都有這種貪欲和願望，但往往是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減少。比丘們，你們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不知什麼是應行踐的法，什麼是不應行踐的法；不知什麼是應習近的法，什麼是不應習近的法。當不知的時候，便會行踐那些不應行踐的法，不行踐那些應行踐的法；習近那些不應習近的法，不習近那些應習近的法。當他行踐那些不應行踐的法，不行踐那些應行踐的法；習近那些不應習近的法，不習近那些應習近的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沒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知道什麼是應行踐的法，什麼是不應行踐的法；知道什麼是應習近的法，什麼是不應習近的法。當知道的時候，便不會行踐那些不應行踐的法，行踐那些應行踐的法；不習近那些不應習近的法，習近那些應習近的法。當他不行踐那些不應行踐的法，行踐那些應行踐的法；不習近那些不應習近的法，習近那些應習近的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有四種法。這四種法是什麼呢？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

“比丘們，一個無知、帶有無明的人，不能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當不如實知的時候，便會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當他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沒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無知、帶有無明的人，不能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當不如實知的時候，便會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當他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沒

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無知、帶有無明的人，不能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當不如實知的時候，便不會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當他不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沒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無知、帶有無明的人，不能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當不如實知的時候，便不會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當他不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沒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有知、有明的人，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當如實知的時候，便不會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當他不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有知、有明的人，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當如實知的時候，便不會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當他不行踐這些法，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有知、有明的人，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當如實知的時候，便會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當他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一個有知、有明的人，如實知有一種法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當如實知的時候，便會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當他行踐這些法，不避開這些法的時候，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便會減少，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東西便會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是有知解的人的行事模式。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呢？一些人在殺生時感到苦惱，以殺生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偷盜時感到苦惱，以偷盜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邪淫時感到苦惱，以邪淫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妄語時感到苦惱，以妄語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兩舌時感到苦惱，以兩舌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惡口時感到苦惱，以惡口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綺語時感到苦惱，以綺語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貪欲時感到苦惱，以貪欲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心生瞋恚時感到苦惱，以瞋恚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邪見時感到苦惱，以邪見為條件而帶來苦惱。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呢？一些人在殺生時感到快樂，以殺生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偷盜時感到快樂，以偷盜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邪淫時感到快樂，以邪淫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妄語時感到快樂，以妄語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兩舌時感到快樂，以兩舌為條件而帶來快樂；



在惡口時感到快樂，以惡口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綺語時感到快樂，以綺語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貪欲時感到快樂，以貪欲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心生瞋恚時感到快樂，以瞋恚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邪見時感到快樂，以邪見為條件而帶來快樂。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呢？一些人在遠離殺生時感到苦惱，以不殺生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偷盜時感到苦惱，以不偷盜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邪淫時感到苦惱，以不邪淫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妄語時感到苦惱，以不妄語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兩舌時感到苦惱，以不兩舌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惡口時感到苦惱，以不惡口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綺語時感到苦惱，以不綺語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貪欲時感到苦惱，以不貪欲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遠離瞋恚心時感到苦惱，以不瞋恚為條件而帶來苦惱；在正見時感到苦惱，以正見為條件而帶來苦惱。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呢？一些人在遠離殺生時感到快樂，以不殺生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偷盜時感到快樂，以不偷盜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邪淫時感到快樂，以不邪淫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妄語時感到快樂，以不妄語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兩舌時感到快樂，以不兩舌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惡口時感到快樂，以不惡口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綺語時感到快樂，以不綺語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貪欲時感到快樂，以不貪欲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遠離瞋恚心時感到快樂，以不瞋恚為條件而帶來快樂；在正見時感到快樂，以正見為條件而帶來快樂。他們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了。

“比丘們，就如有一般混合了毒藥的苦汁。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這是一般混合了毒藥的苦汁，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飲了它。當飲它的時候不會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之後更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那人不經計量、不放捨便飲下了它。當飲它的時候不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之後更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個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也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

“比丘們，就如有一壺色、香、味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這是一壺色、香、味俱全但是混合了毒藥的酒，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飲了它。當飲它的時候會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但之後也會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那人不經計量、不放捨便飲下了它。當飲它的時候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但之後也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個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但為將來帶來苦報的法。

“比丘們，就如有一些混合了各種藥物的牛尿<sup>1</sup>。一個有黃疸病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這是一些混合了各種藥物的牛尿，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飲了它。當飲它的時候不會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但之後會帶來快樂。’那人作出計量、不放捨而飲下了它。當飲它的時候不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但之後帶

---

<sup>1</sup>“牛尿”的巴利文是“pūti-mutta”。某些動物的尿或糞便雖然氣味難聞，但可作藥用。

來快樂。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個在著手實行時現在苦，但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些混合在一起的乳酪、蜜糖、乳漿、糖漿。一個有痢疾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這是一些混合在一起的乳酪、蜜糖、乳漿、糖漿，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飲了它。當飲它的時候會帶來色、香、味的悅樂，之後也會帶來快樂。’那人作出計量、不放捨而飲下了它。當飲它的時候帶來色、香、味的悅樂，在之後也帶來快樂。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就是形容那個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

“比丘們，就正如雨季最後的一個月，是晴朗的時分，天空沒有雲霧。當日出的時候，太陽的光明、光亮、光耀能把天空上所有黑暗驅散。同樣地，那個在著手實行時現在樂，也為將來帶來樂報的法所帶來的光明、光亮、光耀，能把其餘凡夫沙門婆羅門的教說驅散。”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七·觀察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比丘應要檢視如來，觀察如來是不是一位等正覺。如果一位比丘沒有他心智，應怎樣觀察如來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一位沒有他心智的比丘，應從兩方面來檢視如來：如來怎樣眼看事物，如來怎樣耳聽事物。他觀察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否有污染存在。當他這樣檢視的時候便會知道，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沒有污染存在的。

“當知道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沒有污染存在之後，他再進一步檢視：觀察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否有污染夾雜其中。當他這樣檢視的時候便會知道，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沒有污染夾雜其中的。

“當知道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沒有污染夾雜其中之後，他再進一步檢視：觀察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否清淨。當他這樣檢視的時候便會知道，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清淨的。

“當知道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清淨之後，他再進一步檢視：觀察如來<sup>1</sup>是長時間還是短暫具有這種善法。當他這樣檢視的時候便會知道，如來長時間具有這種善法，不是短暫具有這種善法。

“當知道如來長時間具有這種善法之後，他再進一步檢視：一些比丘當不著名及沒有聲望時，便沒有缺失，但當著名及有聲望時，便會生起一些缺失；如來是一位著名及有聲望的比丘，觀察他會不會因此而生起一些缺失。當他這樣檢視的時候便會知道，如來不會因著名及有聲望而生起缺失的。

“當知道如來不會因著名及有聲望而生起缺失之後，他再進一步檢視：觀察如來樂於帶來無懼還是帶來恐懼；是否清除了貪欲，盡除了貪欲而不會追逐欲樂。當他這樣檢視的時候便會知道，如來樂於帶來無懼；清除了貪欲，盡除了貪欲而不會追逐欲樂。

“比丘們，如果有人問這位比丘：‘你基於什麼理由，基於什麼信念，說如來樂於帶來無懼；清除了貪欲，盡除了貪欲而不會追逐欲樂呢？’

“比丘們，這位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無論如來在大眾之中或獨處，無論身處有修養或沒有修養的人之中，無論在一些曾受教導的人群、一些追求物欲的人、一些遠離物欲的人之中，也不會藐視別人。我也曾在世尊面前聽過，曾在世尊面前受教，世尊說他樂於帶來無懼；清除了貪欲，盡除了貪欲而不會追逐欲樂。’

---

<sup>1</sup>“如來”在這裏和如下四段的巴利原文都是“*āyasmant*”（尊者），之後的段落又用回“*Tathāgata*”。 “尊者”通常是用於佛陀的比丘弟子的稱呼，為了不致混淆，所以在這五段之中一共十個“*āyasmant*”全譯作“如來”。

“比丘們，你們應再進一步問如來：‘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否有污染存在的呢？’如來將會這樣解說：‘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沒有污染存在的。’”

“‘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否有污染夾雜其中的呢？’如來將會這樣解說：‘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沒有污染夾雜其中的。’”

“‘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否清淨的呢？’如來將會這樣解說：‘如來在眼看事物、耳聽事物時是清淨的。這就是我眼看事物、耳聽事物的方式，這就是我的境界，我對此沒有染著。’”

“比丘們，一位比丘弟子值得前往這樣說的導師那裏聽法。導師為他所說的法十分高超、十分高尚，使人辨明是非黑白。

“比丘們，導師為這位比丘說十分高超、十分高尚，使人辨明是非黑白的法，這位比丘弟子從中以無比智而得到究竟，因此他對導師有這份淨信：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比丘們，如果有人問這位比丘：‘你基於什麼理由，基於什麼信念，說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呢？’”

“比丘們，這位比丘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賢友，我前往世尊那裏聽法。世尊為我說十分高超、十分高尚，使人辨明是非黑白的法。我聽了之後從中以無比智而得到究竟，因此我對導師有這份淨信：世尊是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宣說出來，僧團能善隨修習。’”

“比丘們，任何人以這樣的理由、這樣的文句、這樣的言詞來建立對如來敬信，使這份敬信生根、鞏固，這稱為建基於理由之上的敬信，紮根於見解之上的敬信，堅固的敬信。世間上任何沙門、婆羅門、天神、魔羅或梵天等都沒有能力把這份敬信破壞。

“比丘們，這就是以法來檢視如來了。如來是可以這樣受法來善檢視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八·拘睒彌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拘睒彌的比丘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他們不能互相說服對方，不能互相接受對方。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於是世尊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那些比丘說：‘尊者們，導師叫你們。’”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導師叫你們。”

那些比丘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那些比丘說：“聽說你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你們不能互相說服對方，不能互相接受對方。那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在你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的時候，還能否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口業、意業來對待同修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在你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的時候，便不能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口業、意業來和同修相處了。你們這些愚癡的人為什麼這樣做呢？你們究竟見些什麼，知些什麼呢？你們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你們不能互相說服對方，不能互相接受對方。這將為你們這些愚癡的人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有六種法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這六種法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身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口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以慈心作意業來對待同修。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樂於和具戒的同修共同受用如法取得的東西，即使是鉢中的食物，都樂於和人均分。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戒之中；他的戒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無論在公開或隱蔽的場合，都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正見之中；他的正見是聖者之見，是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這是一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的法。

“比丘們，這就是六種能帶來善意、關愛、尊敬、和合、無諍、融洽、團結

的法了。

“比丘們，在這六種帶來善意的法之中，最高、最攝受、最攝持的，就是那種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正見之中的法了。這種見是聖者之見，是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

“比丘們，就如一問尖頂屋，最高、最攝受、最攝持的，就是那個尖頂了。同樣地，在這六種帶來善意的法之中，最高、最攝受、最攝持的，就是那種和同修一起生活在正見之中的法了。這種見是聖者之見，是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

“比丘們，怎樣取得這聖者之見，出世間之見，能使人徹底清除苦的正見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這樣反思：‘我的內心是否還有污染沒捨棄呢？我是否因污染心而沒有如實知、如實見呢？’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貪欲，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瞋恚，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昏睡，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掉悔，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疑惑，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內心對現生有追逐，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內心對來生有追逐，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和人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攻擊別人，這就是一種污染心。

“當他捨棄這些污染時，便知道：‘我的內心已經沒有這些污染，我因沒有污染心而有如實知、如實見，我內心有覺悟真諦的能力。’他得到第一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我跟隨這種見反覆修習，常常修習，是否會得到止息，是否會得到寂滅呢？’當他隨這種見反覆修習，常常修習時，便知道：‘我跟隨這種見反覆修習，常常修習，會得到止息，會得到寂滅。’他得到第二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我具有這樣的見了，但有沒有外道的沙門或婆羅門具有這樣的見呢？’當他觀察時，便知道：‘我具有這樣的見了，但沒有外道的沙門或婆羅門具有這樣的見。’他得到第三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依法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依法本質。’比丘們，什麼是依法的本質呢？一個具有正見的人，會有這種依法的本質：無論犯了任何戒，都會立即向導師或智者同修懺悔，說出自己的過失，發露自己的過失，好讓將來約束自己，不再毀犯。就正如一個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當伸出的手腳觸到火炭後，也會懂得立即縮回。同樣地，一個具有正見的人，會有這種依法的本質：無論犯了任何戒，都會立即向導師或智者同修懺悔，說出自己的過失，發露自己的過失，好讓將來約束自己，不再毀犯。當他觀察時，便知道：‘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依法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依法本質。’他得到第四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依法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依法本質。’比丘們，什麼是依法的本質呢？一個具有正見的人，會有這種依法的本質：即使要為同修做各種辛勞的工作，自己也不會忽

略戒增上學、心增上學、慧增上學。就正如繫在樁柱的母牛，即使跟小牛分開，內心也繫念著小牛。同樣地，一個具有正見的人，會有這種依法的本質：即使要為同修做各種辛勞的工作，自己也不會忽略戒增上學、心增上學、慧增上學。當他觀察時，便知道：‘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依法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依法本質。’他得到第五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力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力的本質。’比丘們，什麼是力的本質呢？一個具有正見的人，會有這種力的本質：當如來講授法和律的時候，會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當他觀察時，便知道：‘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力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力的本質。’他得到第六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再者，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力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力的本質。’比丘們，什麼是力的本質呢？一個具有正見的人，會有這種力的本質：當如來講授法和律的時候，會得到一份由法義所帶來的樂受，會得到一份聞法的歡悅。當他觀察時，便知道：‘具有這樣的見的人會有一種力的本質，我也有這樣的力的本質。’他得到第七種智，這是聖者的智，出世間的智，有別於凡夫的智。

“比丘們，一位具有這七種智的聖弟子，有一種依法的本質，能證得入流果。比丘們，一位具有這七種智的聖弟子，能具有入流的果位。”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四十九·梵天請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一次，我住在郁伽羅村須婆伽林中的娑羅王樹下。那時候，波迦梵天生起這種惡見：這裏常恆、這裏牢固、這裏持久、這裏獨存、這裏是長生不死之法；這裏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在眾多出離的地方之中，沒有一處比這裏更高的了。

“比丘們，我以他心智知道波迦梵天的心念。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我在郁伽羅村須婆伽林中的娑羅王樹下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當波迦梵天從遠處看見我前往他那裏時，便對我說：‘仁者，請過來，歡迎到來。仁者，你很久沒有到來了。仁者，這裏常恆、這裏牢固、這裏持久、這裏獨存、這裏是長生不死之法；這裏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在眾多出離的地方之中，沒有一處比這裏更高的了。’

“比丘們，當波迦梵天說了那番話後，我對他說：‘波迦梵天，你帶著無明，波迦梵天，你帶著無明！你把無常的東西說成常恆，把不牢固的東西說成牢固，把不持久的東西說成持久，把不獨存的東西說成獨存，把死亡之法說成長生不死之法；你把有生、有老、有死、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說成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你把不是最高的出離地方說成最高的出離地方。’

“比丘們，邪惡者魔羅操縱一個梵天隨從，然後對我說：‘比丘，比丘，不要搗亂，不要搗亂！比丘，這位梵天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王·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

“‘比丘，遠在你出生之前，世上有些沙門婆羅門斥責和厭惡地，斥責和厭惡水，斥責和厭惡火，斥責和厭惡風，斥責和厭惡眾生，斥責和厭惡天神，斥責和厭惡波闍波提天，斥責和厭惡梵天，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低劣的身命。

“‘比丘，遠在你出生之前，世上有些沙門婆羅門讚揚和愛喜地，讚揚和愛喜水，讚揚和愛喜火，讚揚和愛喜風，讚揚和愛喜眾生，讚揚和愛喜天神，讚揚和愛喜波闍波提天，讚揚和愛喜梵天，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高尚的身命。

“‘比丘，讓我對你說，無論梵天說什麼，你都要跟著做，不要違反梵天的說話。如果違反梵天的說話，就會像一個遇到恩典時卻用棒杖來驅走恩典的人那樣，又像一個手腳不能著地而一直跌下深淵的人那樣；你將會得到這樣的結果。比丘，無論梵天說什麼，你都要跟著做，不要違反梵天的說話。比丘，你看不見一起坐在這裏的梵天眾嗎？’比丘們，邪惡者魔羅示意，如果不違反梵天的說話，便會得到像梵天眾那樣的福報。

“邪惡者魔羅說了那番話後，我對他說：‘邪惡者，我知道是你。不要認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魔羅！邪惡者，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全都受你掌控，全都受你主宰；你認為我也會受你掌控，也會受你主宰。邪惡者，我是不會受你掌控，不會受你主宰的。’

“比丘們，當我說了那番話後，波迦梵天對我說：‘仁者，是常恆的東西，我就說它是常恆；是牢固的東西，我就說它是牢固；是持久的東西，我就說它是持久；是獨存的東西，我就說它是獨存；是長生不死之法，我就說它是長生不死



之法；這裏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我就說這裏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沒有其他出離的地方比這裏更高，我就說在眾多出離的地方之中，沒有一處比這裏更高。

“比丘，遠在你出生之前，世上有些苦修的沙門婆羅門，他們修行的時間像你畢生的壽命那樣長，如果有其他出離的地方比這裏更高，他們便會知道有其他出離的地方比這裏更高；如果沒有其他出離的地方比這裏更高，他們便會知道沒有其他出離的地方比這裏更高。

“比丘，讓我對你說，你是找不到有其他出離的地方比這裏更高的，這樣做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如果你愛著地，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水，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火，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風，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眾生，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天神，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波闍波提天，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如果你愛著梵天，你便會接近我的境地，受我主使。”

“梵天，我也知道，如果我愛著地，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水，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火，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風，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眾生，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天神，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波闍波提天，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如果我愛著梵天，我便會接近你的境地，受你主使。

“梵天，我也知道你的善報與威德。我也知道波迦梵天有什麼樣的力量、什麼樣的能力。”

“仁者，我有什麼善報與威德呢？波迦梵天有什麼樣的力量、什麼樣的能力呢？”

“如日月運行，  
明照千世間；  
汝威嚴所照，  
亦是此方所。

知眾生高下，  
離欲不離欲，  
投生各種形，  
來處與去處。

“梵天，這就是你的善報與威德。這就是波迦梵天的力量和能力。

“梵天，我還知道和看到另外三種身命，這是你不知道和看不到的。梵天，有一種身命稱為光音天，你就是從那裏命終而投生在這裏的，因為你在這裏居住了很久，所以你也忘記了。這是我知道和看到而你不知道和看不到的。梵天，我的無比智不要說比不上你，不要說跟你同等；我的無比智其實是比你高的！

“梵天，有一種身命稱為遍淨天。這是我知道和看到而你不知道和看不到

的。梵天，我的無比智不要說比不上你，不要說跟你同等；我的無比智其實是比你高的！

“‘梵天，有一種身命稱為廣果天。這是我知道和看到而你不知道和看不到的。梵天，我的無比智不要說比不上你，不要說跟你同等；我的無比智其實是比你高的！

“‘梵天，我以無比智正確認知地，知道任何地都沒有常恆、牢固、持久等本質，因此我不宣說“我就是地”、“我在地之中”、“我在地之外”、“我擁在地”。梵天，我的無比智不要說比不上你，不要說跟你同等；我的無比智其實是比你高的！

“‘……水……

“‘……火……

“‘……風……

“‘……眾生……

“‘……天神……

“‘……波闍波提天……

“‘……梵天……

“‘……光音天……

“‘……遍淨天……

“‘……廣果天……

“‘……阿毗浮天……

“‘梵天，我以無比智正確認知所有事物，知道所有事物都沒有常恆、牢固、持久等本質，因此我不宣說“我就是所有事物”、“我在所有事物之中”、“我在所有事物之外”、“我擁有所有事物”。梵天，我的無比智不要說比不上你，不要說跟你同等；我的無比智其實是比你高的！’

“‘仁者，你說所有事物都沒有常恆、牢固、持久等本質？不要落入這種虛無的見解，不要落入這種空洞的見解！心識不可見、沒有邊際、能明照所有事物，但你竟說任何地都沒有常恆、牢固、持久等本質……水……火……風……眾生……天神……波闍波提天……梵天……光音天……遍淨天……廣果天……阿毗浮天……所有事物都沒有常恆、牢固、持久等本質！仁者，現在我要在你面前隱沒了！’

“‘梵天，你試看能否在我面前隱沒？’

“比丘們，那時候，梵天說要在我面前隱沒，但他不能在我面前隱沒。於是，我對梵天說：‘梵天，現在我要在你面前隱沒了。’

“‘仁者，你試看能否在我面前隱沒？’

“比丘們，那時候，我施展神通，讓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只聽到我的聲音但看不到我隱沒了的身體。我說出一首偈頌：

“‘見有之缺失，

尋求止息有，

不稱說諸有，

無著無執取。’

“比丘們，那時候，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生起了稀有罕見之心，他們說：‘真稀奇！從沒有發生過！喬答摩沙門竟然有這樣大的力量，之前我們從沒有看過或聽過，有沙門婆羅門具有像釋迦族人喬答摩沙門這樣大的力量！人們對有總是心生歡喜、熱衷、悅樂，但他把有連根拔起！’

“比丘們，受邪惡者魔羅操縱的梵天對我說：‘仁者，不要把你所知道的、所覺悟的帶導在家或出家的弟子，不要對在家或出家弟子說法，不要對在家或出家弟子生起期望。

“‘比丘，遠在你出生之前，世上有些宣稱是阿羅漢·等正覺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帶導在家和出家的弟子，對在家和出家弟子說法，對在家和出家弟子生起期望，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低劣的身命。

“‘比丘，遠在你出生之前，世上有些宣稱是阿羅漢·等正覺的沙門婆羅門，他們不帶導在家和出家的弟子，不對在家和出家弟子說法，不對在家和出家弟子生起期望，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高尚的身命。

“‘比丘，讓我對你說，不要做任何事情，只管親身體驗禪定的樂吧！不宣說法義才是善策，不要教導他人！’

“比丘們，當受邪惡者魔羅操縱的梵天說了那番話後，我對他說：‘邪惡者，我知道是你。不要認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魔羅！邪惡者，你對我說這番話不帶來利益，不出於悲憫。邪惡者，不帶來利益，不出於悲憫，你對我說出這番話。邪惡者，你的心只是這樣想：“喬答摩沙門將要對人說法了，人們將會逃出我的領域了！”’

“‘邪惡者，你說的那些沙門婆羅門不是等正覺卻宣稱自己是等正覺。邪惡者，我是等正覺而宣稱自己是一位等正覺，我知道如來對弟子說法會怎麼樣，不對弟子說法會怎麼樣；如來帶導弟子會怎麼樣，不帶導弟子會怎麼樣<sup>1</sup>。這是什麼原因呢？邪惡者，如來斷除了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把它們根除。

“‘邪惡者，就正如棕櫚樹的樹冠被截斷之後便無法再生長；同樣地，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

這篇廣解提及魔羅無言以對和梵天邀請佛陀到他那裏，所以稱為“梵天請”。



---

<sup>1</sup> 這是說，無論如來是否對弟子說法，無論如來是否帶導弟子，他根除漏、根除污染、根除生死等質素都不會變。

## 五十·魔羅受斥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目犍連尊者住在婆伽的鱷魚山，畢沙迦邏園的鹿野苑。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在空曠的地方行禪。當大目犍連尊者在行禪的時候，邪惡者魔羅走進他的腹內，鑽進他的胃部之中。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心想：“為什麼我的腹部像裝滿了豆子那樣沉重的呢？”

於是，大目犍連尊者離開行禪的地方，回到他的住處，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作出反觀。他看見走進自己腹內及鑽進自己胃部的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說：“邪惡者，出來。邪惡者，出來！不要觸惱如來和如來的弟子，否則會為你長期帶來不利和苦惱！”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心想：“這個沙門雖然說出這些話，但他是不知道我和看不見我的。即使是他的老師也不能立即知道我，身為弟子的他又怎能知道我呢！”

大目犍連對邪惡者魔羅說：“邪惡者，我知道是你。不要認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魔羅！邪惡者，我也知道你這樣想：‘這個沙門雖然說出這些話，但他是不知道我和看不見我的。即使是他的老師也不能立即知道我，身為弟子的他又怎能知道我呢！’”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心想：“這個沙門是知道我和看見我，因此才說出這些話的。”於是魔羅從大目犍連的口中走出來，然後又躲在他的喉頭那裏。

大目犍連尊者看見躲在自己喉頭的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說：“邪惡者，我看見你在那裏，不要認為我看不見，我看見你躲在我的喉頭！”

“邪惡者，從前我是一個名叫兜尸的魔羅，我有一個名叫迦利的妹妹，你是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外甥。

“邪惡者，那時候，拘留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出於世上，他有一雙上首弟子，名叫聰慧和復生。在說法方面，所有拘留孫世尊的弟子都比不上聰慧尊者，因為他在這方面的特長，人們常以‘聰慧，聰慧’來稱讚他，所以他稱為聰慧尊者。

“邪惡者，復生尊者常到森林、樹下或靜室坐禪，他很容易便會得到想受滅盡定正受。有一次，復生尊者坐在樹下，進入想受滅盡定。一些路過的牧人和農夫看見了，心想：‘真稀奇！從沒有發生過！這位沙門竟能坐化！讓我們把他火化吧。’於是，那些牧人和農夫收集一些草、木、牛糞，把復生尊者的身體火化，之後便離去了。在清晨的時候，復生尊者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他打拍一下衣服，便拿著大衣和鉢入村化食了。那些替復生尊者火化的牧人和農夫看見他化食，心想：‘真稀奇！從沒有發生過！這位坐化的沙門復生了！’因為他在這方面的特長，人們常以‘復生，復生’來稱讚他，所以他稱為復生尊者。

“邪惡者，這時候，兜尸魔羅心想：‘我不知道這些具戒、質素好的比丘的來處和去處。讓我操縱婆羅門居士，使他們責罵、斥罵、觸怒、觸惱這些比丘吧。當這些比丘受到責罵、斥罵、觸怒、觸惱的時候，內心可能會改變，這樣我便有機會掌控他們了。’

“邪惡者，於是，兜尸魔羅操縱婆羅門居士，使他們責罵、斥罵、觸怒、觸惱那些具戒、質素好的比丘。婆羅門居士受到兜尸魔羅操縱，這樣責罵、斥罵、觸怒、觸惱那些具戒、質素好的比丘：‘你們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

沙門！說自己在禪修，其實只是雙肩下墜、頭面低垂、像醉酒那般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就正如捕鼠的貓頭鷹，在樹上沉思、納悶、守候、守望。同樣地，你們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說自己在禪修，其實只是雙肩下墜、頭面低垂、像醉酒那般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又正如捕魚的豺，在河岸沉思、納悶、守候、守望。同樣地，你們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說自己在禪修，其實只是雙肩下墜、頭面低垂、像醉酒那般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又正如捕鼠的貓，在巷內的垃圾堆沉思、納悶、守候、守望。同樣地，你們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說自己在禪修，其實只是雙肩下墜、頭面低垂、像醉酒那般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又正如卸下貨物的驢子，在巷內的垃圾堆沉思、納悶、守候、守望。同樣地，你們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說自己在禪修，其實只是雙肩下墜、頭面低垂、像醉酒那般沉思、納悶、守候、守望。’

“邪惡者，那時候，大多數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邪惡者，於是，拘留孫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婆羅門居士受到兜尸魔羅操縱，責罵、斥罵、觸怒、觸惱具戒、質素好的比丘，希望這些比丘受到責罵、斥罵、觸怒、觸惱的時候，內心會改變，這樣兜尸魔羅便有機會掌控比丘了。

“‘比丘們，來吧，你們要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你們要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你們要內心帶著悲心……

“‘你們要內心帶著喜心……

“‘你們要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你們要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邪惡者，那些比丘聽了拘留孫世尊這樣的教導、這樣的教法，便到森林、樹下和靜室，他們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們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們內心帶著悲心……

“他們內心帶著喜心……

“他們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們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邪惡者，這時候，兜尸魔羅心想：‘我這樣做也不知道這些具戒、質素好的比丘的來處和去處。讓我操縱婆羅門居士，使他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這些比丘吧。當這些比丘受到照料、恭敬、尊重、供養的時候，內心可能會改變，這樣我便有機會掌控他們了。’

“邪惡者，於是，兜尸魔羅操縱婆羅門居士，使他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那些具戒、質素好的比丘。婆羅門居士受到兜尸魔羅操縱，於是照料、恭敬、尊重、供養那些具戒、質素好的比丘。

“邪惡者，那時候，大多數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邪惡者，於是，拘留孫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婆羅門居士受到兜尸魔羅操縱，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具戒、質素好的比丘，希望這些比丘受到照料、恭敬、尊重、供養的時候，內心會改變，這樣兜尸魔羅便有機會掌控比丘了。

“‘比丘們，來吧，你們要保持對身體不淨隨觀，對食物生厭離想，對所有世間生不熱衷想，對所有行無常隨觀。’

“邪惡者，那些比丘聽了拘留孫世尊這樣的教導、這樣的教法，便到森林、樹下和靜室，他們保持對身體不淨隨觀，對食物生厭離想，對所有世間生不熱衷想，對所有行無常隨觀。

“邪惡者，有一次，在上午，拘留孫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化食，聰慧尊者在後隨從。那時候，兜尸魔羅操縱一個小孩子，使他拿起石子擲破聰慧尊者的頭。聰慧尊者的頭在流血，於是拘留孫世尊轉過身來觀看，他說：‘這個兜尸魔羅真是不知尺度！’邪惡者，在拘留孫世尊轉過身來觀看的時候，兜尸魔羅就在那裏命終，投生在大地獄之中。

“邪惡者，那個大地獄有三個名稱：六觸入處、鐵刺、自受。獄卒走來兜尸魔羅那裏，對兜尸魔羅說：‘仁者，鐵刺將會一枝接一枝地刺到你的心臟，到時你便會知道，這要經歷一千年的煎熬。’邪惡者，兜尸魔羅在大地獄之中受鐵刺煎熬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再在大地獄之中受苦痛感受的煎熬一萬年，那時候，兜尸魔羅的身體像人那樣，但頭部則像魚那樣。

“觸惱拘留孫，  
與聰慧比丘，  
兜尸墮地獄，  
受何事煎迫？

百鐵刺穿心，  
枝枝自領受，  
兜尸墮地獄，  
受此事煎迫。

拘留孫弟子，  
具有無比智；  
觸惱拘留孫，  
與此等弟子，  
黑暗者魔羅，  
受鐵刺之苦。

釋迦佛弟子，  
具有無比智，  
見海中龍宮，  
在世一劫長，  
美妙琉璃色，  
光芒所遍照，  
宮女在其中，  
作種種舞戲。  
觸惱目犍連，  
黑魔亦受苦。

釋迦佛弟子，  
具有無比智，  
曾受佛吩咐，  
息大眾吵雜，  
以足指動搖，  
東園鹿母堂。  
觸惱目犍連，  
黑魔亦受苦。

釋迦佛弟子，  
具有無比智，  
為警策天眾，  
曾施神通力，  
以足指動搖，  
天宮勝利殿。  
觸惱目犍連，  
黑魔亦受苦。

釋迦佛弟子，  
具有無比智，  
曾在勝利殿，  
問帝釋天王，  
為我說一遍，  
愛盡解脫法，  
帝釋即為我，  
如實詳解答。  
觸惱目犍連，  
黑魔亦受苦。

釋迦佛弟子，  
具有無比智，  
曾在淨法堂，  
梵天面前問，  
之前持邪見，  
現在能否捨，  
於梵世光耀，  
能否見無常。  
梵天即為我，  
如實詳解答，  
之前持邪見，  
現在已能捨，  
於梵世光耀，  
能洞見無常；  
如今已知悉，

無常不恆久。  
觸惱目犍連，  
黑魔亦受苦。

釋迦佛弟子，  
具有無比智，  
具解脫之人，  
曾到須彌峰、  
東毗提訶洲、  
及走遍大地。  
觸惱目犍連，  
黑魔亦受苦。

火不會心想，  
要燒愚癡人。  
但愚人弄火，  
反被火觸惱。  
魔羅汝亦是，  
想觸惱如來，  
自身反被燒，  
如火燒愚者。

觸惱如來者，  
帶來諸罪業，  
魔羅汝莫謂，  
惡果不會來。  
觸惱如來者，  
長夜積惡業，  
是故莫觸惱，  
如來與比丘。

比丘於園中，  
降服此魔羅，  
其餘惡夜叉，  
亦悉皆隱沒。”

